兩漢金石記卷弟一

長洲後學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年月表

柳子厚論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壯厲莫若漢之西京惟書亦然夫東漢之文音情薄采過於西漢而柳子獨以壯麗推西漢何哉有虞氏之泰尊夏后氏之山罍殷之著周之犧象瓘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由質而文固其勢也故曰公彞之有冠禮也憂之末造也黃山谷亦云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蓋許祭重爲說文解字洊六書治八體而秦篆漢篆區以別矣逮洪文惠作隸續喜篇廼標舉漢隸以爲準的何其額也漢刻存者希矣歐陽子以不見圖漢字爲恨而今所存金石剋已廿餘種又竊自幸也夫徵文考事以時爲紀茲所編錄或以地或以事類惟以目所親見爲据不復能依年次矣故貫系季月爲條敘於書首

乾隆五十一季歲在丙午穐七月朔旦大興翁方綱

紀年　時事

漢高帝元年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入咸陽誅

何先入秦丞相府收圖籍藏之

金石文目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惠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三月甲午儁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以齊人婁敬說遷都長安

五月丙午張師帶鈎按此或在景帝六年今姑系於此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文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高后呂氏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三

符　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

二月半兩泉字　七月半兩泉字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景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四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五年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五

呑置五經博士 半兩泉字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五年 六年 元朔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狩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六

五銖泉字

元封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
首色上黃數用五官吏印章以
五字張晏曰據土德土數五
故用五謂印文也著丞相曰丞
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
足者以之字足之

二年
三年
四年
征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後元元年
二年
孝文志武帝末獲共王壞孔子
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
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增多十六篇
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揚雄傳注應劭曰秦離宮三百
武帝復往往脩治之

昭帝始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二年 三年 地節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元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九

鐫十款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五年 六年 元鳳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平元年 宣帝本始元年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神爵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鳳元年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二年 三年 甘露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五鳳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十

實甲寅石刻字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三年 四年 黃龍元年 元帝初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永光元年 二年 三年

春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太子太傅蕭望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遣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三年
四年
五年
永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建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竟寧元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馮翊鐙款

張懷瓘書斷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已作艸許慎說文序云漢興有艸書徐鍇曰據說文則張芝之前已有矣張懷瓘謂衛恒韋誕並云漢初有艸法不知其誰史游則章艸之祖也王情文字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

成帝建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阿平元年
二年
三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秋八月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至哀帝時向子侍中奉車郎尉數卒父業復領之書為志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師古曰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無以詳知

陽朔元年
四年

陽平家鐙款

二年 三年 四年 元壽元年 二年 平帝元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十三

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

三年 二年 永始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鴻嘉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十三

十月長安共厨銅鉚款

三年 二年 哀帝建平元年 二年 綏和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延元年 四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十四

鼓千人

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考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四年 元壽元年 二年 平帝元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十四

青羊廣漢造尚方鏡銘

喪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
矣夫善傳其疑不正史籀篇著
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
壁中古文異體篇韻十章者秦
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
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
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
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
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

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
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
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
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
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
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奚至元始中徵天下
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

作大篆書也攷漢書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又曰孝成許
皇后善史書此皆謂十五篇之
書也後漢書曰安帝善史書
又曰和熹鄧皇后能史書又
曰順烈梁皇后好史書此則
皆謂亡六篇後之書也唐元
度云秦林詩書唯易與大篆
十五篇得全述于斯之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曾獲九篇章

帝時主者竟作解說所不通
者十有三暨晉世猶都
廢今略傳字體而已

稱子貺元年
二年
初始元年
延光元年
永寧元年
建光元年
延熹元年
永興元年
永壽元年
延嘉元年
永康元年
建和元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
永興元年
永壽元年
延熹元年
永康元年
建寧元年
熹平元年
光和元年
中平元年
初平元年
興平元年
建安元年
二十五年

大泉五十　契錢　布泉
小布　布幣　差布
中布　次布　大布　貨布
貨泉

祝其卿墳壇字
上谷府卿墳壇字

新嘉量銘

永興二年六月己未蕭王即皇帝位于
鄗南
都雒陽
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中興立五
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多有施
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
嚴顏凡十四博士

二月三日作貨泉范字

十月初起太學陸機洛陽記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書
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丸

馬援為伏波將軍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於餘處半令印匣字為臣下半表印匣下半藏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平者妄奏印以為信也所置寄閩騶吉文字者軍下大司空正前國印章寄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建武中元元年　二年　明帝永平元年

兩漢金石記卷二　干

冬十月壬子車駕親行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然前冠帶纓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

起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沈南陽矢印買刻送葬坎永為心作慎陽光前書地理產業書具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章帝建初元年　詔書追令讓北宮白虎觀論定

兩漢金石記卷一　王

二年
三年
四年　章帝紀永十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古議郎郎宮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注曰今白虎通

按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通旨顧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注曰即白虎通義是也又班固傳

王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
虎通德論今固撰集其事注
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
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也此
事紀傳互見注亦互相證明
則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白
虎議奏皆即今所傳白虎通
無疑或據蔡邕郎顗太
守謝版詔書前後賜禮經集
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
二百七十二卷前漢古經十六卷今
禮春秋尚書章句略與尚書侯
家多者不過三十卷二書卷
不盈百則奏議無慮百餘篇
非今之通義明矣此說似有
所見然或議奏即此書而傳
於今者有詳略之不同未可
定耳其於白虎通德論或疑
斑固傳贊慢末明釋即此書
而併疑其別是二書則亦過矣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元興元年
延平元年
永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元初元年
二年
三年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四年　五年　六年　永寧元年　建光元年　二年　延光元年

二公山碑

三月李君碑

樂安碑或云倫造都鄉

四月高山大室神道石闕銘

兩漢金石記卷一　二十七

齊詔關悝文學孝經孔氏文

說苔文孝經著孝貽帝時侯國

三老許獻建武時給事中講即

衛宏所校皆古傳毛詩說禮

撰具二篇并上十月十九日申薦門

銍書以詔書助名陵公乘許袖

里匹即日受詔案律擅開

青苗少室神道石闕銘

高山開名闕名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三年　四年　順帝永建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陽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永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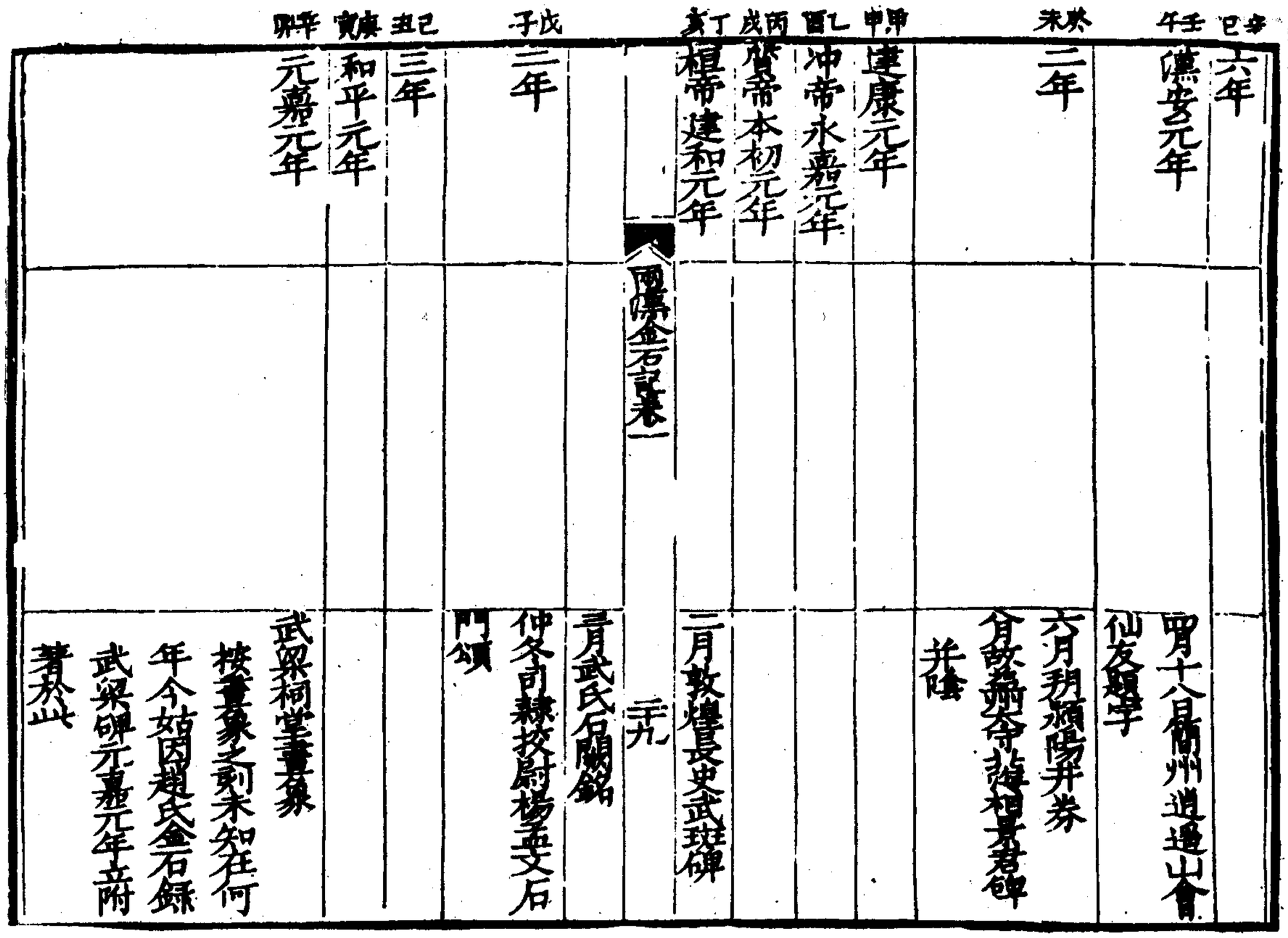
兩漢金石記卷一　二十八

四月廿四日平原侯陰部等

君室題字

八月敦煌太守裴岑紀功

碑


乙巳 六年 濂安元年 甲午 二年 永興元年 丙申 二年 永壽元年 戊戌 二年 延熹元年 庚子 二年 己丑 三年 和平元年 辛丑 三年 元嘉元年
甲申 建康元年 丁酉 三年 永壽元年 己亥 三年 延熹元年 辛丑 四年 壬寅 五年 癸卯 六年 甲辰 七年 乙巳 八年
冲帝永嘉元年
質帝本初元年
桓帝建和元年
漢金石記卷一 三十九
漢金石記卷一 三十
二月敦煌長史武斑碑
三月武氏石闕銘
仲冬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武梁祠堂畫象
按畫象之刻未知在何年今姑因趙氏金石錄武梁碑元嘉元年附著於此
六月朔潁陽并券
并陰
令趙相君碑
并陰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六月故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碑
七月孔謙碑
相輔勅造孔廟禮器碑
并陰并左右兩側
朔碑今缺字
四月郎中鄭固碑
正月著韶廟碑
并陰并左右兩側
七月泰山都尉孔宙碑
并陰
四月西嶽華山廟碑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九年 永康元年 靈帝建寧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光和元年

正月黃氏鏡銘
四月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
二月竹邑侯相張壽碑
九月衛尉卿衡方碑
沛相楊統碑 不存今所傳本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正月郃陽令曹全碑 不存今所見重刻本
六月北海相景君銘
二月二十日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并丞呂國等題名
并龜池五瑞碑
七月博陵太守孔彪碑
三月陳德碑 或云是僖道
并陰
建寧五年二月初里橋郙閣頌
建寧五年五月成陽靈臺碑 今所見摹本
按是年五月己巳改元熹平元年
五月己亥改元

甲寅 乙卯

二年 三年 四年

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太學石立于太學門外先是順帝更十二月聞憙長韓仁銘
脩學官太初日後遊學增盛然堂發典嵩高山石闕銘 即李翕
章句漸疏多以淺俗相尚後遂
念爭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
下更相言先至有私行金貨定
蘭臺秘書經字目合其私文者
玉是歲已校讐東觀還議郎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
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

平已巳是五月十六日
故碑尚稱建寧也
二月廿二日隸校尉楊淮
表紀
胄司隸校尉魯峻碑
并陰
胄甘貳都太守耿勳碑
禮器碑頂伯脩題字
夏壽碑 今所見摹本
郃陽令曹景完碑 不存今所傳本

官中郎將堂谿典光標大夫楊
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
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
於碑使工鏤刻立于太學門外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洛陽
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
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有石經
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北書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
小學中舊多通儒達士班固
且注曰太初質帝年號誤矣
時九江太守盧植上書曰今之
禮記特多闕文臣前尸周禮諸
經發起粃謬為之解詁而寖
無力供續竊上願得將能書生
二人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
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非
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
斗近於蝌蚪而隸抑流俗隆在
小學中舊多通儒達士班固

賈逵鄭興父子並教悅之今毛
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
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
官自助後來員廣聖意歲餘
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
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
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
漢記帝自非急務轉為侍中遷
尚書

丙午
六年
光和元年
春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初帝好學自造鼇雞俳等畫鴟狗之類以引諸生賦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實讓多引無行趣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意陳方
四月豫州從事尹宙碑
三月侍謁廟碑平陵傷君題字

俗間里小童帝甚悅之又市賈小民為置陵墓子弟復擊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至是遂置鴻都門學尚書令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今太學試經以觀其義而諸生競為浮華不務實學或有不通經藝假手賦論虛飾華辭宣明聖化頑罷鴻都之選書奏不省
按師宜官梁鵠皆在鴻都門下以善八分知名
杭董浦石經考異自張懷瑾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中平元年
二年

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石經非也全謝山曰非魏書汪式奏謂鑒古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巴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逐於當也巴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

十月廿一日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白石神君碑
并陰
富世造銅洗字
四月尉氏令鄭季宣碑

兩漢金石記卷一　三十七

永壽三年 丁卯	并陰				
四年 戊辰	十月部陽令曹全碑 并陰				
五年 己巳	幽州刺史朱龜碑 今所見摹本				
六年 庚午	王君殘碑				
桓帝初平元年 辛未	五銖泉字				
春二月丁亥遷都長安初光	陽陵令張遷表頌 并陰				
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	七月十八日小黃門譙敏碑 今所見摹本				
之二千餘兩自此皆後參倍於					
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					
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					
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					
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則制為縢囊及王允					

兩漢金石記卷一　三十八

所收而西者裁十餘乘道路難	永壽二年 壬申				
遂復棄其半矣	三年 癸酉				
	四年 甲戌				
	與平元年 乙亥				
	二年 丙子				
	建安元年 丁丑				
	二年 戊寅	時衡與黃祖長子章陵太守			
		射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			
兩漢金石記卷一					
家甚辭還恨不續寫衡曰吾雖					
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獸二					
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便					
寫碑還校如衡所書其不歎					
伏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癸未 八年
甲申 九年
乙酉 十年
丙戌 十一年
丁亥 十二年
戊子 十三年
己丑 十四年
庚寅 十五年
辛卯 十六年
壬辰 十七年
癸巳 十八年
甲午 十九年
乙未 二十年
丙申 二十一年
丁酉 二十二年
戊戌 二十三年
己亥 二十四年

兩漢金石記卷一

右漢東西京四百二十五年金石文有年月可表者九十有八

胥十三日銅弩機款

蜀漢直百五銖泉字

傳形五銖泉字

邯鄲淳潁川人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

鍾繇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年逮八十嘗與子會書曰吾精思經書三十年

韋誕太和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楄侍中當時臺觀

附

附

附

魏黃初元年封孔羨碑

魏黃初元年公卿上尊號碑

魏黃初元年受禪表

魏黃初元年三月孫二娘等殘字 此碑或云是偽造

魏黃初年冶場殘字

膠東令主君廟門碑 碑久佚此黃初五口字

楊州寶誌之名未足誣書

魏青龍三年故廬江太守范式碑

魏景初元年五月十日悵構銅宇

吳赤烏元年當卑太泉宇

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溫恕將軍誰國李苞袞斜閣道刻字

吳寶鼎二年執文

晉泰始六年五月十日潘宗伯韓仲元袞斜閣道刻字

吳鳳皇元年九真太守谷朔碑

吳天璽元年禪國山碑

吳天璽紀功三段碑

右附表金石文一十有五

寘凡兩漢金石文著錄者二百八十有六其有年月可表者一百有十四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
昌黎韓崔二譜　文淵閣直閣事府君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大興翁方綱
目錄
卷弟一
年月表
卷弟二
目錄
附考二首
卷弟三
石經
卷弟四　古器物文上
建初尺
孔廟祭器字
帶鉤字
鳳足鐙款二種
鑑斗字
鑑斗柄字
銷字
洗字十一種
新莽量銘
琴機字
帳構銅字二種
尚方故治字
舉契字二種
井券
卷弟五　古器物文下
印併符　五十四種
附繆篆解
泉併范　卅二種
鑑廿二種
附瓦五十七種
卷弟六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池陽項伯脩題字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史晨饗孔廟後碑
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并陰
泰山都尉孔君碑　并陰
卷弟七

故豫州從事孔君碑
孔德讓碑
孔宏碑
五鳳二年石刻
居攝墳壇刻字 二種
魯王墓石人刻字
竹葉碑
卷弟八
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并陰
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并陰

尉氏令鄭季宣碑 并陰
故執金吾丞武君碑
故郎中鄭君碑
縣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故廬江太守范府君碑
卷弟九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二種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
少室東闕題名
開母廟石闕銘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卷弟十
嵩嶽嵓山廟碑
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附夏承碑攷五首
卷弟十一
蒼頡廟碑 并陰 并左右兩側
郃陽令曹全碑 并陰

校官碑
白石神君碑 并陰
三公山碑
卷弟十二
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并陰
故衛尉卿衡府君碑
尹宙碑
故閿鄉長韓仁銘
張壽碑
唐公房碑 并陰
汝寧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
卷弟十三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丞呂國等題名
耿他五瑞碑
析里橋郙閣頌
武都太守耿勳碑
郙君開石門刻字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附魏晉通衢斜閣道題刻二種
卷弟十四

殷比干墓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王稚子闕
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
朱龝墓石室題字
寶鼎石刻畫象題字
延光殘碑
漢安仙集字
蜀楊公闕
中平二年王君碑

附李君碑
藁碑殘字
卷弟十五
武梁祠堂畫象
敦煌長史武班碑
武氏石闕銘
卷弟十六
故涼州刺史魏君碑
幽州刺史朱君碑重刻本
成陽靈臺碑重刻本
故小黃門譙君碑重刻本
酸棗令劉熊碑雙鉤本
婁壽碑摹本
附陳德碑
州輔碑殘字摹本
天祿辟邪字摹本
卷弟十七備攷五種
故沛相楊君碑
故繁陽令楊君碑
故高陽令楊君碑

故太尉楊公碑
郭林宗碑
卷弟十八
附魏封孔羡碑
附魏公卿上尊號碑
附魏受禪碑
附黃初殘石字二種
附吳寶鼎甎文
附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附吳禪國山碑
附吳天璽紀功碑
卷弟十九
隸續補
洪氏急就章注
卷弟二十
隸八分攷
卷弟二十一
補遺之一 范式碑殘石字 劉熊碑雙鉤本
補遺之二 古刻叢鈔二種 年攷表內
補遺之三 公乘伯喬墓字 眞女羅敷閘

此二種未入首卷金石

卷弟二十二
班馬字類附記

永初官璽文　此一種未入年月表內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目次考
今所行歐陽文忠公集卷弟一百三十四之弟一百四十三凡十卷為集古錄跋尾弟一至弟十集古碑凡千卷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者也今之集本是周益公所編定若以本碑時世為次則熹平之碑有在和平前者此非以時延熹前者元嘉永壽之碑有在和平前者此非以時世為先後也如或以跋之先後為次則如同一治平元年跋而六月在三月之前五月又在四月之前又非以跋時為先後也賴有洪氏之書得以粗見歐陽子原書之序度其原本必亦如趙氏金石錄於本碑之上系以一二以至百千耳此則歐陽趙氏婁氏之所同者也

洪文惠公隸釋隸續目次考
隸釋隸續目次即漢隸字原目次也婁氏字原曰碑之先後當按年月而碑無年月者什五六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歐陽子所傳集古錄目趙德夫金石錄雖雜他碑皆以所得先後為之次洪文惠公獨釋隸古亦隨得隨載而卷弟所紀固已整然今悉循之而以續得者附於其後愚按趙氏金石錄目與跋皆按年月敘置故東武自敘云次其先後為二十卷婁氏乃以

趙為隨所得先後者未之深考也若夫洪氏之書則婁氏一依之自弟一孟郁修堯廟碑至弟一百八十三張平子碑皆隸釋自弟一百八十四郎中王政碑至弟三百三尉府壺壁甎文皆隸續惟中間弟二百卅二劉寬故吏名在隸續弟十二卷者曰劉寬碑陰門生名曰劉寬碑陰故吏名分為二碑之陰其前一陰跋云劉公兩碑俱有陰此則門生所刻之陰也隸釋目錄曰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王曜非劉寬故吏以此語推之必洪氏先得劉寬故吏一碑陰而王曜諸人名或誤裝標其中耳及後得二陰拓

本然後知王曜是門生非故吏因自改正先列門生之陰於前而以先所得故吏之陰列于後所以兩碑俱有陰之語不在後跋而在前跋是其徵也婁氏之書凡遇洪所列碑陰者皆特起一條而於此門生之陰故吏之陰止列為弟二百卅二之一條者蓋洪氏卷內雖改正分列兩陰而本卷前之目則尚未及改正止云劉寬故吏名而已婁氏準此立目故永之改也至若弟一百九十八公乘伯喬殘題名婁氏作永元十六字獨此條與洪氏不相關涉此十六字摹本陶氏古刻叢抄有之今以驗婁氏字原所錄之字則

悉無之攷婁氏字原自弟三百二延年樟字以下諸碑皆未採其字此永元十六字亦然是則或出於書成之後別經改補續增致斯揩拄未可以臆斷矣自餘諸碑次序則未有不與洪氏合者若隸續弟四卷末鄭烈碑為弟二百十九即至弟十一卷司空孔扶碑為弟二百二十益以明隸續帙中之間入隸圖數卷者非淳熙隸釋之舊也洪文惠此書初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重訂於淳熙三年丙申又自跋於七年庚子又自跋於八年辛丑然且有欲合鏤刻為一而未能之歎今其次弟具在大約於隨時所得之中略區事類於事類之中又略寓年月以為先後而已隸釋有總目續則無之隸釋目無闕續則有之此亦未綜合為一之一證也

兩漢金石記卷弟三

日講起居注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翁方綱

漢石經殘字

方綱所得見者一十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與降不永於戲今
建乃家　股ヨ
□遬□□
□遬□□

右尚書盤庚篇五行半二十六字又半一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二　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乃上作苦曲直
艮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刀人主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　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爲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二而國人

右尚書洪範篇十行七十七字又半字十一

道出于不洋於戲君口曰時我
志月遬

右尚書君奭篇二行十一字又半字三

尚書三段弟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二篇之間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矣弟二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少數字耳弟三段君奭則弟二行多出洪氏三字也弟一段盤庚篇從黃秋盦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無之予從松

二

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有此凶字及三半字又見如皐姜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右半耳是以分別録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

尚書三段凡十八行以今世所行板本合此存字計當日石經全碑每行字數則盤庚六行弟一行七十一字弟二行七十四字弟三行七十九字弟四行七十六字弟五行七十四字弟六行不可知也洪範十行行皆七十三字惟弟二行弟六行皆七十四字此其大較也其

字數參差不同者必其未露之字復有較今板本增損者不可以臆斷也就此三篇驗之則是盤庚之文與今本異者尤多耳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今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則所謂表裏隸書者

右詩唐風四行三十二字又半字二

既見君子　喜樂

易

汔猶来　陟屺瞻三章章

汔不稼兮畬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兮君子兮不素食兮　欲

食我桑三歲宦女

右詩魏風八行七十一字又半字九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刻者也

婁氏字原列宦字於貫字條下注云石經魯詩殘碑宦女莫我肯勞魏國風作貫顧南原隸辨糾之云魯詩毛詩互有不同宦與貫未可即為一字字原以為借宦為貫非是此說是也宦蓲二字雖見於說文蓲云艸也宦云仕也則許自師毛氏不盡與魯詩相應矣猗之為予則正義云猗辭也自是正解而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漪者當為考異之文不當作同義耳

此二段中間以原石位置計之當相去二行

東石

卒爵坐莫爵拜執
人皿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庭前
首公荅拜媵爵者亦
媵爵者執觶待
公公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三十五字又半字五

郊請反命
曰以君命聘于

善乎受上爭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爭至亦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聘禮六行三十一字

儀禮二段以今板本驗之凡隔段處皆空一格此以字數計之如此耳前一段在隸釋後一段在隸續洪云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然以今所見殘本聘禮六行命字弟二行曰字洪皆不著是本非洪氏越州蓬萊閣之刻本明矣又此二段共十三行行皆七十四字惟前一段之弟四行乃七十三字洪氏錄熹平石經於它經未嘗計其每行字數也出于儀禮云在諸經中最為難辨而云以板本尋繹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豈洪氏因它經文熟未嘗深繹板本故獨記此字數耶不然則它經每行字數視今板本搶挂者頗非一條借使一二字間相去不遠恐亦未可執一以定之矣愚茀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字行數而不敢執某經某行以斷定之尔

爭者何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譬者何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十八字又半字二

公羊殘碑洪氏所錄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子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所錄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若以板本計全石之每行字數則就此三行內之可計者弟一行八十七字弟二行八十五字較它經每行多出十許字而字之大小却無異不知何也其前一行尚有仍字之勢隱隱可辨

譬者何以下是衛人立晉之傳也此上空一格則其前是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傳也洪氏隸釋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據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此條於經之原本最為明白矣又據洪氏所錄石經於公羊傳內載有嚴顏異同之說則其列春秋正經於傳之前亦可無疑者矣

耳道之以洫一

方我我對曰已違樊遲

子夏問孝子曰色□有

人為廋　子曰溫故

斯害也已　子曰□□女

為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亾殷禮所損益可知

右論語為政篇八行五十三字又半字十一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景公詩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注「□」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事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若辟避世之士哉褒不輟子路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殽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右論語微子篇八行一百七十二字又半字四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一有□在朕躬

□心焉所重民食喪□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

誰怨欲仁而得仁又誰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斯不亦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一

㠯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一

右論語堯曰篇四行凡上下二段上段二十七字

又半字四下段四十字又半字五

長也

亾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ナ

此間空一行無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十八字又半字四

論語四段為政篇暨堯曰篇之上半段皆黃本餘

皆錢本也並洪釋所有者洪云褒板本作鞶婁氏

則云說文摩田器論語褒而不輟或从耒此條足

以補洪釋也或从耒三字今說文板本遺失當是徐氏刪之此又足以補說文也殺雞殺字今驗此殘本正與婁氏相合亦可證近日所行隸釋刻本作殺之訛也拱立之拱則此本右半已泐婁氏作拱今驗此本或當是拱婁說亦可存以相證又蕭字婁云石經論語辟諸宮蕭其在蕭蕭之內皆作蕭按論語此句無其字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惟蕭末識語內有此句亦無其字此條蓋婁氏偶多出一字之誤耳又洪氏云魯詩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又曰論語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摠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在篇數字數一行之後官名刻工名之前今以此所得殘石摹本合之洪氏所述而熹平石經全碑之式儼如在目矣

秀水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尚書脫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題自鄘小蓬萊閣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

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竟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盬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昔宋乳道中鄱陽洪文惠以所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鏤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愚今獲見此殘字三段敬摹重勒亦名其齋曰小蓬萊閣而秋盦以其先世貞父先生讀書南屏山有小蓬萊之題自鄘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論語為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

為後人摹本可知矣今秋盦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非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為政篇女字具全而洪氏所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榷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来相忝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手記秀水朱竹垞二跋僕官林佶一跋按徐堉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為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舡成書於越據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揭蹟又後四年見如皐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弟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

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擘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四堄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洪丈惠云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耳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碑史陸記之疎略也萬季野石經攷曰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須之學宮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經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隸釋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也且五經外更有論語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方綱按靈帝紀所云詔諸儒正五經者乃揮舉之詞蔡邕傳所云奏求正定六經者則核實之文也是熹平石經為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六經也若全謝山以漢刻止有五經魯詩為黃初所補杭堇浦以隋志言七經者蓋見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却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為漢刻七經此特揣測之論耳當日如何綜計互有搪拄蓋不必鑿求矣然洪氏隸釋惟有書詩儀禮公羊論語而無周易以今所得殘字驗之則論語與公羊詩書儀禮筆法在論語上與黃初孔廟碑相近是又豈可泥乎

歐趙洪婁諸家以後凡著錄金石之書攷論石經詳矣茲不具述惟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

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賦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掊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訪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

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逐於邕也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疋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攷異等書因之今忝攷

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所謂尚書一百三十九至下論語一百四十三者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字數也此竹垞屬小史抄撮之誤附識於此

方綱謹錄隸碑之字惟据拓本錄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据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据著錄者則亦十無一二耳然亦必明言据某本而後錄之未有使著錄本之字雜厠於摹本拓本間滂不可別者也茲於石經卷內粗發其凡如此至若顧氏燮辨

乂矣近日厲樊榭為杭堇浦作石經考異序內一條甚精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佞喑公于野井既哭以人為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

又按竹垞經義考引婁機漢隸字原條下有尚書月表內按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為一字石經其論

近年所纂雖所列石經之文百有三字然予嘗逐一核之皆是就洪氏著錄於板本者抄寫而已不特非見漢碑且於宋槧漢隸字源亦未之見也是以不得不析言之

漢石經殘字歌 丁酉

熹平初作皇羲篇石渠故事追孝宣通經釋義事優大文武之道非丹鉛雕蟲蒙鳥那比數鴻都未立前三年議郎意不在工畫蓋以正誤代傳箋蘭臺漆書敢私易煌煌日月當中天四十六石堂十丈聚觀車兩爭駢闐楊家略著洛陽記宋初尚有

斷石傳東觀論出御史府論語跋記董廣川成都一會聲各搜篋洪相八石精摹鐫因依破缺非貌古太璞粹氣逾于全吾鄉孫氏硯山笈南原摹本殊不然隸原隸辨槩與篇王槧黃槧烏非焉鄒平復聞張氏本硯山又落吳淞船義門每用譏退谷弄藏鑒別相後先盍毛包周證詹義歐陽夏售訂孔編越州閣圮海水緣柯亭桐爨朱絲紵玉邳半圭虹貫斗龍頷百寶珠勝淵崑山 顧亭林 四明 萬季野 各有攷我欲彙續無由緣便當摹勒自此始俏濡溜且尺硯穿七名蓬萊扁小閣賀梁語驚衆翻翻

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 戊申九月一日

石經未及洪家半尚抵吳萊籀書換龍圖晉玉雖舊聞魏公資州餘幾段鴈都學開後三年皇羲篇章才點竄正始那誤邯鄲隸分先佔張懷瓘黃畐援据正宜審蔡馬姓名原可按六經七經孰脩訛一字三字精剖判通求鄒平與北平商書魯論珠湯德如到講堂筵几度我昔豐碑丈尺箕表裏隸書果徵實章句異同叅綜貫洪釋篇行記聘禮今我諸經儼陳燦春穠嚴顏詩盍毛只少義爻象與彖書云孝于復友于鼠食黍苗三歲宦近人板本據婁機追想饒州簡初汗鄱陽石泐五百年中郎聽遠焦桐爨豈惟西江補典故龍光紫氣鄉雲縵方今聖人崇實學六籍中天森炳煥羣言壹稟諱爭醇如日方升旦復旦諸生切磋互琢玩文翰宮牆齋廡探星宿清廟明堂列圭瓚鳳皇一羽麟一角琪樹芝蘂非近翫研經奚必古本執樸學幸勿承師畔何海方將測原委質厚先須植根榦越州石氏證蓬萊餘論何人續東觀摩挲小閣一紀餘甫得南州映芹伴偏傍或裨箋傳詁參檢

置到周秦漢跡蹋躅凝立語學官桂露秋香手勤盥

兩漢金石記卷三

器物文上

漢建初尺款

憲嗣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右漢建初銅尺今藏闕里孔東塘有記載王文簡居易錄記云漢章帝時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須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

兩漢金石記卷四

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祖沖之之銅尺荀勖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律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豪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

可据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靈帝熹平六年分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音盧東建初六年爲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實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曲阜桂未谷馥云曲阜孔氏所弆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沈冠雲乃居然据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幔亭榘云曲阜孔氏所弆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即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爲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慎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摹宋秦熽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瀟志錨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弟一爲周尺即此也蓋此於後人所定

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討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即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尺上陰款凡十四字字在篆隸之間尺字下一筆微作側勢今曲阜有摹本則作正筆矣

瀟元和二年尊字

瀍元呋貳李鍇孔子廟祭器

瀍元呋貳季鍇

右曲阜聖廟犧象山雷四尊陽識篆書前十一字橫書四尊皆同而大小微別凡四尊爲篆四十有四約每字得漢尺一寸許也後六字分二行行三字未見其器不知鑄於某器某處但就拓本錄此耳元和二年是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年改元元和之乙酉歲是爲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之後六年而侍中曺褒定漢禮之前一年也

漢帶鉤字

六年五月丙午造

張師信印

右銅帶鉤以建初尺度之長九寸中鏤雲文此字在其上下字僅一分許篆書陽識漢自武帝始有

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已即作字古器款識皆如此

又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三分其背之上下各有銀鏤三字曰丙午釗君宜官篆書又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四分陰款篆書景初元年五月丙午起圓處徑五分文曰宜子二字古文篆陰款

又見帶鉤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一寸四分其下隱

造凡九字攷魏明帝景初元年五月丁酉朔丙午是其十日也又江秋史有帶鉤二一曰建初口年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合前二鉤皆云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合前二二字筆如鐵絲亦與前文微有不同

寶也

後大厨三字著其庋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鐫也詳驗故家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乙己秋陝西按察使王述庵祖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所藏鴈樊榭詩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子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鴈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為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

漢建昭三季考工、輔為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壹夫樅掾光主右丞令相省後大厨

漢竟寧鴈足鐙款

竟寧此間二字蝕掉鴈樊榭釋云元年護為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兩護武壹夫庸掾廣漢主右丞令相省後大厨

賞守此間二字蝕據樊榭作四誤斤十二兩護工卒此疑是三字樊榭誤

省此省字樊榭誤

口此似中字樊榭誤

曩見厲徵君樊榭集漢銅鴈足鐙歌為半槎賦自注槃下銘云云其詩蒲阪首山青逶迤黃帝鼎成龍胡垂云云丁酉秋於錢唐黃小松易篋中得見半槎所藏是鐙款文拓本蝕漫已甚然就其可辨者則弟一行末一字實是省字弟二行弟一字則蝕去其半矣樊榭乃以此字誤連前行末一字讀為首山二字遂以蒲阪首山為故實而作詩蓋因薛尚功鍾鼎款識載有首山宮鐙其文云蒲反首山宮銅鴈足八寸云云此薛氏所錄自別是一鐙且其首山二字本相聯成文也今此鐙則前一行末自是省字並非首字其弟二行亦非山字何得以首山二字傅會強就薛氏之書且逕以蒲反首山之器硬為裝題有是理乎

戊申冬述庵調江西布政使子適以試事在南昌僧此器來諦視古光凝澤槃仰底羃中承以脛下卓三趾其字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於槃之下今陽平十三字六行在槃之側後大厨三字在底之跟以藁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為圜二重外一重圜逕五寸內圜逕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藁權

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緊如此者○今日攷古度量其可信者惟建初尺耳建初尺當今營造尺七寸四分强剔其他揣拄者特是當時朝野遠近所用偶有參差耳稽古者可以無多致疑矣

漢鐃斗字

元康元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壺夫建護萬年縣長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

右鐃斗字隸書二行三十六字在柄之下面工字

重文作二考漢宣帝晉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倒時也鐘鼎款識云凡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是也是器藏海鹽張芑堂燕昌家芑堂自為記云顏師古急就篇注鐃斗溫器也似銚而無緣王應麟曰鐃刀斗也溫器三足而有柄趙希古洞天清錄云刀斗無足鐃斗有足是斗下有三足其銘云云賢友及刀繕作人之名府壺以下或署官署名皆不署姓氏也

漢鐃斗字

元延銷

長安故廚銅三斗銷世枝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

元年十月造

右藏嘉興黃氏未見其器就拓本量之口徑一尺

四分漢建初尺之尺有五寸也腹深則未之審也銘在其脣之右曰長安共厨銅三斗銷卅枚弟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篆書廿五字作一行直下與博古圖所載梁山銷橫書之式不同而口徑大過之

說文銷小盆也从金肖聲肖从肉口聲口音韋而薛尚功鍾鼎款識書作𠂤此器又作𠂤皆濛人篆勢之變也延內丘字上畫內垂尚存六書之意第字从艸則非矣

嘉興姚上舍畏齋江春以此拓本見遺并示其鄉

人曺君仲棻鈞所爲跋云辛丑夏同王石農觀於黃思堂家文云十五斤八兩以今權權之祇得量量之祇七升七合楓窓小牘所載此器出土量量之祇七升七合楓窓小牘所載此器出土既如此權量可知又豈能盡比而同之耶但曺君跋內尚憾楓窓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然攷小牘在宣和三年其時權知開封府事王革上之即已入當時秘府矣其時秘府準量乃曰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是同在一時所量而官私之文已不相符何況古今紀載更多脩訛何可勝原然漢時權衡度量大較與今制參驗之數則已略具於前條厲足鐙款下矣又小牘及后山談叢所載二器皆取入薛氏鐘鼎款識而綬和壺內和字薛氏摹

誤周陽鍾容十斗斗字薛亦誤作升至於重卅八斤下有第卅字第亦从州知漢時佐史之篆不盡衷於六書則安見其時權量必盡衷於六律耶而或者又併此銷疑之則亦過矣○姚上舍少年嗜古僑居京師日與子次兒樹培徃復攷核金石文字乃甫歸里而疾卒傷其有志未就因附書於此俾其姓名託茲編以弗湮也

漢中平二年洗字

中平二年南圍世造

右漢洗文一行七字篆書曰中平二年冨世造其

芳右魚左鳥曲且桂未谷見此器于洛陽以拓本見貽冨世二字蓋造器者之名漢洗多以吉語為文若此著其年與人名者蓋罕見云

漢禺氏洗

馭冨貴昌囲羌王樂未央王十字上有禺氏二字右冨貴昌宜侯王樂未央王之間其兩芳左羊右鶴鶴取合十二字字在篆隸之間其壽則羊亦取其祥也漢洗著氏者亦所罕見

漢吉羊洗字

尚羌

右吉羊二字陽文畫一羊於其左張芑堂曰吳門陸貫夫超曾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說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為祥又吉作尚諸家篆書所無不獨吉字也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屈曲自成章法尒

漢宜子孫洗字

宜子孫

右宜子孫三字陽文兩芳作雙魚而其首相連蓋

亦比目類也此三字在篆隸之間即古隸也

漢大吉羊洗字

大吉羊

右大吉羊三字陽文其兩芳上作雙鴈下作雙魚羊字作羊又一體勢是隸非篆也

漢大吉洗字

大吉

右大吉二字獨大於他洗海寧沈匏尊以拓本見示其字勢欹斜之中縱橫特甚隸之奇者止拓此二字不知其四邊繪文若何

漢宜侯王洗字三種

圖冀冒宜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

圖冀昌圓冕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外有兩獸

張芑堂云爾今止見摹本六字未見其魚獸

富貴昌圓冕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無繪文

漢雙魚洗字

圖昌芃圓王

右富昌其宜王五字篆書旁有雙魚

漢雙魚洗字

圖貴昌口

右富貴昌三字篆書昌下一字殘缺旁有雙魚張芑堂金石契載此洗字云按錄續富貴昌乃蜀昭烈帝鑄器之銘

新莽量銘

凡六段依其原摹行次書之

黃帝初祖

德市于虞

漢帝始祖

德市于新

蔵在穴謀

龍集戊辰

戊辰直定

而命亥民

據土德受

正號卯真

改正建丑

鼠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

糾當前人

龍在己巳

歲次實沈

初班天下

萬國永遵

子二孫二

享膺億年

右篆二十行行四字惟弟十三行五字以建初尺度之每字將及一寸許

律嘉量斛
方尺而圜其外
庪旁九釐五豪
脣百尌十二寸
幂尺
積千尌百廿寸
容十斗半字
右篆七行
律嘉量斗半字
方尺而圜其外
庪旁九釐五豪
脣百尌十二斗
幂斗

積百尌十二寸
容十斗升字
右篆七行
以上二段每字五分許
律嘉量斗升字
方尺而圜其外
庪旁一釐九豪

脣尌百廿八分
幂二斗五分
積萬尌千二百分
容十合
右篆七字
律嘉量合
方尺而圜其外
庪旁九豪
脣百尌十二分
幂斗

積千尌百廿分
容二籥
右篆七行
律嘉量籥
方尺而圜其外
庪旁九豪
脣百尌十二分
幂五分
積八百一十分
容如黃鐘

右豪七行
以上三段每字或二分許或三分許
右新莽時量銘五段前一段其銘文也後則分鐫於斛斗升合龠者也漢書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刻有龐馬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鄭氏曰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毳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也愚按王莽銅量未知存否今所見摹本篆文

五段如此依而錄之
按王莽初始元年即居攝三年戊辰也其年十一月戊辰（是年十二月癸酉朔則此月廿五日）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由使節之旄幡皆純黃注以戊辰直定者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以雞鳴為時者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以土繼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也此銘云龍集戊辰此句謂戊辰年也又曰戊辰直定此句謂戊辰日也又曰龍在己巳則謂以此銅量班行郡國在始建國元年己巳也

檃即稽字亨即享字寔即寬字潭即深字市字則摹本之旁舊有釋云市字以愚意非市字也說文市艸木盛市市然象形八聲讀若撥普活切當即此字也此市字隸作市而與市不同市讀若髮分枲莖皮也頗南原隸辨云从市之字沛變作沛譌从市或譌市相混無別也蓋沛肺柿皆从市索妙之類亦皆从市而隸辨又云說文市字从屮从八糸變作市亦作古南索寺皆从之姊从朱从一或作姊則與从市之字無別矣按糸辨此二條所詁皆是然姊則从市而市从市也此銘云黃帝初祖德市于虞帝始祖德市于新則即淳發茂盛之意漢書王莽傳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曰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此文云德市于虞德市于新即此類文法無疑也當新莽之世市不分秉相混以至龠上加竹檃旁加邑寔深變體

形聲難以悉準所以許郘重不能已於說文解字之作矣

漢建安弩機字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檜福右漢銅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寸牙間寸十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銀約之為分寸則正當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五分約為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準望者也銘在中層之陽面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檜福凡隸書二行十九字字細止一分許攷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弩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州市中得銅弩長四寸強高四寸弱闊二寸重一斤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為攷之宣和圖譜即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集皆以所見今尺為度不若以建初尺度之也建安廿二年為漢獻帝丁酉歲八千五百者其次弟之數也檜福蓋工師姓名

漢帳構銅字

廣六尺長一丈澤涞高八尺五寸銅平帳構過長橦右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二十字海寧沈匏尊所見拓本摹以相贈其字極細而精勁淳古在厲樊榭所詠魏景初帳構銅字之上當是漢代之物無疑漢器無年月者甚多不必異也

附魏景初帳構銅字

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涞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

石魏景初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三十二字海鹽張芑堂以拓本見示其字微有出波厲樊榭詩自

注云帳構銅狀圜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邦上方西疇所藏愚按帳構銅之名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傳然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為何人樊榭詩中以為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為據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淳所書則亦同無所據耳

尚方故治字

尚方　故治

右銅器四方中空以㮚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釐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寬二分半三孔長各一寸一分寬二分四面寬各七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中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三字分書於孔之兩旁左曰万右曰八千凡七字故治以下五字皆作杈筆尚方二字則不杈也中空之內上有四鋭皆斜向內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

手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以下加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官為之轉為監副或省据此則尚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變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當是東漢時器曰萬曰八千其次弟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矣又按洪氏隸續晉銅㮚槃款識云泰始元年□月七日右尚方治御府故二斗五升銅㮚槃重九斤八兩第二字甚小而遒勁東都工於隸者未能遠過据此條則此器或亦晉初時作未可知也今姑附記於漢器後以俟更攷之

舉契文二

平易里合

鈢弋宮

右二器形制一同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二分寬三分許字在其旁皆篆書陰款其四字者藏吳門毛氏家海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武進趙味辛舍人懷玉先後以拓本相貽者也芑堂云重一兩八錢五分此則以今衡權之也芑堂云是平舅封宮四

字其三字者錢塘黃秋盦通判易所得拓本亦皆未見其器錄於此以俟攷

芑堂云漢宮舉契也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薛宜陽聚東南然此器之文於它書未有所考姑存芑堂之說附著於漢器之末以俟更詳之

漢安井券

漢安二季六月朔

潁陽里堵建□□

什迺作神券永□

無極
泉深三大有五口
二季長陳正二百
平原鮑亮三百　蕩陰龔敬臣百
下邳東高臣百　雒陽呂仲仁百
彭城長邯鄲熊宣季五百
豫州宋孟百
海鹽張芑堂以漢安井券捐本見示云吳門陸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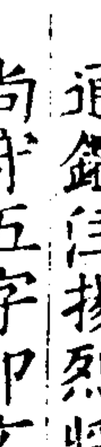
夫所藏得於崑山徐氏傳是樓者不知其是金是石也捐本以建初尺度之高四寸橫長七寸前後字各五行行後姓名字僅及分許凡出錢者七人按漢碑出錢人名或舉其縣或舉其郡而系以縣從未有書總部之名者若此文之豫州則是十三部之總名而書於人名之上有是理乎其字法雖極似隸然其字多係禮器碑陰上二橫內之字則亦不無可疑未見其原刻不敢臆斷也姑就捐本錄之以俟傳攷

兩漢金石記卷五
臨川　李兆洛　申耆　訂
吳縣　吳雲　子苓　校
金匱　華翼綸　鶴卿　同校

漢官印
大將軍璽
後漢書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弟一大將軍次大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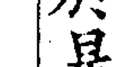
殫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和帝即位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有功遷大將軍安帝即位鄧隲遷大將軍位如憲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順帝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焉注引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加冀大將軍按漢書郊祀志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武帝紀注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據

此則此印五字可驗其為眞漢時物矣然他印又不盡然者今固未能皆執五字之說概疑其僞也且如後人欲作僞又何不可盡增至五字耶豈為漢印之學者皆不必熟於漢書歟是又難以槩言者然亦可見諸若此類之印或不必盡出漢時矣是以愚所見官印之古者極多而寧闕焉不必備錄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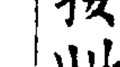


漢元帝時以太常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按元帝紀作奮武也又獻帝時袁紹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又曺掾初起共亦為奮武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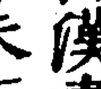
獻帝初平三年六月以郭汜為揚烈將軍胡三省通鑑注揚烈將軍蓋始於是時按此在東漢之末尚守五字印文之式



漢韓安國王晏皆為建武將軍又翼漢孟達亦嘗為之



按此印有之字似於土德數五之義相合然他印乃又不盡然何也顧氏印藪載軍曲侯之印其條下亦引漢書注用五為印文語然他印之不盡然者亦皆未有說



庫假司馬
庫閒候丞
庫假候丞
假司馬丞
酤假司馬
別部司馬

後漢書百官志將軍條下曰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

山陰董小池洵印說云官印多後人射利僞造如部曲將司馬等印且有黃銅者其文皆仿鑄初無大失第以眞者較之則不能欺人愚按此說甚確即以右所列數種內如部曲將印偏毅堂所藏廿有二枚吳蘇泉藏者五十有一枚部曲督印吳藏廿有八枚軍曲候印陳目畊藏十有一枚吳藏卅有六枚軍司馬印吳藏卅有四枚陳藏廿有三枚軍假司馬印吳藏廿有五枚偏藏十有八枚別部司馬印偏藏廿有八枚吳藏四十枚其中豈無仿造而其字皆古質可愛亦猶秦中所得古瓦其所拓文無不入古者正不必復以孰為仿造別白之矣

國庫
農丞
虛丞
農丞

漢霍去病封冠軍侯

曹操封武平侯此印已見顧氏印藪

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二十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後漢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為侯國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愚按今所見侯印甚多姑錄此二條以見其概

湖熙
長印

後漢順帝時大長秋良賀子封都鄉侯靈帝時從官史張亮共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皆封都鄉侯此印亦見頗氏印藪

按今所見亭侯鄉侯之印甚多然非驗於漢史信而有徵者不敢錄也即熊方後漢年表於諸亭侯之文尚多闕名則史家所佚多矣今焉能求備耶

關內
侯印

後漢百官志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此印所見甚多其內字有作肉疊作二內字者印譜篆譜皆沿之其果出漢時與否疑不能明也又有關內侯印又有關外侯印此皆見於頗氏印藪者又董小池曰官印陽文關外侯印頗氏印藪以其有仁旁列於侯印然予所見關外侯印是陰文者

校尉
城門

漢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兵後漢志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奉車
都尉

漢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後漢志注曰奉車都尉三人駙馬都尉五人義相合

駙馬
都尉

造橋
記閻

後漢書何進傳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注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按此印所見數枚皿字皆从丌蓋才字隨手之變乃反其勢以就偏傍故有似於丌耳非丌字也今人楷書尚相沿呼曰反犬今見漢印乃知反字象形之精

綏民校尉
校尉

隸釋綏民校尉熊君碑拜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碑以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立

從事
中郎

後漢書百官志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按此在大將軍府員條下

中臧
府丞

後漢書百官志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許昌
令丞

後漢郡國志許昌在豫州刺史部屬潁川郡舊為許獻帝徙都改許昌

潞陽
令丞

潞陽在兗州刺史部屬陳留郡

山陽
長丞

大陽在司隸校尉部屬河東郡百官志曰凡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

陵陵
令丞

安陵屬右扶風百官志曰凡縣丞各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

按今所見令長丞之印甚多姑舉其略如右

陰陵
令丞

後漢書百官志列侯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候使理家事中興以來食邑千戶以上

罷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志又曰
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為
封亦為列侯今按睢陵在徐州刺史部屬下邳國
然志不言睢陵是侯國熊方後漢年表亦不載有
封於睢陵者且使睢陵果是侯國則印文何不明
出侯字以足成五字耶是皆未可臆斷者

漢書高帝本紀詔舉鄉三老後漢百官志鄉置三
老掌教化

後漢書郡國志益州部廣漢屬國都尉注曰故北
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
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
至侯王皆佩漢印綬按今所見歸義夷王羌王之
印甚多姑舉此數條以見其縣董小池印說曰董
長皆有丞比邵縣漢書西域傳凡國五十自譯長
石芝得一駝鈕印曰漢匈奴歸義都尉且渠漢魏
蠻夷長印皆用駝鈕也愚按且渠繫於惡適姑夕
之下蓋言某處且渠之印猶言某邑丞某邑尉耳

漢書王莽傳封王氏齊線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
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

樂

此二印潘毅堂所藏約當漢印之半張石公舍人曰此亦漢印所謂得假半章者也揚子法言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曰有秩畫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畫夫得假半章印顧氏印藪所載倉臣亦此類

圖

畫

產

印

右皆漢印此類所見尚多且如同一日利而篆勢之變亦甚多今姑舉此數條以見其槩愚於兩漢金石記

見錄之也愚因記錄兩漢金石隨舉所見漢印除私印不載僅得五十有二種附二銅符於後非專為篆印作也

漢銅馬符

銘五原太守爰秭第一五原左一

右銅馬符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四分前高一寸二分後高一寸闊五分蓋其半亦五分也重今等二兩八錢馬形背文云與五原太守為馬符弟一肚肋上云五原左一比皆篆書陷銀為之符剖為

二片其左內有三笋隆起右有三孔凹以受之今止見其左也五原秦為九原武帝更名東漢同之

顧氏印藪吳氏印統所載銅虒符二一曰上郡弟二一曰南海弟一南海者差小其陽陰笋竅與此悉同當是一時所造印藪印統皆謂上郡東漢時廢定為西漢物愚按後漢書郡國志上郡秦置戶五千云云屬并州刺史部則東漢實有是郡不知何以云東漢廢也明人疎於考證類如此而其所謂長短分寸者乃是以今尺量之其實與此符無二也第字从艸印統所摹亦然次弟之弟从韋束

形而毛詩正義引說文云第次也字从竹弟豈古本異歟然即使从竹亦不當變而从艸以此知東漢時字學漸乖宜許祭酒之興歎矣原字中下直畫斷作二筆按說文廡篆作原从泉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而篆文从厂字中畫或作く猶之隸楷从彳等字亦皆中斷耳此則無乖於六書之義者也

附魏銅虒符

□□將騶虒銅虒第五

騶虒司五

右銅虒符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頭身共高二寸身高一寸重今等四兩七錢虎形背文云□□與騶虒為銅虎符弟五肚肋上云騶虒右五皆篆書陷銀為之與續考古圖所載濟陰太守銅虒符肚肋云濟陰右二者其制正同續考古圖引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注銅虎符弟一至弟五當發兵遣使者合符乃聽受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濟陰郡是漢銅虒符也此符騶虒男弟五騶屬魯國本邾國莽曰騶亭前後漢志皆屬豫州然漢爵惟王侯二等不及子男至魏晉始有五等之爵而晉則伯子男以下不置軍此當是魏物也魏咸熙初始建五等之封其見於史者如傅元封鶉觚男是也則此騶虒男右五之符其

魏時器數

繆篆解

作篆必本於六書摹印亦然未有可外於六書以為印學者也予嘗與陸丹君魯齋傳所作繆篆解始屢言之而今見杭人丁君小疋知解者之誤則不得不駁正之矣秦時八體五曰摹印徐楚金曰摹印者屈曲填密秦璽文是也及

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五曰繆篆藝文志注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繆字訓枲之十綦也一曰綢繆也从糸翏聲武彪切此字本平聲無仄聲也其謬誤之謬乃去聲从言也證之諸經惟禮記大傳曰一物紕繆注紕繆猶錯也此則別為一訓釋文曰本作謬也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注繆誤也釋文音謬此二處皆與謀字通用非繆字本音也若漢時定六書之名未有取其借音以謀為繆者也且如果欲別立一篆法謂與尋常書勢不同則其標目亦當選取嘉名為新穎可喜之詞不當以紕繆錯繆自誣也丁君又謂九疊文繆繆之體乃後代所有漢時無之殊不思秦時八體已有屈曲填密之義所謂屈曲者即繆繆之謂也奚必疊至九疒故又書條下徐又釋之曰又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也詳玩隨勢而書之語即知摹印所以屈曲之故而繆之云者其字从糸為束絲糾纏之義不待辨而明矣焉有印信以達政令於四方而以錯繆為詞即於若今之刻印特篆學一端耳其或本同而末異者則偶因配合左右上下以就章法以成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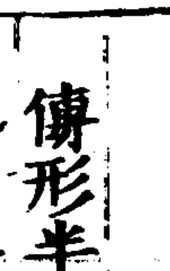
漢泉

呂后時半兩錢

漢書高后紀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應劭注本秦錢文曰半兩今按秦時半兩錢質文皆與此同惟秦錢稍重漢錢稍輕大約以建初尺度之逕踰一寸三四分以外者皆秦錢也逕一寸二分以內者則漢呂后時所行耳

文帝時半兩錢

漢書文帝紀五年春二月更造四銖錢應劭注其文亦曰半兩今以建初尺度之逕一寸



武帝時半兩錢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今以建初尺度之逕一寸惟此種外有輪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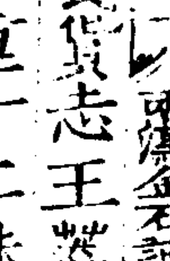
傳形半兩

此名傳形者錢之傳模也半字居左兩字居右其尺度與前一種相埒謹案　西清古鑑列此於武帝條下

文五銖

武帝時五銖錢

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按世所傳五銖錢其類最多蓋起於漢武帝下至梁陳魏隋諸代皆有之此錢以建初尺度之逕一寸有輪郭　西清古鑑列之武帝時云



王莽大泉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泉逕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蓋漢自武帝鑄五銖錢後閱宣元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更至是莽始變漢法也周官外府鄭注曰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也貨疏曰王莽造大泉文曰大泉直五十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於民間也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

爲正也方綱按賈疏此語誤矣鄭氏注云文曰大泉此句是撮舉泉文非泉之全文也下句云直十五貨泉猶上條云直貨泉二十五耳賈氏誤讀大泉直十五五字爲句而譏鄭氏之誤而其前文又曰王莽造大泉文曰大泉直五十乃自加一直字於泉文之內可乎且賈氏又云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此語亦誤蓋鄭君之意謂漢末時民間尚有存此器泉者非謂其時尚行之也若夫尺度之考則漢書食貨志是東漢初年班氏所記而曰徑寸二分至漢末鄭君之時亦曰徑一寸二分今今以建初尺度之恰是逕寸二分然則劉歆尺建武尺建初尺信乎同符而兩漢權衡之制前後未改於此可證矣

大泉五十泉文四字有若雙鉤筆法者又有兩面皆作大泉五十字者又有以次遞小者蓋器時官私雜出故同此一品而又自有小大也

貨泉 五百

王莽契刀

漢書食貨志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注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此句是撮舉泉文非泉之全文也下句云直十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方綱按張晏止就所見一種言之耳其實今所存契刀五百者正與食貨志相合所云長二寸者今以建初尺度之乃專謂其柄長二寸也今所存又有一種右曰契左曰刀無下柄者則即是張晏所見也然張晏又誤倒左右耳契字實作栔栔即契字也

一刀 平五千

王莽錯刀

食貨志莽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亦曰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不與志相應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泉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漢志注又載劉奉世弟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宋祁曰按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

其文如此據此則今所見平字者信合矣郎氏七修類稿所載一種上曰一下曰刀二字皆似雙鉤蓋填金所致也下柄止云五千無平字亦引一刀直五千之句此可以互證也今以建初尺度之亦是其下柄長二尺與契刀略同而劉原父家譜客所度之尺乃云二寸半者今以宋三司布帛尺度之連柄廣幾二寸有五分耳然則劉原父家所用量古泉者其即宋時尺歟

直小一京

王莽小泉

食貨志莽小泉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泉直一今以建初尺度之實徑六分與志相應

小一布百

王莽小布

食貨志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洼師古曰布亦泉耳謂之布者言其今布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按十品者謂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也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者謂幺布長寸六分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也各相重一銖者謂幺布重十六銖上至大布重三十四銖也直各加一百者謂幺布二百上至大布直千也一字必不可刪假如宋說一百當刪一字則一分一銖何不亦刪一字而必一百之是刪乎凡宋祁校漢書所云某字當省者大約類此此四字每二字皆橫書所謂長寸五分者是連布之上下言之也今以建初尺度之並與漢志相應也

宮二百

王莽幺布

詳見前條

幼三百

王莽幼布

詳見前條

王莽差布

詳見前條五字中間多一曲

王莽中布

詳見前條

王莽次布

詳見前條九百二字糢糊僅微露上半

王莽大布

詳見前條此布前人著錄皆作大黃布刀海盤張芑堂燕昌金石契引吳門張端木曰此布之文乃是大布黃千漢書所云大黃布刀了無意義且篆文謂是歟而泉志所云大黃如大漢大唐等稱誤矣此是布非刀而刀字豈有中多一點者乎蓋千字也但觀么布等

形制研究自明矣又引丁傳曰洪氏泉志所載大黃布刀一種沿誤日久今以漢書食貨志及新莽所鑄諸布覈之當作大布橫千旁行讀之文義自顯蓋大布其直當千也黃即橫字古橫衡二字通詳禮經鄭康成注毛詩箋諸書橫者平也契刀平五百之類也橫作黃者猶饗舍即橫舍颺颺即橫颺黃乃橫省可據又橫本讀黃古韻庚陽互通也自泉志至今皆以新莽自謂黃帝後裔遂順讀篆文曰大黃如大漢大唐等稱誤矣此是布非刀而誤讀千字為刀不但不識篆文千字并不識刀與布之分矣篆文以點代畫者如周穆公鼎米作㚔旅生鼎坐作㚔之類不一而足也方綱按此布文自應讀作大布黃千至於黃與橫通之義則存以俟攷

王莽貨布

食貨志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

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愚按諸泉布惟此一品尺寸最詳今以建初尺度之無不與志所云纖豪悉應者足徵建初尺即劉歆銅斛尺無疑也

王莽貨泉

食貨志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一

五銖

漢靈帝五銖

右漢靈帝四出五銖其背有四出文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獻帝春秋曰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今所存者或背文四出或止二道者為小異耳

直五百

蜀漢直百

右蜀漢昭烈帝直百錢泉志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蜀志注從西曺掾劉巴議也又顧烜曰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文曰五銖直百洪遵曰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疑穿左有一為字今此錢背篆文作爲潘毅堂云或取犍為郡也或又有作楷書為字者

五銖

傳形五銖

泉志顧烜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舊譜曰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今見此錢其銖字亦金在右朱在左也

當平

吳當平

吳志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泉

半兩泉範

謹案　西清古鑑範金必先合土實範於此摶土印範上覆之則泉由方圓皆為凹文然後煎銅液澆其上則泉為凸文而泉文以成故謂之範此範形正圓面徑四寸強（建初尺）底微弱面環列八泉或九泉皆其面文也中凸處為八出九出之文

五銖泉笵
周篤谷震榮所藏者其形長圓面寬逕三寸五分橫長五寸五分建初中列八泉四面四背間以觚星凸起夾以界文
又一笵宋芝山持來者略如前一器而差小亦列四面四背中有觚枝連界旁有四星二凹二凸又一笵下出二岐枝連岐枝橫長六寸寬逕三寸五分笵面凸而泉形凹八泉皆面文文皆反寫其中界枝亦凹芝山所借拓本也

大泉五十笵

潘毅堂有為所藏形圜而方面徑四寸底三寸七分建初面列四泉左二面右二背中凸處為四出文底有四隸書曰宜泉吉利
又一笵形與前器同而差小面列四泉其右二泉為面文一順一逆其左二為背文底有隸書曰吉利下又有小隸二字曰史方疑是鑄笵人名
又一笵形亦同而盆小面列四泉上二背下二面底有隸書二大字曰大吉
又一笵形亦同而較前弟一器差小面列四泉上二背下二面反寫橫列金錫二字錫作[illegible]古人从立至公庶

貨泉笵
嘉善姚虞陞晉錫所藏形八觚面逕三寸中列四泉右二面左二背其背光可以鑑鑑虞陞因名其齋曰笵鑑兒子樹培曰或曰此是後人以銅笵磨作鏡者或曰今見鏡背有列泉者矣博古圖有鏡背作五銖錢者此或其制亦未可知姑附於此
張芑堂摹本一笵形長而圓面逕長五寸七分廣三寸五分中列六泉面背相間各三笵底陰文二行曰建武二年二月丙申太僕監掾蒼考工令通可辨据芑堂釋文云尒光武建武二年丙戌是年正月甲子朔則丙申是二月三日也案此二行乃隸書芑堂以為篆非也是為東漢金石文字之最古者

漢元壽鏡銘
元壽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杸廣漢郪[illegible]幽陳三商周湯無亟中得光明[illegible]侯王師命長生[illegible]可直至三公[illegible]東父西王母山人[illegible]立至公庶

吾邑明竟幽涑三商弓
右鏡銘六十六字又九字乳隆癸卯五月採湏如上舍以此拓本見贈鏡圓徑得漢尺三寸七分其內層九篆字纔一分許其外層周遶六十六字則篆書細入豪芒不及銖黍西漢文字得見於鏡背已為至幸而又精細至此恐世間金石高古微妙之品未有過之者矣

孫君自為釋文如右且釋之曰赦即赦字淳即漫字商即商字帛即巾字立即位字壬寅之冬見此鏡於俠西尋不知為何人所得矣因手拓其文歸

于藕齋云爾銘內元光明如石壽母仙人諸字皆反寫

孫君本釋此鏡文為元興元年愚按漢和帝吳歸命侯晉安帝皆有元興之號而其元年之五月皆無丙午丙午驗拓本字極細而又模糊詧審實壽字也攷漢哀帝之元壽元年五月八日是為丙午此誠西漢文字之尤難識者矣

漢永康鏡銘

永康元年正月丙午黃氏作竟幽涑三商昭如日月太□三□宜吉□子

右鏡銘四十八字篆書作十二方方四字永作元作元此二字反書父上似是東字太下似是甲字當為酉也三下似是利字

乳隆五十一年畢中丞沅於洛陽得此鏡拓文寄示予以漢建初尺度之遥圓九寸當今衣工尺六寸強字每方漢尺三分有半當今尺二分強也鏤文凡四重銘文在其內之弟二重也漢桓晉惠皆有永康而晉惠永康元年正月壬戌朔是月無丙午漢桓永康元年正月乙酉朔則廿二日丙午也

予故定此鏡為漢永康物無疑也適逢今歲丙午正月朔又是丙午而畢公恰得此鏡當為歲歲屢豐之坻矣爰作詩以寄畢云今年正月朔丙午畢公書來傳吉語四十八字鏡背文祝國蕃昌位公卿永康之元月正日日亦丙午神所予幽涑三商卯三利宜尒孫子宜東父黃氏作鏡兼作銘銘如駒李質旦古五穀成熟和陰陽四時安樂調風雨永康兩字宛叶坻四神八位來占祐畢公夙夜宣上德何岳恩膏徧滂薄樊樊古鏡積苔花拭用嵩陽洛濱土甲乙不須長睿辨糢文豈待洪家補從

茲豐日有喜樂雠中和虞樂府熙春不借鏡聽詞但唱幽歌擊土鼓崇高三關紀阿儒更拓全文寫圖譜我裝此紙作鏡光圓配燈宵月三五

按洪氏隸續載駱氏鏡銘云黃長睿審定以為漢器但誤認其中數字今以東觀餘論考之惟天下復復作得此字當是誤釋其餘諸字則恐二書所載不同蓋非一器也若博古圖丹鉛錄諸書所載鏡銘字句相埒者不一然皆視其文之古質斷為漢物未有若元壽永康二鏡銘明著歲月者也

漢尚方鑑銘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渭汲玉泉飢食棗浮天下敖三海壽如金石長相保

乎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右銘三十四字其十二辰字在方輪之內此鏡以建初尺度之圓徑七寸七分沈匏尊所貽拓本也

竟即鏡字凶即仙字次即飲字

漢尚方鑑銘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渭汲玉泉飢食棗壽而金石

右銘二十五字此鏡圓徑六寸五分亦匏尊所貽拓本而即如字

漢尚方鑑銘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渭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三海壽如金石長相保

右銘三十二字此鏡圓徑五寸九分沈匏尊所貽拓本

漢佳鏡銘

作佳鏡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渭汲玉泉飢嗣棗浮游天下敖三海壽如金石為國保

右銘三十五字此鏡圓徑八寸顏運生所貽拓本也

澧即醴字

漢尚方鑑銘

尚方作竟□大□上有山人不知老□次玉泉飢食棗□□□□□□□□□□金石

右銘三十二字此鏡圓徑七寸三分亦匏尊所貽

拓本其文過蝕難悉辨矣大約與前數鏡銘同耳
其內方輪亦似有十二辰字愈模糊不可辨
漢尚方鑑銘
尚口隹竟口口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冯次玉泉汎
食棗浮汙天下敖三海壽如金石口口口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右銘三十六字此鏡圓徑七寸六分亦鮑尊所貽
拓本其文首尾數字難辨方輪內有十二辰字
漢大吉鏡銘
口口佳竟真大工上有山人不知老冯次玉泉大吉

右銘二十字此鏡圓徑四寸六分是摹拓本也工
即巧字猶之山為仙耳
按博古圖漢尚方鑑銘尚方信竟真大好上有仙
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口梓天下放四海壽
比金石之國保此鏡拓本今雖未見然審所釋銘
詞信當是作之訛梓當是汙之訛放當是敖之訛
梓上一字當是浮之國之字亦當有訛也
漢宜子孫鑑銘
口氏作竟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渴次玉泉汎食
棗浮口

宜子孫
右銘三字以其外一層不可悉辨大約與前尚方
諸鏡銘相類故但以其中輪之字錄之此鏡圓徑
九寸五分頗遲生所貽拓本也
漢長宜子孫鑑銘
長宜子孫
右銘四字在內層此鏡圓徑八寸鮑尊所貽拓本
漢長宜子孫鑑銘
長宜子孫

右銘四字在內層此鏡圓徑六寸二分曺儷笙所
貽拓本
漢長宜子孫鑑銘
長宜子孫
右銘四字鏡圓徑八寸此篆四字在其內層桂未
漢尚方鑑銘
尚方小竟大毋傷式龍鬲辟不羊朱鳥武順陰陽
子孫二備具吕中央長保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右銘四十字此鏡圓徑六寸沈鮑尊所貽拓本也

尚方下一字沈云是造字今諦審中有直畫非造字也羊即祥字左字居字皆反書子孫下有二似是子子孫孫也漢詩無九言者此銘內以五六言雜之則中間併入子孫重文以為九言長短相間即是後來長句雜言之發端矣

漢尚方鑑銘

尚方川竟大毋傷式龍右需辟东羊朱鳥𠂤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吕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宁

子丑寅卯辰巳用未申酉戌亥

右銘四十三字此鏡圓逕六寸八分匏尊所貽拓本其十二辰字在中層方輪之內銘內左居二字亦皆反寫

漢尚方鑑銘

謹脊善銅出丹陽湅治鍰夕清而明尚方口思善毋傷制成文章式龍右需鞅卯陰朱鳥𠂤武則曰田子孫前具吕中央長保二親樂未央壽如金石

子丑寅卯辰巳用未申酉戌亥

右銘五十八字此鏡圓徑九寸七分匏尊所貽拓本其十二辰字在中層方輪之內銘內左辟鳥武順居凡七字皆反寫

漢鑑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吕銀錫清且明左龍右扇

右銘一十八字鏡圓徑六寸運生所貽拓本

漢龍氏鏡銘

龍氏作竟佳宜好明日月世少有刚治分守悉皆在長保二親宜孫子大吉羊美宁

右銘三十二字此鏡圓徑一尺中層四花相向四花之間一禽作獸形一禽曲轅車有盖駕一馬車中一人車前拱迎者一人其三禽各一人憑茵坐

前後各三人一則前迎者二人後侍一人皆有茵一則前二人交拱相讓後一人侍皆不茵也不知其何義以銘詞度之豈昏禮圖歟銘文皆字上半反寫其文雖篆而垂波似繇也此宋芝山所貽拓本

漢寶鼎銘

上鼎鏡子二孫二永壽用

右銘八字重文二此鏡背作丹鼎雙劍形不知其面圓逕難以量度也此篆文八字分列于旁每行四字匏尊所貽拓本

漢長貴富鑑銘
長貴圖曰冒喜樂無事宜酒食
右銘十二字此鏡圓徑六寸六分背作四乳菱花
此篆文在其內層方輪四面周遶書之宋芝山所
貽拓本
漢鏡銘
君宜高官
右銘四字鏡圓徑三寸五分此篆文四字在背鼻
上下各二字直書桂未谷所貽拓本
漢甘泉宮瓦文

長生未央
候官林吉人佶甘泉瓦圖記云右漢甘泉宮瓦子
家所藏也甘泉宮址在今陝西淳化縣治山中康
熙辛丑予兄同人與祝丈光遠自三原往遊其地
見道旁畊夫鉏田積瓦礫如岡邑皆隱隱有文多
剝缺不可識因憩樹下見有小物墳起者剔之獲
此瓦甚完好字畫獨全予亟懷以歸攷三輔黃圖甘
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周十餘里
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師古曰秦林光
宮在磨石嶺嶺側有甘泉故漢武建甘泉即取為

名其嶺高出他山距長安三百餘里而能望見長
安城堞宮表有通天臺雲雨悉在其下山中宮殿
臺觀略與建章相比百官皆有邸舍帝嘗以五月
避暑八月歸每邊警烽火通甘泉以人主不在長
安故兩通之也今去漢二千年宮觀淪沒人亦無
有向荒山古道而阮連憑弔者家兄短衣匹馬裹
裹於夕陽隴畝之間田夫牧豎方且揶揄而怪訝
之乃適獲此瓦以償其好事之頑吁亦異矣予庚
子生於三原家兄獲此瓦時予始二歲稍長家兄
輒舉以相示曰此不易得也既壯學書知摹古文

奇字乃知是物可貴庚午學作詩湯為歌以紀家
兄亦從而賦之頗聞於人間屬和者又四方博
雅之士多欲摹其文以為傳翫因考圖記詳夫得
之始末俾覽者有徵焉（隱陵新城王文簡甘泉宮
表又短衣匹馬鄭珞緋陽長生瓦歌通天臺高屺宮
惠定宇為之注曰甘泉宮瓦圖瓦徑五十強厚一寸弱圍一尺二寸弱錄曰長生甘泉今按此瓦文
曰長生未央非長生甘泉也圖一尺六寸非一尺二寸也又林吉人此記中康熙辛丑亦誤也當是順治十八年辛丑耳）
萬季野斯同羣書疑辨一條云林子吉人示余以
甘泉宮瓦圖蓋其兄同人游其地親拾于瓦礫中
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未央古而樸其為漢物無

疑也或有問於予曰昔王子充作漢瓦硯記言未央宮瓦有曰長樂未央有曰儲胥未央有曰長生未央者得毋偽乎予曰不然彼所云者未央宮瓦也林子所得者甘泉宮瓦也未央作於高帝甘泉則作於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未央在今咸陽甘泉則在今淳化地之相去又二三百里宜其制有不同也安得執彼之說疑此之偽乎子充記謂瓦之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厚一寸弱者皆是以漢尺度之昔郎仁寶在明代尚能考證歷代諸尺則烏傷之見漢尺可以無疑或又謂未央之瓦乃篆字此則隸字何以不同

予曰隸即今楷書也當高帝時去秦未遠隸書止行於民間故用篆字至武帝則朝廷上下悉用隸書故製瓦者即用其體書之又何疑焉愚按王烏傷漢瓦硯記以永壽無疆文長樂未央儲胥未央長生無極萬壽無疆之類志其目未央宮瓦凡六等此亦未知足以該當時瓦文與否而季野此文徒執未央甘泉時地不同以辨之亦未見其必然也季野又謂此瓦篆隸之間耳何得區分之乎其專以時代為今楷書則亦非也予於後卷隸八分攷詳之

乾隆庚寅秋方綱在廣州使廨錄士事竣候官林道山名琮字用郊以其家吉人所摹瓦文并前人題冊來示其背有同人手題曰甘泉宮硯辛丑得之石門山中方綱既為賦詩并摹於研以志之後十年庚子秋桐鄉陸賚士燿又見示吉人所摹製一研文亦相同其研側八分題曰仿漢瓦製吉人凡六字方綱於壬辰夏始得見漢建初尺以準漢器漢泉刀無弗合者因以建初尺度此瓦正得五寸有奇乃知烏傷王文節之記所謂面徑五寸者乃是漢尺五寸強耳若直以今尺度之則甫及四寸安得云五寸我由是以推則其所謂圍一尺六寸強厚一寸弱者皆是以漢尺度之昔郎仁寶在明代尚能考證歷代諸尺則烏傷之見漢尺可以無疑而益見攷古之不可輕以臆斷矣○林君精於六書篆籀之學僑寓廣東日與子訂證金石文字未得竟其志而歿附書於此以志無忘

右長生未央瓦藏懷慶靳氏以漢建初尺度之面徑六寸強

長生未央

右長生未央瓦以建初尺度之面徑六寸五分弱其長字反寫

長生未央瓦面徑五寸五分強

長生未央瓦面徑七寸

長生未央瓦面徑八寸強其長字反寫

長生未央瓦面徑六寸強邊殘破

長生未央瓦面徑八寸五分

長生未央瓦面徑六寸五分

長生未央瓦面徑六寸四分長字下止一畫

長生未央瓦面徑八寸八分

長生未央瓦面徑六寸五分長字內多二眞

附甎文一種

長生未央瓦十有三

長生未央四字甎陽文長生二字在右之上未央二字在左之下形質古樸間以列錢中為界道凡面徑一尺三寸八分以建初尺度之也錢君待庵於陝西得之琢其背為硯寄此拓本屬予邀同人共賦之○今所見古甎款多在甎側為一行直下之文如晉咸和咸康諸甎是也若張芭堂所得蜀師甎則連款文及肴鏤刻處就所存泐餘之質橫約漢尺將及七寸且其蜀師二字重文並列恐非側面矣然終以無歲月不敢定為何時惟此未央宮甎面徑倍之雖不能審知當日宮室之制然此甎文在其面必非疊砌於內止露其側者也西都賦曰金釭銜璧是為列錢列錢之制今不甚可考注謂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昭儀居昭陽舍其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師古曰璧帶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黃金為釭其釭中著玉璧也按此璧帶之刀鐫璧字從土衡璧乃玉璧字從玉今文選板本多訛土王相混故附說之為行列歷歷如錢也今見此甎方知列錢之樣如此故附於漢宮長生未央諸瓦頭之後

右長樂未央瓦面逕六寸五分強央字重畫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逕八寸六分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逕七寸三分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逕六寸五分強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逕八寸長字一邊破缺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徑八寸三分長字反寫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徑六寸五分強未央字皆重畫
長樂未央
右凡長樂未央瓦十有一
長生未央
右長生無極瓦面徑七寸上半破缺
長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瓦面徑七寸強邊微損
長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瓦面徑八寸
長生無極
右長樂未央瓦面徑六寸五分無中層圓輪有十
字界道
長樂未央
右長樂未央瓦面徑六寸五分無中層圓輪二字之間有圓輪二層夾以直界道其外邊上橫下曲作Ⅲ狀今屋簷之瓦有此形四字斜排書之中二字較長錯落極有古意此斷非後人所能為者橫長逕八寸四分中直逕四寸八分此朱排山記曰余山墓本也排山遊洛陽遇董君錡皐言其家藏古碑帖邀余過其友漢州堂共觀之蓋其先人董子相面精篆緣所藏漢碑為多亦有古瓦搨本數種而長樂未央為

長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瓦面徑七寸五分
高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瓦面徑七寸五分
右凡長生無極瓦五
子孫毋極
右千秋萬歲瓦面徑八寸
子孫毋極
右千秋萬歲瓦面徑六寸
子未毋極

右千秋萬歲瓦面徑八寸強秋字半缺
右凡千秋萬歲瓦三
宋氏毋極
右延年益壽瓦面延六寸三分按延字从廷延从又从彳引之方言延永長也又从彳引之彳象人脛三屬相連故曰又為入也
延年益壽
右延年益壽瓦面延五寸五分延字內正又變其勢因瓦邊圓轉為之
延年益壽
右延年益壽瓦面徑八寸按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據此所摹知漢瓦初無定式也故附錄於此知前條所引烏傷王氏未央瓦凡六等之說恐未可侭矣又長睿此文云其首是也萬氏羣書疑辨稱其額者非是

右凡延年益壽瓦三
與毋極
右與天毋極瓦面徑七寸毋字反寫
與毋極
右與天毋極瓦面徑六寸強與字反寫毋極二字半邊破缺
與毋極
右與天毋極瓦面徑六寸二分極字反寫
與毋極
右與天毋極瓦面徑六寸強

說而疎極
右與天無極瓦面逕六寸二分題字左上多一折
因瓦勢為之此一種又有大至面逕九寸者
與天疎極
右與天無極瓦面徑六寸強題字左上多一畫亦
因瓦勢內寬所致
右凡與天毋極瓦六
永壽疎疆
右永奉無疆瓦面逕八寸
引壽疎疆

右永奉無疆瓦面逕六寸五分強上半邊破缺
右凡永奉無疆瓦二
陽嘉原當
右瓦面逕六寸五分朱排山漢瓦圖記曰此瓦得
之漢城西南土中考漢書止稱甘泉宮作益壽館
而東觀餘論又云於雍耀得益壽瓦則益壽等館
不僅一所宜漢城咫尺亦有茲瓦也程勉之惇曰
朱氏不解篆文釋為益壽存富四字以至錢趙諸
君疑為偽作之瓦以益下皿字不應多為曲折如
此又富上不應加𠂤也丁未正月敦與申朝邑嬰

室更霸館為長存館壽存二字正與莽一時宮館
命名相合故知為莽八風臺瓦無疑也或謂說文
云榭臺有屋也則臺無屋矣又安得有瓦然郊祀
志有神明臺水經注謂神明臺上有九室俗謂之
九子臺又三輔黃圖長樂宮有鴻臺秦始皇築上
起觀宇云云據此二說則臺亦未可盡云無屋矣
億年無疆
右億年無疆瓦面逕五寸六分
億年無疆瓦面逕七寸二分

右凡億年無疆瓦二

宜富當貴瓦

釱

右宜富當貴瓦面逕五寸六分朱排山記曰右瓦得之淳化縣甘泉宮故基華州史君嘗為淳化縣學官此其所藏也其中央有文曰劉程勉之秦漢瓦當文字記作宜富貴當程曰右宜富貴當一中有字從金右旁湯燡不知何字或說金旁作刀為劉字乃漢宗室府第瓦也攷漢鑑銘及古錢文皆有長宜富貴等字此瓦銘或即其意中劉字作釱無所據闕疑可耳江鄭堂藩謂是千金二字

千秋萬歲瓦

此瓦邊沏不可度其寸分程勉之曰右延壽萬歲瓦一俞太學得於長安市肆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說皆見前又史記索隱引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三十丈又案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二館辨云漢郊祀志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令甘泉作益延壽延壽二館也子案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閒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即此觀當時瓦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非是敦訶黃氏以所見瓦證小顏之誤是矣然今所得瓦既有延年益壽又有延壽萬歲安知非二觀之瓦況郊祀志因封禪書之文益下已增壽字云作益壽延壽館是其說已不始於小顏而漢武故事又有作延壽觀云則黃氏之辨亦未可據為定論也

高安萬世瓦

右高安萬世四字瓦面逕七寸程勉之曰右高安萬世瓦一錢別鴞得於漢城敦案漢書倪寬傳封

董賢為高安侯此當即其第瓦也

鳴

右瓦面逕六寸六分程勉之曰右便字瓦一巾朝邑得於長安市肆攷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閒晏之處耳說者敦案韋元成傳注如淳引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小顏之說即駁此注然元成傳云京師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寢立廟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據此則便殿之設他陵廟皆有之不獨高廟為然黃圖特因武帝紀有高園便殿火之文遂為高廟正殿其誤不辨自明此瓦不知出自何陵要為便殿瓦無疑也又諸瓦當字文皆突起此獨汚下為異豈以閒宴之處不欲同於正大與

長母相忘瓦面逕六寸四分吳門張瘦同於關中得之予與諸君皆為賦詩瘦同匣而藏之以漢

瓦名其軒

扁正宮闕

右宗正官當四字瓦面逕七寸遺有損壞

都司空瓦

右都司空瓦四字瓦面逕七寸強朱排山記曰此二瓦並得之漢城中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按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諸侯也正義如淳云律司空主收及罪人是都司空為宗正屬官宜在禁中故附未央宮末曰已曰當未詳愚按已即瓦字當蓋玉卮無當之當假也蓋亦言頭之義歟

言空

右右空二字瓦面逕七寸此二字直書其兩旁有鏤文朱排山記曰此瓦得之漢城中亦附於未央宮瓦末

上林二字瓦面逕七寸強此二字直書中有界道予於庚寅秋得此拓本於林道山因自摹為研賦詩志之

上林

右上林二字瓦面逕五寸三分二字直書中鬱道

上林

右上林二字瓦面逕五寸七分二字直書林字二木相隔稍疎

上林

右殘瓦僅存上半上林二字橫書面逕五十

上林

右殘瓦僅存上半二字橫書而逕七寸

右凡上林瓦五朱排山記曰此四瓦皆得之漢城

承露臺基旁按秦有上林苑至漢武帝則廣開上林故當屬之漢也

巨林曜宿

右上林農官瓦面逕七寸強朱排山曰右瓦得之漢城東南亦上林地也史記平準書令水衡主上林又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此為農官廨舍之瓦程勉之曰右上林農官一瓦錢別駕得於長安市肆攷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所屬共十六官無農官又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據此則上林之有農官或置於此時此瓦當即農官治事處之瓦與

右延年半瓦橫逕七寸強程勉之曰錢別駕得自漢城此與上林二半瓦皆非殘缺乃瓦當中具此一種適用耳平列延年二字殆即厥記所謂延年

厥瓦與

甲不飞

右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右行書面逕六寸五分強程勉之曰俞太學走書於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所從來太學自說為天祿閣瓦敦案天祿異獸名字亦作鹿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獸孟康曰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今鹿形兩角又短尾非天鹿可知攷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二十二觀有衆鹿觀此瓦畫二鹿者非一之意甲天下亦云多也豈衆鹿觀瓦與

猖千萬延

右狼千萬延四字瓦面逕六寸四分俟考

右瓦直書黃山二字黃字上半已泐面橫逕六寸五分程勉之曰黃山瓦一俞太學得自興平攷漢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此即其宮瓦與長安志云興平濮黃山宮在縣西南十里凡瓦文為類二十有四并甎一種附於諸器物文之末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翁方綱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方綱按洪氏隸釋作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歐陽氏集古錄作脩孔子廟器碑趙氏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今從洪氏無額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涕歎霜月之霣皇極之曰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口育孔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乳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驗思嘆卬師鏡顏氏聖明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疲顏氏

并官氏邑中縣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根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荐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廡相桓邃棻禁壹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汙以注水深法舊不煩脩而不奢上合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殭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紱宮大一所授前颺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

碑陰

曲成侯王暠二百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其人冀土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

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故潁陽令文

陽鮑宮元威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瑱

元世二百彭城廣戚姜肇子長二百平原樂陵朱恭

敬公二百平原緣陰馬璠元舉二百彭城龔治世平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陳國呰虞崇伯宗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任城番君舉二百任城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主簿薛曹訪濟興二百相中賊史薛虞豁興公二百薛弓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口遠百騶韋仲卿二百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故瞽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雒二百處士魯孔方廣率千魯孔巡伯男二百魯孔蒐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百故瞽郡魯趙煇彥臺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御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弓如祁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魯憂侯廬頭二百遠西陽樂張普陁堅二百增於上列第十一行王昌下故薛令何內溫朱熊伯琳五百增於上列第十四行劉安初下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增於上列第十五行周宣光下魯孔儀甫二百增於下列第五行孔曜仲文下魯孔蔣元道二百增於下列第六行孔恩仲則下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增於下列第七行孔建壽下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增於下列第十四行孔朝升高下魯周房伯臺百增於下列第十六行劉仲文下魯孔羣元達二百增於下列第十七行孔恩仲則下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增於下列第十八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讓字季松干時令漢中南鄭趙
宣字子雅故丞魏令何南京丁瑮舉五百左尉北
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右尉九江後遭唐安季興五
百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何南匽師度徵漢賢二
百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
亢父治眞百行傳免下列第三于豫下魯孔眙神祖百六廬城
子二百四行孫股下
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永壽二年立
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碑正面十六
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戲統華胥高出一字前
十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暨出錢諸
人名氏與碑陰碑側相連屬者也碑陰十七行行
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
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
韓明府名勑字神節歐陽集古録云前世見於史
傳未有名勑者隸釋云繁陽令碑陰有程勑則漢
代不獨一韓勑也范史及漢碑所用勑字甚多是

時蓋上下通用非若後世有鷟臺鳳閣之拘雖勑
本音徠去聲然韓字神節歐陽程字伯嚴詳其義皆當讀
與飭同非音徠也王虛舟云書康誥惟民其勑棫
和詩楚茨既匡既勑皆以勑爲敕自漢以來官長
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勑漢史晨碑又勑
瀆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曾
鄀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通行本無拘也至
南北朝以下則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韓勑
東漢人故不忌耳方綱按誡敕之敕从束从攴其
訛為勑者隸書之偏鷟也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諸書
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
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內有并官複姓注引先賢
傳孔子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頤南原隸辨吳山
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
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楷隸相證
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隸辨為誤蓋未之考耳
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
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
作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

張塤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勑亦作并官氏廣韻今刻原寫作并官校者劇去二小點二小豎改迹宛然方綱按張君所援廣韻之語是宋人增益也可見宋時皆知爲并矣又按周公謹癸辛雜識一條云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所謂異聞也不知何所本云云此公謹述其時人之言固不足信然以愚意度之似是兵與并同音因此傳述致訛以并字去上二點傅會耳然則南宋時已有誤作亓者矣

碑字別體洪釋尚有未盡者如廣韻驗同驥是但爲驥字訓耳若專訓驗字則眞當引禮記正義希驗慕仰之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如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士字又以粮爲糧以苻爲符以穎爲潁以阨爲仲以宍爲卞以霿爲雹以舉爲皐以戚爲戚皆假借通俗之漸也至於什字吾友錢辛楣陳竹厂皆讀爲什辛楣云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也婁機顧藹吉皆釋爲斗文義殊難通矣方綱按婁碩釋爲斗蓋緣體實如此漢碑

亻旁未有作亻者既以釋緣爲主自不得復牽干他說如以此碑之語必盡合於經義則上句前闖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僕數也愚但知就緣書以讀碑而已此字當從婁碩釋爲斗字無疑

程大昌演繁露云禮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恐是九月五日此說頗有見宜從之

洪氏所闕者碑正面第二行育字下是孔字弟十一行水通下是四字至於此行內出誠造下闕一字王虛舟云是更字此當不差其云是憂字者謬也然此字愚意尚欲闕之

碑正面弟八行皇字高出一格辛楣云自皇戲統華胄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非本文也方綱按此說非也此碑文義既不可以格律論之而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後人何從而妄加乎凡愚之讀漢碑惟以其字信之而已

耳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核不遺餘力然其間舛謬者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

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即此一碑二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方綱按此碑惟王畐孫股二人稱名不稱字其餘如應次公傅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名也（碑側傳究子豫亦是姓傳名兗字子豫而虛舟以為太傅之官亦誤）又如相行者非公隽之公云云又如瑕丘一條云瑕丘乃地名非人名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義史一條云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范史不載耳此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悉書故摠而計之曰瑕丘九百元臺五百也方綱

按此二條謬誤相同而後條貽誤尤甚漢時雖匹夫之椎魯其題記於石必書郡邑未有似後來文士詩文自署小地名者蓋相行義史者官名也文陽者地名即汶陽也公百者姓也煇名世平字也山陽者郡也瑕丘者邑也九百者姓也元臺名也錢辛楣云公百九百皆複姓非出錢之數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為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為伯也虛舟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狼子為嚴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為絶異中外賓主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蕃王二字為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張普陁堅陁字頗南原列入疑字內此當更考之

碑右側上黨楊萬子萬虛舟以為萬字上从百下从內謂從陳古白搨本細觀首無兩點中筆又不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云云然方綱今以舊本審視仍是萬字蓋虛舟偶得舊拓一本便以為是而不知舊拓本亦時有墨法紙質之不同不可以概論也方綱今日審定此碑凡以舊拓三本新拓之洗石精椎者四本凡七本逐字合驗而後定之豈敢執一哉

碑左側魯巢壽文后頗南原縣辨作石吳山夫金石文存作后此字之形近洲當博求舊拓本定之然恐非石字

虛舟又云碑陰左邊細書山陽金鄉師燿等二人合前共若干人云云方綱按此一行在碑陰結末之極邊直下一行凡十五字非二人乃七人也七

人下有所口二字知其非復出泉之人矣似未可
緊以合前後諸人通計之也且先生既得陳古白
所揖稱爲舊本矣而何以水通下猶誤爲國字乎
以是知所謂陳古白揖本者亦未必盡可據矣
碑左右兩側洪氏所未著都南濠金菠琳瑯著之
而誤雜入碑陰之內然都南濠王虛舟吳山夫三
家皆先左而後右惟牛氏金石圖先右而後左以
今度之左三列每列四行右四列亦每列四行左
側增書者四人右側增書者一人似乎先從左書
而後至右是以匀變三列以爲四列此固情勢所

宜然矣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
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橫肆不羈蓋由右而左
正變備矣諦審序銘是一手正面末數行一手其
陰一手增書約二手右與左又各一手則石尾一
行云七人所作謂書人無疑也盧舟乃撰出五節
八變之品目曰左側別開一境右側興已垂竭是
何言與此碑之妙惟虛舟激賞獨至可稱具眼而
其論乃專以評時文之語涸之令人恨恨

碑陰中列弟六行謝伯威二百弟七行高伯世二
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
時尚覩得一過後碑拓本補此餘相瑛書言諮書崇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吳雄脩孔廟碑趙氏金石錄作孔子廟置卒史碑洪氏隸釋作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無額

弟一行
司徒臣雄司空臣弘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諮書崇
弟二行
聖道勉口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口口五經演易繫
弟三行
聲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弟四行
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
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羊史郭玄聲對故事辟雍禮未

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
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
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
比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口口欲加
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
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
比如故事臣雄臣武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王寅司
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王寅司
徒雄司空武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聿世

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
歸者如詔書書到言孔興元聿六月甲辰朔十八日
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
掌主禮器選聿世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
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
守文學掾魯孔覽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脩治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
所歸除脩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
空府讚曰巍巍大聖恭恭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
規臣㠯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廡請置
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畢无窮於是
始口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口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式字意伯

後漢鐘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立牛氏金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七寸在曲
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南向洪氏隸續碑式云
碑十八行行四十字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
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第八行制曰
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空公題名在制曰可雒陽
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
多有剪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方網按
碑之正文至菑菑彌章句止相乙瑛以下則皆記
請置守廟百石卒史之人姓字爵里也鮑曼孔麟
既連綴於乙相之下而限於石格不及書吳雄趙

弍之名氏而文内制曰可及奏雒陽宮二行之下半恰有此二段空石於是載筆者補記二人姓字爵里於此不得謂之題名也後有宋人楷書二行乃是附題者尔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慶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按慶者察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慶二字爲人名非也

洪氏所釋止豕芔二字至于七之爲十則縣畫小有伸縮非別體也又給大酒盲大字實與大字不伴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犬字蓋即㹜字也既省㹜爲犬又省犬爲大耳今艸書㹜

字亦近之姑附此說未知然否後一犬字則今石已仞第一行勉下當是刪定此亦就石紋隱隱是學字孝經下二字當是刪定此亦就石紋隱隱度之非以文義臆斷也

碑稱孔穌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眭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所列治嚴氏春秋者於漢史外遍徵群釋而獨不及於孔穌何也是碑骨肉勻適而情文流暢漢隸之最可師法者不必其定出鍾傅也向者觀岐陽十鼓内丙鼓衆字或頗以不似衆字爲疑今觀此碑衆字下半雖

三人形體宜同而隸勢已有向背之異推而上之以參篆勢則丙鼓衆字竟可與此互參此碑固有疑其非衆字者矣大約三代之篆至於石鼓亦全於形勢之茂美節制變化而出之雖不可與漢隸並論而其理實有可相通者猶之漢人章奏文字有時亦可以參篆籀柳章法者也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相晨孔子廟碑洪氏隸釋作魯相史晨祠孔子奏銘無額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第一行第二行提起平格

庳恩受任苻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敢闇宏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第三行

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堂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案第五行

食畟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以所挺第六行

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立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立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爲素第七行

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衰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即歸國臣伏見臨雝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脩厥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土有益於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廢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餘□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款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

所挺顏母毓靈承嶽遺衰黑不代倉□深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讖應王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擿雒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建寧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厚七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東向洪氏繹續云碑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尚書字及朝廷並平闕時副之諸官府在尚書一行之下隔三字昔在仲尼別作行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爲稷以土爲士以軟爲耎以畔爲伴碩氏金石文字記云益州太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也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毋句法順逆不同此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爲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毋同耳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何休公羊傳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

作洽孔聖沒云云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化爲赤烏其書乃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休漢儒此碑亦以爲漢制言之蓋一時習尚之言如此

是碑第十一行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家字秋字今皆刓去其有此二字者在今日即稍舊之拓本矣

史晨饗孔廟後碑

無額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涉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言孔子墅見闕觀式路雯跡既至升堂拜手程肅屑陵駱駱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祠禮稽度元靈而無公出享獻之慶欽曰春饗薦物嘉會述脩肆廡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奉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孔褒元上雘土孔褒文禮皆會廟

堂國縣員吏吏燕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雖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饗後部史仇靖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廟垣壞決作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深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緻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緻民錢林史君念孔瀆頹毋井去市遠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芙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回彼左右咸所顧樂又勑濱井廈民飲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

一行梓儁夫子冢顏毋开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大周而稔二乘二㘝廿三㘝金臺

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蘭郭希元

奉　勑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牀度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刻於前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之陰凡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惟弟九行行三十五字後有正書題名四行

洪氏所未著者林即財字儁即假字也前碑畔宮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于學官亦以贊序之地言之渠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毋开舍开字上二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毋井字不同或以為井字之別體則緜埶之變不可知耳

此碑在孔廟同文門之東蓋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為前碑也退谷又誤以戊子為戊時褚千峯曰史晨碑後人重立下一層

字置趺眼內手不能搦故牛氏金石圖不摹入也方綱按此言重立者蓋謂後人重椎于趺耳非重立也予嘗得百年前拓本亦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碑則每行下一字皆深入趺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二行行十七字諱切爲訂戶部歸而視其拓之且以是碑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

魯十六行行十三字十四行行十七字此孔行皆原空其十一行行十二字此兩行字皆原泐

後碑凡多出五字二行復三行持五行百六行尤七行六行其九行西深下十一行左右下接其界格似應尚有一字吳山夫云後六行字較大則少一字殊不知此碑原欵界格實之不以字大小而有異也然今洗原石拓出此處乃明是空石竟無字也其弟一行末洪所闕者今微露左半言字蓋謂字也謂字下尚應有一字則是孔字而原石幼闕矣其弟四行八行十行及十二行已下則皆石本無字

然今世所行僞翻本之絳帖內有雅歌吹篪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爲蔡邕書其考字下雘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爲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爲豐克

字有點與舉山廟畢夏承碑同子嘗於舉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趙明誠金石錄有魯相晨謂孔子冢文其略可見者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戊子此間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

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據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是月大盡

據史晨碑三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是月小盡

據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是月大盡

據史晨碑四月戊寅朔十一日戊子是月小盡

據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篆額十字二行首字似菊中心作小從古文也大作亦从箭文也大小皆象人形故大宜从之若隸作太則是古文泰字

君諱霓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夫姿自然之匹卹禮不爽好惡不衒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炤靡浮荐塵埃之外翫翫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名蓋不得已乃翫爾東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諸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苗宿□遷□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蒙可黜否出□□□度日恪位佇所在禋肅拜治書御史膺皐陶之麾□

恕□□叅之□□□□□□□□□□□□□□□□律祇用既平□博陵大守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問不□賊劉尋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教以博□削四凶以勝殘乃□□□爰尚桓桓拊馬繮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奸合天心□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舉此□□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美勞而不伐有實若壺固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闔□以孝竭□餘暇暱魂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綱□疾彌流乃碩乃□□世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哀哉魂神超邁冢兮冥冥遺孤忉絕于嗟想形□□□哀遠念不欲生羣臣殞咄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脊蝦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是□吏崔□□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淳懿允元叡其元秀惟獬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

我□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朝無秕政眞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蕪成□猶殄逝賢倚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庭帝重乃勛自□□□所臨如神□□□□□□□□憤憫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邈矣不意于嗟悲兮□□□息潟潟庶幾褒焉所力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揖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閣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并陰孔君卒於建寧四年七月碑蓋其時所立也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八尺濶二尺六寸厚八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洪氏隸續云碑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有文兩旁有暈起於圭首之半至篆處則没其文十八行後餘二行行四十五字有闌界如碁局也方綱按碑陰十三行其八九兩行當穿之下今故於碑陰之文按行列橫書之是碑剥泐最甚而其陰又加甚焉凡今所録碑陰之字皆据洪氏也

予得研山齋舊拓本止有正面其弟五行膺弟六行命弟九行位弟十一行遺弟十四行辯此五字尚皆未損然洪所有而今不可辨者已有三十二字故於字旁以据洪記之至今日拓本則并此五字亦不辨矣吳山夫金石文存所載尤多空缺至十行綱下□字洪氏所闕吳山夫作而今以舊拓本諦審頗是附著于此

洪所未著者以顯為顯以故為游以絜為潔至于俾倪洪音俾大奚切徔與而切愚按漢碑中俾俾倪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所是碑全似今日正書之法不特人旁起筆不用逆勢也朱竹垞喜作分隸而以是碑絶類曹全碑亦未然也

張塤曰雋由博陵大守遷河東大守故史晨碑陰題曰河東大守孔雋而此碑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為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為河内温縣令後為雒陽令有一石闕只題河内縣令孚曰此温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

宦人或不以爲罹得傳陵碑可証吾言之不謬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篆額十字二行都字者上左筆隨黑帶轉篆勢所無不獨筆迹小異而已蓋漢人篆法已不能一概而論也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此是碑之第一行另標題目漢碑所少也額作碑而題作第二行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資醇淑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洽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闚闖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傅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卩及人棄禹湯之辠己故能興朴□□彫幣濟宏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亹不□□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興戎卩之間莫不解甲服亘此字今拓本如此或是辠字洪氏作罪誤□□椓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淺長幼於酬酢□□稔會遭萬病告困致仕得逆所好秊六十一迄熹六秊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剔宅夕不萃明器不設凡百卬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纂式其辭曰於戲君齡淑惟光紹聖作儒旁立名彰貢登玉室闚問

門生故吏名

篆額五字一行

門生鉅鹿瘿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瘿陶趙政字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逃字并臺門生鉅鹿瘿陶趙勳字多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陰安張興字少高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興字世君門生魏郡魏孟忠字詩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君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龐瑱字仲雅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桀演字仲庠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

光門生東郡樂平隼顯字伯異門生陳留平丘司馬
覬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尉松門生安平下
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
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門
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劇如盧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顗字勝
輔門生北海劇高沐字季趙門生濟南梁鄆趙震字
尉政門生濟南梁鄆徐璜字紡文門生濟南東平陵
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
貝丘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脩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城□□字
景漢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
祈字伯憲故吏北海都昌呂覬字元覬故吏北海都
昌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覬字元覬故吏泰
山費鳳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毋樓覬字世光故吏
泰山南城禹覬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
謀故吏泰山費淳于黨字季辽弟子北海劇陸暹字
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
珏字宣□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弟子沛國小

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汶陽陳袞字聖博弟子汝
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璠字實堅弟
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云王政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牛氏金石
圖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高八尺五
寸濶三尺二寸厚八寸碑正面十五行行二十八
字其穿在額之第二字中間也漢碑有額而首行
復有標題者惟此碑尔牛氏以為隋唐呂來碑式
之譌也碑陰有門生故吏名五字題額亦漢碑所
少惟是碑與鄭季宣碑陰有之而季宣陰額橫書
此直書其式又異也額五字在穿下其下三列上

中列皆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其字視碑正文獨
小

宙為孔融父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
本作由碩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
亦作宙其名或作由者蓋板本偶異至於由字公
緒則別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
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下
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
也又其所据緜繹列於承師條下之孔宙弟子暨

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為邑或以邑為郡（魏乃縣也剏訛作剏訛剏）或以邑為姓（任城任城下任城是邑名其姓）
闕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
此碑正文字稍大於他碑故尚不覺其訛之甚碑
陰則多所闕訛矣然實有洪釋誤而今正者樂平
盧脩洪作盧精今諦審石本是脩字也又高冰字
季趍石本冰字三點與冰不同冰即凝字也說文
凝之畺切二水也又冰篇石渡水也或从厲作濿
即深則厲之厲字也此字冰作三點而字曰季趍
恐是渡水之義若以字形論則恐是然若以字義

論則恐是冰濿二者之間或借或變在漢隸省便
之埶皆未可知然恐未必是冰字也至竹埳經義
考寫作氷則烏焉成馬矣
碑云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蓋其先世已治嚴彪
祖之經亦旦見東漢經師為公羊之學者衆也碑
陰門生之後繼以故吏故吏之後繼以弟子先其
疎而後其親也
碑與碑陰書出二手者獨是碑耳然皆漢隸之最
醇美者即以碑正文暨碑陰文字凡數見而名帶
二點或二點參差正欹無一同者凡隸之埶於此
悟之有餘師矣碩氏隸辨所摹皆誤
碑字凡从糸者皆作从系系胡計切繫也系莫狄
切細絲也凡糸之屬皆从糸未有可通於系者隸

兩漢金石記卷第七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內閣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 朱彝尊 恭編

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 隸額十字一行額已剝泐之甚舊拓本孔字尚隱隱可辨今新拓者孔字亦不見矣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

□□□

補著者則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條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襃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襃於承師門內

漢孔德讓碑

無撰碑一作碣洪隸釋作孔讓碣

孔譲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鼃尉君之子也幼體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少孝友之行禮述家業脩眷秋經并堂講誦深究聖拾弱冠而仕歷鼃諸曹史率世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穀

右孔德讓碑永興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高二尺四寸濶一尺四寸厚五寸隸額云孔譲碣甚小一穿微偏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後餘兩行愚按穿當五六兩行之間第八行止二字通計七十二字今洗石精拓尚與洪氏所見相同牛氏近在兗州乃云剥落所存不滿四十字則無怪乎吳氏金石文存空至二十三字之多矣

碑云禮述家業脩尋秋經此宙之弟六子也愚已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

漢孔宏碑

無額

□□□□□□□□日令辰□謁□□□□□之山觀林木之□□□□禾陰陽以興雨假爾汝仰□

福昔左周人□□□□回而銘之咸自紀□夫

此處空一行無字

□行係第六行□□海兄甚人

□□□東海郯人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殘碑今第一行尚可辨曰令辰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孔廟同文門東側北向高二尺七寸濶二尺三寸厚六寸又曰碑剥落如孔譲碣姓名漫不可辨讀金石籍据舊搨本得知是宏碑也方綱按

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訛相同然不得援孔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彙今明碑式碑文皆可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異也此碑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其上別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里爵氏可據乃其六行文後別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二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未敢定爲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爲孔宏者僅見於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籍据舊搨本者隱約其辭金不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拓本則

所摹碑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日洗拓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弟五字牛摹作與弟九行人上一字牛摹作念皆訛凡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網所釋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間空一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郯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弟二行是東海郯人無疑其弟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畫者亦未敢遽定爲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爲二人鄉貫則雍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此碑雖訛甚然字勢尚勁逸牛氏以爲臃腫無神彩謬矣然即此亦可見牛氏未曾見舊拓本也

魯世四年
六月四日成

直靈光殿基西南世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号也又曰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

漢石刻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

使來者有考焉提摠脩廟朝散
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夏卿記

右五鳳二年石刻牛氏金石圖云石高一尺一寸
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在曲阜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

錢竹汀詹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魯孝王慶忌
以後元年嗣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
年與石刻不合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
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

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
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
元也準此慶忌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
元矣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
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
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
年孝王慶忌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
之失也蓋孝王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
赴告於朝則曰後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
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

楊孟文石門頌耳不知西漢之字已開此法矣

滕州高南阜　鳳翰　嘗以是刻舊拓本手自鉤摹今
餘姚張氏爲鋟木以傳之然原本鳳字兩旁並無
分出之波魯字上半中有直畫魚下之火亦尚分
居攝墳壇刻字

祝其鄉

墳壇

攝三年

三月造

右祝其卿墳壇

王府

卿墳壇

居攝二年

二月造

右上谷府卿墳壇

二墳壇刻字皆居攝二年二月造牛氏金石圖曰二石龕龍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龍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龍崇二以爲鑿以其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龍廣三而殺之以爲

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龍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爲之鑿深上谷府卿龍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龍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愚按洪氏隸釋不錄此蓋以其篆與隸不同且洪氏未見此拓本也然洪氏有三條論此頗精核其一隸續新莽侯鉦跋曰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

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建爲王卿譜某字季何據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李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其一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邡王卿尉縣竹楊鄉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命卿二人此碑丞尉皆稱卿與應說合

此刻乃是篆非隸與五鳳年字殊矣祝其卿墳壇字剝泐尤甚攝上居字今已不可辨

張塤曰祝其縣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瀟亭山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其縣東其隸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縣東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

魯王墓石人刻字

府門出入

漢故樂安相

字瀟君亭長

右魯王墓石人刻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東南五里許張屈莊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亡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頷下裂紋如滴泪痕高五尺五寸髯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應君亭口十字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云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慶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并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筆法整勁漢篆之最工者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文存據鄭芷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葵此因謂應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又按錢辛楣潛研堂跋尾云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慶姓不詳其所出韓勅碑有故泝郡太守應次公故樂安相應季公皆魯人也則應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應君豈即季公乎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稱朗陵令也張石公塤曰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此一人前漢）建也伉也伉儷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爲國既無隻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應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寵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隻

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應君者爲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傅會爲季公也

府門之卒四字一行行旦下漢故樂安太守慶君亭長十字則分二行牛氏云一人介而執殳然今以全拓本審其位置則腰間府門之卒四字乃正當其中而所執之殳微偏左耳牛氏摹本以四字偏右非也

漢碑陰

曺　薛夏侯　秦曺史下

蘗曺史文陽

曺史蕃仲力

功曺史薛曺嘉

中部督郵蕃郭尚　中賊曺史薛荀瑨

南部督郵文陽侯脩　左賊曺史

北部督郵魯王壽　右賊曺史　韓

守　卿文陽張耽　左決曺史　虞

左戶曺史魯孔元　右決曺史文陽馬宗

右戶曺史薛

史　爰　曺史

曺

右漢碑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濶二尺厚三寸碑今在曲阜顏氏家其正面無字矣此其陰亦泐甚滿石皆縱橫鏟鑿之痕有類竹葉俗呼竹葉碑云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山左一行末微露日然却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者纔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八月二十一日

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於城南陶然亭請予及錢幸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綱釋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葒谷繼涵以精拓本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綱釋文重加審繹凡得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缺佚處則實不能定其所闕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之

第一行第一字曺牛氏誤釋作雷第二行蔣字牛誤作府第三行蕃牛誤不成字

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今不復重錄也而錄其跋於此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督郵奏曺辭曺中左右賊曺左右決曺諸史皆屬吏也其貫則有

魯薛蕃汶陽皆魯國也攷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墓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書百官志曰都尉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瞀郵曹掾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瞀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此瞀郵者非魯相而何陳政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令所審釋則縣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

又得卞卞亦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賈嘉隽脩張耽孔元荀瑶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緑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

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此無字之正面來以資考證其年冬運生拓以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有未辨之字未可知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字□□□□

兩漢金石記卷第八

昌講起居舍人臣翁方綱恭校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峻碑洪氏隸釋作司隸校尉魯峻碑今依碑額書之

隸額十二字二行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之孫脩武令之子體純酥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春秋博覽羣書靡物不採學爲侍郎顯宗行爲無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靡物不採學爲侍郎顯宗行爲本表漢□始住佐職牧守敬幣恭儉州里歸稱舉孝

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丘令視事四年比縣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大守□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載蘇若清風有黃霸名信臣左穎南之歌吕公事去官休神家衛未能一朞爲司空王暢所舉遨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糾察羣寮謁絕舉大權然疏發不爲小威吕濟其仁弼中獨斷吕效其節案奏□公彈糾五卿爭妻桓蕭侵穢者遠遺毋憂自气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吕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

園之契閉門靜居拯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于□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誼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誼君曰忠惠父息此字洪作蓋忠惠之子也今以舊拓淡墨本諦審稍露其字之跡洪氏以意補此似未是不幸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所薪弗何悲藂戮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頻企有紀能不殞蕃刊石敘哀其銘曰

嶷嶷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嬿命□時生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違內懷溫潤外攘強虐

督司京師豺然清邏當□絕職爲國之榷匪究南山遐邇忉慄凡百君子欽誼嘉樂永傳音齡煥吳的的

碑陰

故吏河內夏管懿乡遠千　下行爲上列

故吏九江壽春陳敷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郡頓丘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郡濮陽段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干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魏顒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殷路龍顯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門生濟陰定陶棣真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脊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愔孙鄧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時三百　日下二十一行為下列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鄧三百
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郡博平孫譲□□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顯□□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季□二百
門生魏郡內黃馬萌子□二百
門生魏郡犂陽壬□少□二百
門生汝南潕強尹稜□□二百
門生汝南潕強尹顯孙□□二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鄧□□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百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恭公□□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高二百

門生平原殷張譲伯讓二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漢司隸校尉忠恵父魯君碑并陰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八尺五寸　恐誤詳潤三尺厚七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張亟齋弨濟州學碑釋文云東第一碑是也

隸續云魯峻碑隸額兩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二字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為義我通用之
本是固然已然此碑以蓼莪蓼蓼字从艸是
又徵異耳又洪以棐即看字碩南原嘗辨其誤謂
即棐旅棐木之棐顧說是也蓋棐即刊字猶筆削
勘定之義尔又洪以緄即袞字按詩袞職注雖以
袞冕為訓然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自
亦可通

遐通忉悝碩南原云悝疑即惻字非也按詩倬彼
甫田陸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箚音同云箚卓
也傳云倬明貌疏云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可見倬
字本有大義矣爾雅箚大也注云箚義未聞然尔
雅注云箚音單則是箚有卓單二音矣疑當時方
言悝與悼通也雖輶軒絶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
一說不必以去入之畀為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
徐鼎臣謂悼當从單省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內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于有舊拓本驗
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从本楷書未知當何
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為近耳業今所行畫
氏字原碩氏隸辨板本則皆運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悕即恪衛即巷也譝字益菊諠夔為
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彖體涉
筆之偶變也
穎南之穎張亟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
未能盡繩者如此正多也至弟五行除字五字實
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止露
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朔
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者年六
十二二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字非也
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謚敏碑
並云蔡中郎書蓋碑錄之云也洪以為皆不足信
是矣至碑陰字體則高城皇城城皆省作成黎陽
黎作犁蒲坂坂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又與碑
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為
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
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即樂安國
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句不可解千乘
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
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干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干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洪氏隸續第十二卷云忠惠父魯峻斷碑陰口延上以下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所存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更有十橫碑載干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君作誼七子題名當

在前列一石之上正可容三百二十之數碑有汝南干商此有汝南袁彥和亦有馬丁夏侯姓者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云云桂未谷馥曰碑陰今見在濟寧文與此異蓋洪氏以他碑之陰誤作峻碑陰也然頗有原隸辨云是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湯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云三列則或下列尚有一二盡微露者尚未可知或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搨之爲可憾耳今屬錢唐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訛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西征記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已來忠臣孝子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蕃置任城縣學矣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象其首行題牓云祠南郊從大駕出時次有大車帳下騎鮮明騎小史騎鈴下騎駙馬帳下騎諸畫象次石上橫牓云君爲九江太守時車前導騎又功曹史導車馬諸畫象洪云既有九江標牓又有屯騎職掌更有先賢形象定爲魯峻石壁所刻也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蒙額十字二行漢字右下从仲簗體之變

惟漢安二年仲秋□□故北海任城景府君卒歊歊哀哉國□□寶英彥失疇列宿霤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哲被勉

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卑后莫不流光□於無窮畢勞燿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敷頌於營繇後來詠其烈竹帛永垂厥德□□□

字景燿故脩行都昌張騭字臺卿故脩行營陵淳于
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
丷郎字君石故脩行都昌呂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
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劉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劉姚進
字元豪故書佐劉郎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
元翼故脩行都昌張耽字季遠故脩行劉中香字季
遠故脩行平壽徐允字佰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
卿故脩行都昌段音字世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本
子故午營陵是遷字世達故午營陵笛敫字元成故
午淳于董純字元租故午營陵繫良字世騰故午朱

壺昃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台丷遷字孟堅故小史都
昌齊冰字文達故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
竪建肅君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守墳園
仁紲禮脩陵成宇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五究
當雝墓側永懷寐□人不可勝吕義割志乃著遺辭
吕明厥意魂靈瑕顯降畀嘉祐

右北海相景君銘并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濶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今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亟齋張氏繹云東第二碑是也隸續云篆額二行碑十七行行三十三字穿居其中在弟八字之下其三行各廢兩字漢昌故書佐劉姚進字元豪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脩行都昌張耽字季遠故脩行劉中香字季遠故脩行平壽徐允字佰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卿故脩行都昌段音字世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本子故午營陵笛敫字元成故午營陵繫良字世騰故午朱里官閥皆不可考不知碑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

（上列之下中列之上）碑中屢稱明府府字平闕亂曰亦平闕

（下列十八行）佐劉徐德字漢昌故書佐都昌張翼字

（此十字分二行書於弟三列之弟一行弟二行下）

（此十八句在碑陰人名三列之後作二長行）

闕洫所致也
剋字隸辨以附克字之下引說文本作勀按說文勀尤劇也此碑中剋字凡二見俱从刀後云剋己治身雖與克字相通然說文克字訓肩也徐鍇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能勝此物謂之克据此云能勝勝字平聲與勝負勝字不同論語注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此注訓克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也近儒惠氏棟云仁以為己任故謂之克王肅劉炫以克為勝殊背於理方綱按此

說非也克即彔書剋字剋即說文剋字書舊云刻子刻亦即克剋字也釋文云刻音克馬云侵刻也近儒王氏鳴盛云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是也从刀从力之別乃彔之變體所不必泥也然則左傳論語克已復禮之克書舊云刻子之刻皆即是剋勀字而克已之克與克肩之克不同舊云刻子之刻與時刻刻鏤之刻不同試以艸書划字之勢推之即知其與剋字無二矣克已字正宜援是碑剋已證之而惠氏之說特喜與朱注異耳不

足憑也○後文遂不剋寤又以剋同克蓋漢碑通用之例固非一端也是碑前以歁歎爲鳴呼後又以歎歁連文亦其一證

歎歁歁字洪釋所闕今以精拓本審視是歁字遂不剋寤不字亦洪所闕今補

亂詞幽岁下洪闕三字今諦視石本上二字是羣至此下又闕四字其第二字下半从日猶仿佛可見他時若得摩挲石刻定當辨之尒恩下闕二字上一字是彌

第十四行明王設位王洪氏作主按此碑主字係上作橫畫今無之是王字無疑又孫即弦字英即策字霄即殽字碑陰佰即伯字非陌也濟寧州志作陌方即方字非芳也濟寧州學碑釋文作芳

碑陰人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皆彔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侯漢官曰諸縣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書佐幹王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刀引都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循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為皂隸賤役之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千支已午字未有作干者耳

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

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甫非也似是聿字聿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

元吾竹房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拽拔平磔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此語惟是碑足以當之牛眞谷云隸有篆體徇知言哉解此則可以通其義於天璽三段碑矣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予所舊藏者約計十八行除弟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弟八行而弟十二行旣者財三十五字中間脫漏弟八行而弟十二行旣下一字今日舊拓本尚見其上半半氏乃只著其下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錄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諦視殘搨所著之字與洪同者財三十八字洪訛而今正者五字洪訛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

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予所

訛俾十三行亏洪訛予是洪訛之　洪闕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行拽洪訛折九行攸洪訛以煥洪訛十三行徵惠版則又十二行卒五行千辜則又何也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未見其額詳于後

一行	可躍	干辜奇	我	車未拽駕賊	侵掠如	仗煥咻	齊	
二行								
三行								
四行								
五行								
六行								
七行								
八行								
九行								

考定洪氏隸續鄭季宣碑

丁酉秋曲阜孔莊谷戶部繼涵以所爲是碑全圖
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爲考
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爲圖仍
依本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
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楷枉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
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据則
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尚有執洪氏之書以
摹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君□字季宣□躬君之孫□□□□□□□□□□
□□□□□□□□□□□□□□□□□□□□□□□
□□□□□□□□□□□□□□□□□□□□□□□
□□□□□□□□□□□□□

城討賊□如雷如霆既克有（此下三行銘詞以每句四言計之實是一行三十五字與前文之每行似是三十七字者不同不知何地今於前文依莊谷之圖而銘詞則不能畫一尒下十七行）
宅丞心則寧民□賴祉□
□□□□顯奕世□□厥咸伊產□繼仡（此行迹下隸續云闕六字若以銘詞四言度之銘凡三行行凡三十五字則迹下當闕七字然以銘詞韻脚度之上下句寧成疊皆韻也則迹下當闕八字又與每行三十五字之格畫之如此）宗之靈
喬鬱隃□景命不□□
□□□□

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玉切噢咻痛念之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从口則燠休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挩解挩也他括切附載張氏叵齋濟州學碑釋文鄭季宣碑存字

五月叵齋云原相連者接書各見者隔書此二字接書則是以弟二行五字下為月字也此未然助叵齋未著某行今審五字之後我字之前尚隔三行不知此字在某行矣隸續亦無之恐是誤看我此弟六行一字不誤

壽考之鴈畔弟七行卑未挩鴈賊此云壽考之鴈畔誤也

侵掠如口此八行三字不誤

攸興弟九行仪煨此攸興誤也

兵放鴈沙弟十行虞張伯兵頤蔣吉云字迹漫漶蓋以意度之耳當從隸續作虞

之中神人隸續弟十一行張有之字與之耳當從隸續作虞

五十　能惠者也當弟十二行十足貴也

亏　之路無弟十三行之訛

所銮欲子車弟十四行張多所銮所無

恩　人　君弟十五行三字不誤

堂弟十六行一字不誤

賴弟十七行一字不誤

上一列下半埋入土中儻得博雅當事掘起升高重立是所厚望焉愚按叵齋此言於是碑最為有功蓋土人所名為鄭季宣碑者皆其陰也是以碑正面雖有字而人不之拓且聞其正面偪牆甚近拓工不能以身側入須二人從兩邊各以手探入拓之此所以正面拓本得之者甚艱即好古如牛眞谷居近濟寧而所為金石圖至失去中間一行蓋亦因所得拓本中間一行為兩邊手探所不及而失之也予於是碑心摹手量匪伊昕夕前後所拓致正面遂有三本是以睛窓諦視竟能辨洪氏

之所未辨者蕞亟齋得四十三字予竟得四十七字又半字四豐非於是碑深有相關之素耶故首錄亟齋之言以著是碑正面拓本之難如此壬寅八月八日記

洪氏綬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据此則是碑有額無疑予因札致黃小松全拓其正面今得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横寬三尺而正面穿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佚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

施椎即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外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即損不敢受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丙午六月十日記

碑陰

尉氏故吏處士八名

篆額八字横書其下有穿下乃刻人名○洪氏隸續婁氏字源皆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以處士列故吏之上訛也今頖氏隸辨又以處士字置尉氏之下乃行文之訛矣

故孟者　處

故守令呂嵩仲　處士

故督郵郙鄴敬任　處

故督郵郙鄴甘琰元珪今司徒掾　處士

故五官掾郙鄴德源　處士

故五官掾郙鄴謙詳直　處士

故從事楊光子宫　處士

故從事宗仲　處士

故從事郙鄴孝耽　處士

故從事堂乳康　處士

故從事伯　處士

故方城長毛良　處士

關內侯張　處士

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弟四行毛下洪氏綬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

弟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群誤今石本是耽字
弟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字
弟十八行直字洪氏適續作真誤今石本是直字
弟十九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孝恐當是孝
㠯上正誤五處
弟一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二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三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二字是處士
弟四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五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七行伯字洪氏適續所無今補
弟八行洪氏適續全漏去今補二字
弟九行宮字洪氏適續闕今補
弟十九行下列首一字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
弟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字洪張皆無今補
㠯上補遺十處
洪氏適續所載鄭季宣碑陰
讓郎安衆下闕

故孟津都尉闕處元闕
門下史字闕二元闕
主記書佐下闕
故方城長毛武字闕二
故從事字闕三堂闕康
從事楊光子闕
故五官掾下闕
故守令呂萬仲闕
故五官掾邯鄲字闕三
故官闕邯鄲璣元闕今
處士闕謙闕真
處士字闕二子朝
處士呂林字闕二
故官闕邯鄲敬下闕
故吏闕二任字闕二
故官闕邯鄲璣元闕
處士闕楚闕政
處士下闕又闕一人
故吏邯鄲闕盛伯
故吏字闕二子真
故吏邯鄲謀孝起
二字闕掾邯鄲瑾子恩
主簿下闕
記室史辛闕三字
門下史邯鄲睦闕寧
主記書佐下闕
故吏字闕三真
故吏邯鄲闕祭酒闕敦闕十
門字闕二曹史李字闕二正
上闕二字張闕下
四字闕二祺字闕二
處士呂璜字闕二
處士字闕二元

門下書佐丞脩闕三字
錄事書佐李規方政
騎吏丁關瑋珪
騎吏馮艾子茂
直事干陳瑚芹臺
直事干楊邰景闕
直事小吏丞闕番子
門下小史陳勛子懃

隸續云上下凡四橫其中瞢郵邯璣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末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干爲幹語在景北海碑陰寉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所識方綱按洪氏既見拓本知爲上下四橫則宜依其四橫之式書之乃變爲上下二列又無界限以別識之今以石本見存之字度其上二列尚皆可合至其下二列則以每列二十行計之所謂直事干直事小吏之數人者不知其仍屬第三列歟抑有在弟四列者歟而又云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又未知是專指弟四列否矣
張氏亟齋濟州學碑釋文所載鄭季宣碑陰

記室書佐侯瑾闕二字
記室闕二字陳洪元奴
騎吏田闕元戚
直事干樊順伯叙
直事干張超子與
直事小吏闕四字
直事小吏荆闕后驅
上闕音伯字

故郡□□□□
故孟□□□□□
闕內焦張□□□
故方城長毛良□□
故孝□□□群□□
故從事□□堂永康
故送事□□□伯
故迻事□□□□
迻事楊光子容
故迻事宗昌仲父
故五官掾□□□
故五官掾邯鄲□元□
故守令呂嵩仲嵩
故守令任□□□
故瞢郵邯鄲敬□□
故瞢郵邯鄲元璣今司□□
處士邯鄲□德源
處士□謙謙直
處士□□子德
處士□□子朝

此名下有今司二小字下缺故爲瞢郵今還官司某事也

以上存者一百字缺者以方位計之當是四十九字

第一行弟二字今拓本之稍舊者尚微辨右下又云碑陰完方綱按張叡齋云右題名意止三層又云碑陰好人名二十行井井可見今所得一百六十九字又云其列名必有二三層此所存祇上一列下半埋入土者應尚有字此三條在一跋之內既云意止三層又云必有二三層蓋叡齋未見隸續致有斯疑也而叡齋所得正面四十三字又合諸趙冀所著二十六字又合其所著碑陰之百字故云所著者二十九字亦因未見隸續而掇拾未全耳

又按吳山夫既依洪續之文而亶芟去後半以爲傳信者此吳氏之失也至於處士呂林或未必是林字既是今石所無則第据著録以爲信者亦未可執也

補全今石所見漢尉氏令鄭季宣碑

行仍空

行　五竹之者五字洵所當見也自此字以下則新并出土之上一字洪氏所闕今諦審似是緯字耳

行仍空

行　乃此字在四行可躍下空七格之下一列其左半不可辨

行　郎中此二字在五行奇字下空六格之下一字

行　帝口特此帝字在六行我字下一字也此二字宜洪所未著

行　又此字在七行賤字下空一格之下一字其左半不可辨

行　豹此字在掠如字下

九行脉下仍空

行　汏此字在沙字下其左半是水旁又此下空五格之下一字隱隱尚露上半是倩字

行　協此字在神人下也又此下再空五格之下一字是之

行　門門內有畫與否不可知此在當字下

行　軏此字在軏路無下約娖此二字在軏字下空四格之下一字洪所未著也

行　之殉此二字在子車下

行　君德伐石德字尚在原出土內而拓本不見久矣今幷高始見之

搗此字在伐石下空二格之下据洪是搗也然驗石乃作搗蓋搗之或體

行　纛搗下空一格之下

行　庭帝在堂字下空十四格之下

行　吕洪迹此三字在賴祉下空五格之下洪氏但有迹字其吕洪二字洪所未著

十六行仍空

右新并出土鄭季宣碑之正面凡增補廿有四字

此內洪所未著而今見者九字

碑陰

行之下一列

濛口甘鄆

十一字洪誤今正者一字凡兩面新并出土石本增出八十一字內補正洪氏隸釋十八字

錢唐黃易跋云右碑在濟寧州學戟門之東正面向壁下半久埋土中康熙年間淮陰張力臣作釋文已稱碑字半沒亟宜出之乾隆丙午夏翁覃溪詹事欲易搨致碑額碑去壁不盈尺工人伸紙頗難上方卻深寸許額字不復見詹事復趣易并碑甚力工師見石質鬆裂不敢移動易銳意辦此畏纽索百指一心出土無損作二石柱夾之嵌置堅牢兩面皆露數百年沉埋之蹟一旦復見真平生快事也凡全石高六尺寬三尺并鐫跋碑側以志之

附碑側新刻字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正面向辟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綱欲顯全文屬衛河通判黃易并碑向外乃與知濟寧直隸州事劉永銓州判王所禮成其事碑字復全殊可快也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黃易題記

大興翁方綱餘姚邵晉涵吳張塤

李東琪同來

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
隸額十字二行文作黑字凸起字勢大小參差至為古雅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徵靡不貫綜久斿大學藾然高厲為於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亘史主簿舊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丰廿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郎中遷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屯守元武慼哀悲慟加遇害氣遺疾隕霣□□□□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茅相承亦世載德不忝□□□□命□不竟台衡蓋觀德於

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師旅□勒屯守舊威□武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敷燿□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咎癘乎哉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裹傷愴遠近哀同身役□□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三寸廣六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亟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云西弟一碑是也碑凡十行行三十一字額下有穿穿當碑之正中文在穿下十行皆不逾穿之左蓋甫及碑石之半云其左半石上無文

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漢書儒林傳曰申公呂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又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至韋氏章句之目則史所弗著惟見於是碑而已金石之功豈淺鮮哉

是碑敘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而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其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為

金石例者潘文僖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證其本始黃梨洲之文而於漢碑亦未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必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之文有所稽攷也矣

碑以如為而仁如不壽者仁而不壽也此亦如而通用之一例歟即敷字匹字慟即慟字

是碑之書孫北海賞其簡質而牛真谷病其板拘予以為字畫差小而道古瀰出他碑之上不特不

病於板拘即簡質亦尚不足以盡之耳

漢故郎中鄭君之碑

篆額二行八字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毆陽遂窮究乎典籍雁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晉鄧五官掾功曹衛上清白自脩犯顏謇悍造膝侻加成吾吕此服之邦后珍瑋吕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中非其逆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四日遘命

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所共哀也故建共墳配倉斯壇吕慰考妣之心鍾鼎奠銘昔姬公武弟述其兄綜宦□□行吕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惠頤親詣弟雯恭一敦義迸慔式從政事上忠吕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隆孝罔極魂而

右是碑之上段止見每行十九字之本也自氒隆四十二年吕前所拓之本皆止於此蓋其中段尚埋土中未出也而其間就近今所拓又微有辨者弟二行籍字全見膺字猶見上半者舊拓也蔣字止露其頂膺字全不見者新拓也計上段凡存二百五十四字又半字三此内洪氏所有者今闕其九四行酈以好方六行郎七行廿八行薛十二行竭力洪氏所闕者今補其二十行姬下公字綜下宦字吳山夫以爲上段每行只存十七八字非也

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上段本與中段相連石並未斷乃往日因石埋土

中只拓得其半耳似應合中段聯爲一圖然其中又微有拓本新舊之不同若聯爲一圖則觀者無以考新舊本之所以異故先以上段別爲圖其存

行　行　行　罥　行　行
字如右　則　推賢詩　貢清眇□　孫□也以疾錮

身痛如之何
毋年七歲而夭
琦瑋延㠯爲至亩
於戲厄哉獸曷敢忘

方術載礼則傳宣
帝用嘉之顯拜殊
忠直俯哭誰訴卬
靈亦歆斯勒

右是碑之中段六十字又半字五㠯隆四十三年

戊戌定海藍嘉瑄掘起入地之半凡尺許而碑所存於今之字止此矣先是雍正六年有李鵨者於濟寧學泮池左發地得是碑最下一段今別爲圖於後而李得下段時不知有此中段也蓋土人相傳以爲中段已亡而今一旦掘起并高始知此段實與上段相連也

右是碑之下段雍正六年出土者凡二十字又半字四牛氏金石圖所云李鵨於泮池左得殘石高六寸闊一尺六寸因移置於碑旁者是也

洪氏隸釋所載全文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殿陽遂窮究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智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㠯衛上倩㠯自修犯顏謇愕造胰侚

辭加吕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邊遁退讓當吕此服
之邦后珍瑾吕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貢清眇冠
乎羣英惠能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詒拜
郎中非其好也吕疾錮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
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
是后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見
於齠毳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共
墳配食斯壇吕慰考妣之心琦璋延吕爲至惠不紀
則鍾鼎奚銘昔姬□□武弟述其兄綜□□□□行
於莫陬歐鳥敢忘乃刊石吕揚遺芳其聲曰於惟□

中寔天生惠頤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礼
則傳宣孔業作屮模式從政事上忠吕自勛貢計王
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雅意色斯自
得乃遭氛災隕命顛伬家失所怙國亾忠直俯哭誰
訴仰嘯馬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
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郎中鄭固碑牛氏金石圖云阆二尺厚六寸牛氏又云高四尺二寸此乃專就從前所見止上半每行十九字之石言之未可以為定式也在濟寧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亞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云西弟二碑是也蒙額下有穿文十五行行二十九字

山以今所存石別為題目其額則未之見

山王氏之

九世

衆　甘郛之乚強

一哼步　亻曰王　武

溺而濡足至孝　白二十

夏甫舉孝廉武　令
曾丿祠恭　士
已祔塋于京師少
阝大守自高平
宗直道台
子劝海府丞八子当
茂举孝廉　令丛
仇牧之心　不
弱弟居荒
君功　去
所莅
辰也
氏氏
右滕東令王君廟門斷碑見存之石凡十八行五
十九字又半字三十二而已乾隆四十年歲在乙
未夏四月之望濟寧李東琪得此石於州學戟門
内大成殿西階下古槐之根驗縲續知是此碑題
記於石後秀水盛百二為跋
洪氏縲續滕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二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下闕

九世口口乃復闕聲下闕
衆勝邯鄲之圍強下闕
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武下闕
弼而濡忠至孝昭二年下闕
夏甫舉孝廉武口令下闕
曾字林恭博士徵陽下闕
已後塋于京師者五世下闕
陽太守自高平就學下闕
宗直道者率困而後下闕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下闕

茂舉孝廉為譙令去官下闕
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名下闕
弱弟居荒亂之中口鯨下闕
為郡功曹去官家拜下闕
令口所宰莅馳化如神下闕
辰也季世有一黄初五下闕
張氏祔于先姑仰堂宇下闕
右洪氏所載前碑一通今以見存之字合之為圖
如右
上闕念鼎足爰建時雖闕五字式不上闕魏后實天所援地

發屯闕三字　如舊上闕周服從此龍光文好俎豆武侯應
楊上闕十朱旗乃舉席卷三闕克成帝宇下闕路闕二逸
民闕三字　逸民匪彫匪琢闕哲闕二字　有虞顯允君子或
默或語上闕光隆前闕伊漢中葉皇極不建上闕我闕漢
闕聘闕車東帛有璉上闕庶績咸喜咨爾陽闕維上闕亢
闕允闕匪闕攸居闕二字　王所上闕空桑倫攸闕沖質闕
祚炎闕中徹上闕人闕得闕六字剋克上闕有馥其馨闕時
上闕哉宜闕帝庭內嘗機密闕
身歿名立永揚德闕顯上闕闕用闕康將和闕門剖符闕
景上闕來世饗

洪氏適續曰右隸故滕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
為額予新獲此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石
斷裂之狀上段十八行是叙事之文下段少一行
是四字韻語判然非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
匯而一之藏碑之家隨行剪貼故文意錯亂不可
曉解其所叙有兩人舉孝廉者有以博士台者有
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郎為譙令為郡功曹
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嗇字孙恭下云凡所宰莅
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語有身歿名立
及剖符字蓋謂最後之人張氏衎於先姑疑其正
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有邯鄲之
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闕字　魏后實天所授
繼云文好俎豆武侯應楊朱旗乃舉文成帝宇則
其人仕於魏初也中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云
冲質闕祚炎闕中徹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
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
所叙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祔而以廟門題其額
必是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冲質之文
却有魏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滕東是其
祖廟沒於漢代者乎隸釋目録曰隸釋書成十年

再因考古始知滕東廟門是兩碑也
方綱按後一段石今不可見洪氏云下段少一行
蓋是十七行今亦無從而畫其限矣婁氏黨隸字
源云喜義作熙蓋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喜通
也其云克成帝宇者僅見於洪録雖未知拓本若
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充誤矣
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十也
碑有黃初五云云則是碑立於黃初五年之後是
魏碑也以其著録猶云漢故滕東令故附於黨金
石記○洪氏適釋採趙氏金石録謂滕東令廟門

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隸續仍載此
故廬江太守范君碑
右篆額二行十字末一字存半乾隆四十三年歲在丙申夏六月滕州人崔儒昨得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今在濟寧州學宮戟門內

碑載隸釋第十九卷洪氏云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名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漢至廬江太守亦魏碑附錄於漢刻後

廬內之由變而从囚范內之巳變而从巳此在隸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吕後書體之濫觴也

子既得是碑額之後八年乃得見宋拓碑本今錄於此

君諱式字□□□□□□功存有夏以下闕者
□□□□感靈壖之不嚮思隆懿模以貽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祉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郃等僉以為君雖煇名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壖

亡口儀問靡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揆景行刊銘樹
墓以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允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
祇道之訓邁德徵猶鴻漸口奮穆彼夸毗資此醇懿
以文會友以仁翼十敷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
民之攸壁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允胙亡紀
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口以永遐祉詒厥孫謀
耀于萬祀

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三十三字第一行君諱第二行士禽第三行之殊第四行不入第五行甸接第六行鴻奮此間似再有一行第八行廬江清源第十行常山第十一行其猶第十二行遺告第十四行翟循第十五行述遂第十六行於昭第十七行謀燿然鴻奮至侍夸第十八行昊天第十九行守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標本侍字不斷直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尚有闕也又再起一行若史字至遷字纔三十一格而標本廬江之上又尚露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所据亦是當日標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行三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未能定也

命族句下有貤字當是實此洪氏所闕者今補之

潛心坐臥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此非他碑在灤末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壬申是碑立於所立可以傳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況李嗣真在唐初負藝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金石錄始駁嗣真之誤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原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為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為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為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

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邛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漶末一時隸法大都胥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邛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即指爲率更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較耶況即同出一手而應制莊敬之體與得意時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岳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据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槩不足信此語若以評唐宋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刻每條下皆系一語云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弟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源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秘筆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隸之接續者未易語也予嘗謂漢碑自以韓勑郙閣禮器碑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俎豆焉是碑既見推於李嗣真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者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而皆化爲性情恣睢何南對史陵云此法變不可以教人者正不外是也中郎爲漢隸大家舐借此梯栈以窺見一斑其於書學或有裨乎今必謂指中郎書者無所考据而彼駁之疑之者亦何嘗有所攷据不過一侶百和好翻前人之語必欲使漢隸

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罪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品之語以為是碑定評而予之得見是碑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他日見小松未谷當面質之

洪云嘖即賾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九家作冊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曰化在嘖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故云化在嘖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

○惟中□□□崇高神

君冢土□□岱嶽氣寂純冢土之係之□□□

○潁川大守京毛杜陵
朱□丞□夏□麦□□
監□府掾陽□□□□
丞河東臨□此下闕字或四或五不可知
臨□張嘉□□易□□
史□□□□鄉三老巖
壽□□□□佐石副毒
崙高亭長蘇重時監少此字上半如此城是之字然宋敬定
陽翟平陵亭部陽陵格
王孟功□車卿王文□

潘□□□□共□□
陽□□□□陽□□
君□□膀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人庸此可計行下闕幾字不
人諸師此不可計行下闕幾字
眇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右嵩山太室闕文八分書二十七行每行約九字亦有行十字者顧氏金石文字記云在開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元初五年四月刻

嵩山三闕惟太室闕字差小前銘後系官名各以一圈標累於首亦金石文所罕見也三闕歐趙洪皆不著錄近人顧亭林王虛舟吳山夫牛空山四家始錄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闕牛空山金石圖概以爲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略王虛舟改正似祀二字甚允若第四行源派下一字王所錄亦未雍也第二行冢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亦未敢質其必然也並即普字誠即戒字崇即嵩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字乃有嵩字注曰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王虛舟謂此碑每作波法皆雙鉤此非也蓋分隸至末筆捺脚承接通體之勢故較他畫倍加寬濶而鐫刻之痕日久漸露中央黑地遂若有似於雙鉤者實非雙鉤也禮器碑陰後銘此正在太室額字之下蓋前銘在額之前也前行極細不可辨

此行全細不可辨

光四年三月　延此字在行底
□孔子大聖
潁川大守楊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官□廟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縣
此行全劒
申□懷
此行全劒
□辭曰下空
□二中嶽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蘋乎
此行全劒
農祝此在行底

然□庭京雒索□□隃此在行底
所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王命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此行全劒
雨□此在行底
亇子此在行底
亇□此在行底
所亇可不此在行底
亇王此闕畢
字此一行當是撰物字人名

右約四十餘行有界紋其行視太室闕前銘稍狹而字長篆中帶隸剔刷已甚不能多辨矣其文亦前叙後頌太室闕額正當此文中間之上方其額後空處畫數獸

此文從來不見於著錄牛氏圖亦無之先是黃小松札來云見此拓本略摹數字見寄未之詳也逾月畢秋帆中丞於中州拓寄此本連上方之額刀知是太室闕之後銘而小松屢拓本適亦寄來二本互對纔辨四十七字耳

此段與前銘同勒於太室闕間即以歲月亦居前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

額云少室神道之闕六字篆額三行陰文

銘之後則題曰太室闕後銘亦自可通抑或目曰

此一行空鐫字

□鼓林莖

縣日月而

此一行空鐫字

三月三日

鄧陽城縣

興治神道

君丞零陵

泉陵薛政

五官掾陰

林戶轑史

夏效盥廟

掾辛銤長

西河圜陽

馮寶丞漢

陽葉祕俊

廷掾趙蘇

戶轑史張

尋將佗掾

嚴壽廟佐

向猛趙始

右嵩山少室闕文碩氏金石文字記云在開封縣西十里邢家鎖葉井祠嵩陽石刻記曰所刻承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啓母廟延光二年立知此亦與同時所立也

金石文字記曰此闕有銘詞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方綱按今可辨者尚有七字蓋碩氏未見蕞條二字也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亡其上一層矣

方綱按此闕既亡其上層則三月三日之上其爲年無疑雖蕞井斌之說亦可通然文與事非親見者又安知其必爲一年所立乎王虛舟遽謂同時所立故不須復列其年殊涉武斷

蕞井斌以爲二十一行然今拓本實二十二行每行存四字其空無字者三行拓本之字僅十九行不得以地名泥之矣其緣法則是東漢人筆無疑也桓或是查紆字當闕以俟考

而已然今所拓本注往不損後三行者非足本耳

于得此銘足本十九行之後即接圓幢畫象也

蕞即叢字說文新附字蕞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蓐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少室東闕題名

泛孟李陽桓仲

潘除鄰孟桓盛

潘陽口文令常

紆口口重令容

右隸書四行行六字每二字爲一界格在少室神道闕之東畫像之下牛氏金石圖謂之少室東闕題名云高一尺闊六寸刻文窅下前人皆未及見而表之者維陽董金甌相面也東闕刻文皆北向

牛氏凡闕五字于以拓本諦審其首行第一字尚露其半當是江字弟四行首一字全具是紆字其不可辨者三字尒然以漢人題名之例必先書郡縣而後及其姓名字此刻則似無郡名泥之矣其緣法則是東漢人筆無疑

空行空上層無字

小口陽

口口開母廟壽

口神道闕時大守

口口朱寵丞零

口尒陵譯政五官

掾陰林戶曹史憙

效盜掾陳脩長西

河圜陽馮贊丞漢

陽箕祓陂廷掾趙
□□□□邑訪百川柏慙稱遂 此處有界道道上下二層
□□□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
□□□功疏河鳳友九山墾旅
□□□文爰納汪山享奘出閒
□□□人宴勤斯民以心濟阯
□□□亞杞繪儛曆又纘亂爾
□□□亨於茲馮神獮波飛雉

□□□其庭原祥苻瑞靈吉梃生
□□□祕陰陽孫清興雲歸雨
□□□皿守□不歇比性乾坤
福祿來張相扇我君千秋萬祀
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厎後昆
□□□祕光二李　童曰
□□□北屋惠洋溢而淳優
□□□政剔文燿以消掩
□□□□□皇極正而帥休
□□□□穎敉整楙亏圖疇
□□□□□

行後有累道共肩銘一百四十四字內糢糊四十七字銘後紀年一行文曰延光二年延上糢糊四字年下空二字爲後銘重曰二字行凡六字後銘文凡十一行九行之後有累道上下通九行之前上層約止存一二字其上四五字皆糢糊九行之後二行則上下十二字俱全共後銘百三十二字六字爲句內糢糊五十二字（按前銘之後二行恩二字而虛肩僅見栢碼一栢也通計予所藏本前銘一百四十四字內糢糊三十三字後銘一石三十二字內糢糊四十二字耳柏即栢通栢字非耳矣予所藏本又視虛舟多出二十五字也）前系衡第一行虛舟未見陽字弟二行虛肩未見興字弟四行泉上當是陵字肩銘上層弟六字是防字下層弟四行山上一字實非漢字虛肩駁碩氏之誤是也弟五行上層首一字是三字弟四字是入字其弟三字拓本尚微露末脚似出字此句似是指三過家門不入事也下層斯民下是同字弟七行上層首四字景氏說嵩作聖漢福享未敢知也其弟四字則或是享字弟八行上層弟三字是其字弟十行上層弟四字說嵩作寧此或然耳後銘弟一行上層辟上一字當依說嵩作作字弟三行上層雖上一字說嵩作時字此亦或然

開母即啓母避漢景帝諱也靈吉挺生吉蓋借爲孚又借孚爲枝又借枝爲芝也累熹借熹爲熙也返之爲仮則說文佂云春秋傳返从彳也又以茲爲茲以骊爲翩以胙爲祚至於挺之手旁作木旁豈緣典嵩高山石闕銘

題依趙氏

□□□□□以前未知闕幾行

□□□□寺□五宿

卜□陵

□□□□开

熹平□□来

請卄□叩廟

興大君肆協

字率度自孫

郡主簿作闕

銘文後舉孝此間有累道

廉西郭長卓
終叙曰於惟
我君明允廣
淵學無游夏
適配撰文殁
而不朽實有
立言其言惟子所見拓本止此
何□□□□此一行上此一字據牛氏金石圖錄之也以下未知闕幾行

右八分書十七行從來著錄家皆所不載惟牛空
山金石圖載其文自典大君諱協句起云刻於開
止有後十行既而讀趙氏金石錄堂谿典嵩高山
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三年來請雨
嵩高廟按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
言改中嶽崇高仍為嵩高又蔡邕傳注引先賢行
狀云典字子度而延篤傳注作季度今此碑云字
伯并當以碑為正今見此拓本通計文十七行者
其前云□寺□五官中郎將□陵□□□□□□熹
平四□来請雨□高廟此五行之文髣髴可辨者
正與趙氏金石錄相合然此拓本後十二行內明
云字季度趙氏既引延篤傳注作季度而以此碑
伯并爲是則於碑後字季度之文何以默無一語
以此而推則恐趙氏所見拓本止有前五行耶趙
氏止見前五行而題曰堂谿典銘耳然後十二行實承前文
十二行而題曰季度銘之牛氏止見後
一貫觀其字季度上一行曰典大君諱協而大君
二字究未能解若此二字明白則前後文皆明矣
攷之後漢書延篤傳曰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
傳注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郭長風俗通曰
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

將唐與堂同也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隰陵今驗
拓本陵上一字微露左邑似是隰陵也郡國志潁
川郡陽城有嵩高山劉昭注山海經謂為太室之
山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冢以此核之則碑所
謂郡主簿者即潁川郡主簿也潁川既與陽城合
季度又與西郭長合似乎此季度者即是堂谿典
矣然是銘請雨嵩高及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
谿典等奏正定六經文字二事相合並在熹平四
年而延篤終于永康元年其受業於典乃在少時
且在其受業馬融之前況以此碑字季度者自為

郡主簿時作闕銘文此開母闕銘造於延光二年下距熹平四年相去五十三歲之久且五官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而先賢行狀及此銘皆僅言為西郭長不當舍其大官而專舉其微者合此數說則字季度為西郭長之一人恐未必是熹平書石經請雨嵩高之一人矣友人張石公欲讀大為太謂典之先人諱協字季度此則於情事時代俱可通然且無論先人無太君之稱而即以後漢書注明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又為西郭長又為五官中郎將則又似非二人者此條實應闕疑者矣牛氏

金石圖止稱季度銘者專就所見後段言之今既全得前文知其與趙氏所見無二雖典與季度名字尚待詳攷而是銘之為堂谿典請雨嵩高時所勒則無疑者也故仍依趙氏題為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尒

牛氏纂本以典為與以郭為郢以早為卑皆訛又景日昣說嵩云嵩山三石闕一題中嶽太室一題開母廟一題少室神道無題嵩高山者此祈雨銘詞或即在廟前石闕而封於苔蘚無可摹識卿抑別有闕石而時久隤敝歟景氏於嵩少石刻親為手剔考之寔詳而其言如此然則此刻見者信罕矣

趙氏金石錄云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章懷注引前漢書武帝紀中嶽改嵩高為崇高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後為嵩高今此銘乃熹平四年可以正漢史之誤方綱按堂谿請雨嵩高雖在四年然必其降勅改歸之儀成於五年故史書於五年耳安得據碑以駁史哉

詳味銘詞諱協字季度者為郡主簿在舉孝廉之前及其舉孝廉為西郭長而早終則未嘗宮中郎將無疑此必非堂谿典矣大君二字雖未詳其出處然此諱協字季度者必當是堂谿典之先人也又按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年七歲而歿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據此文以大君與夫人並言正是父母之稱當是漢時有此語耳碩不知後漢書延篤傳注何以有堂谿典字季度為西郭長之語若至熹平四年寫經禮兩其人尚在則已在其門徒延篤歿後八九年矣又安得謂為早終乎此亦當入兩漢刊誤補遺之一條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

長洲　顧藹吉　學

西嶽華山廟碑

篆額六字今所見者皮毛也楊侃所錄是二行廟字內月作月者省之省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僖曰山行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盾冥曠洽四嶽五岳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室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鼒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泾祀大宗承順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隆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像壁門曰望像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僭用正虛訖今垣趾營也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迹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

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脩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祠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崇山混華陽綱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方王帛之贄禮與岱亢六樂之夔舞以致虞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無命斯章尊脩靈基肅

兩漢金石記卷十　二

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過襄凶札擊斂吉祥歲有豐民說無疆袁府君到欽若鼎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汝陽人孫府君諱琛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俞人丞張昺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源長京毋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脩察書刻者潁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郭君惠

右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其石已亾都南廒

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蓋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還定為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尔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詭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久不見於著錄華陰王無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据乎

是碑石既不存拓本亦久不見於著錄華陰王無異藏本予向所傾想而未見者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無異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偕来齋中殫十日思力摹為冊此本自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仌伯仌伯歸泾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者請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是帖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字無異歸山史康熙八年携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歸歙之何氏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廬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鉤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南原縣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犖得其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藏本也予既偕竹君此本摹之亦遂信為即商邱宋尚書犖得之即無異金壽門雙鉤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本所闕之字此皆有之因更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對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時重修嶽廟石已具矣會有疑其贋者阻之遂不果勒）既而以商邱詩校之則所謂宋捐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頗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弟三行首歲字八行末

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市三字遣書佐書字又鄆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行皆掇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第三跋云近得十二本自補損之濃）是商邱本闕十字與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尒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為疑矣春秋傳字墜臨正同而碩不錄者偶失之耳子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商邱闕十字之石本未得親見一對臨之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鉼延平劒合終當有日尒（姜名任脩）

（如皐人雜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

三原王焯跋王無異本時為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金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嶽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訛）已轉畀淮浦張力臣子訊之不獲浦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邠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肖中書授王無異本後題云小華劉僩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傍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且王虛舟壬辰選館尚於宋蘭暉檢討齋中見之云蘭暉靳弗肯借此是康熙五十一年事而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邠上周儀一家其非宋傍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兵全謝山鮚埼亭集跋是碑後云竹垞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子家所藏為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

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太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予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云地震後古碑大為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為可信

洪氏繹續云袁逢修華山廟碑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袁府君廟巷明神及京地勅杜遷市石皆平闕高祖太宗孝武竝高出一字有紋如碁局據此

以圖碑制則末行之末恰至石趺而止也然末行末張工下一字君下一字其氏皆云闕而今諦察拓本尚隱隱可見也

碑以鑒為監享為烹此洪所未釋者又以玉為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攷楊著楊統諸碑皆然是玉玉通用漢人類如此矣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字原舊刻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有此說也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

而其來亦非一日矣

朱竹垞於漢隸最推是碑以愚平心論之則漢隸自以禮器碑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劃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是碑為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至者也

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篆額　昌第一行未見

君諱承字惟尧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冣子右冣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昌第二行位名豐其厖是故寵祿傳于歷也帶黻著于盭室君昌第三行明成化已灾知府秦民悅政下半為後人摹刻鍾其美受性淵懿舍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厘奭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智鄰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異州從事所在執慝彈糾柱忠黎清肅進退以禮允道驚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傳胡公歆其德美舉拍俯就羔羊在公四麻歸高除淳于長剖官正席流恩衰譴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轄軒六驄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踵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昊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辭曰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緌先軌積德勤約燕亏孫子君之羣惑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別庶同如蘭意顏未止卑遵寃友不終其紀夙世實祚卑虒鄰寶抱器幽潛永歸高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銘後不朽

夏承碑凡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因治河得於土壤中者建寧原石也隸釋漢北海淳于長碑圭首隸續云淳于長碑圭首於左其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二十七字按隸續所圖額三行九字一方微偏在左穿則在額之下蓋穿當額之偏右而文之中上有畢二重自右周之上有黑字其文十四行明成化已灾知府秦民悅政下半為後人摹刻

者即朱竹垞所謂土人重墓者也此成化本也跋云仆於後堂復樹之東陽唐跋云秦公建爰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則仍是原石耳○吳山夫云成化本不知何時淪沒嘉靖戊戌掘地得之求索者衆郡守唐寘即碑其石後守唐曜又重刻于漳川書院跋首此碑而竟不可得閶城有故微其辭也汪上湖云乱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嘑留意此一面不必拆脩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嘉靖乙巳知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則又取成化本重勒者也其額篆字亘書碑文後有淳于長夏承碑三篆字又有淳于長夏承碑六字又有淳于長夏三年蔡邕伯喈書九字皆正書其碑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後小楷書四行云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宇書亦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後小楷書四行云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其碑何自來其可考口永樂七年冬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泰公民悅復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繯懸棺而入分字畫奇古信為神物無疑距今幾十年海內口口口口石口口口嘉靖癸卯築城之役為工匠所毀越二年余來守鄖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真亭中口口口口歐陽子集古錄漢石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至千卷自以為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五百年獲見古人不及見之完碑不可深惜耶今臨刻道勁不失漢風骨是作佳觀它時興作者他山之石何讓口口碑也哉嘉靖己巳五月望南昌唐曜○汪上湖云是碑今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院者是也乱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眎中闕三十字即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政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得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本則此三十字具全虛舟自政謂所見元

揖則何屺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既明胡玉筍二本詳跋虛舟之跋畢既明鉤本即楊景西本云闕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胡玉筍鉤本與何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歸然竟完以此度之蠭似畢既明本為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子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既明後有豐道生跋蓋從宋搨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一百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為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洪氏隸續以原石行數位置列為圖并以今本圖附于後而以今石訛誤尤甚者一一記出按其行列攷次曰是而知此碑之先後原委其為三本之同異亦可以了然無惑矣是碑前人著錄其可疑者數條謂成化時所樹恐非原石者碩南原汪上湖說也謂積行當作積德者徐墣長說也謂成化本已有訛字者吳山夫說也謂王秋澗臆度為蔡中郎者顧南原王虛舟說也按王秋澗集跋蔡中郎隸書云中郎本取秦相

斯大小篆為八分實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眞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鮀神牛鬼罷貙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觀（至元辛未是元世祖至元八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也趙明誠金石錄云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今合秋澗之言審之知原石字全者為宋拓無疑矣）初未嘗有在廣平府學之語顧南原汪上湖之疑蓋誤讀金薤琳琅耳（詳見後條）至於積德勤約則原石重刻石皆然其訛作積行者則或是著錄家從金薤琳琅諸書抄寫致訛者也而徐壇長謂

原本德字雖損然行下心字可辨則壇長所見是舊拓之下半已損者也何義門云近者子得丹陽孫仲墻藏本所剔損者僅二十餘字又在子擴所得之上（都元敬所得江陰徐子擴本子擴名充號雪山著暖姝由筆一卷）是皆謂原石舊拓下半已損者而拓之先後有不同也其摹刻之訛字則成化本與嘉靖本蓋皆有之雖上半亦間有數筆之訛而下半特甚爲顧南原既云所得本與都元敬同而以所摹諸字驗之皆仍嘉靖本之譌則是南原不特未見建寧本抑且未見成化本也（詳見後條）

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廣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脈中閱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伯喈此書謂之芝英體乃八分之奇品也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人重寫頃加肥潤而吾鄉人多宋搨石者耶是本乃宋搨無疑矣（趙明誠金石錄云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今合秋澗之言審之知原石字全者為宋拓無疑矣）初未嘗有在廣平府學之語顧南原汪上湖之疑蓋誤讀金薤琳琅耳（詳見後條）至於積德勤約則原石重刻石皆然其訛作積行者則或是著錄家從金薤琳琅諸書抄寫致訛者也而徐壇長謂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為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頗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即楊繩祖字子俶臨一過恍然有得因識數語以歸之其世寶藏康熙乙未長至後二日高平楊繩祖題

則虛舟所見亦即此本然虛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仁判史胡玉筍之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則山夫所得之豈知言之遜歟義門云碑字未嘗怪譎者此言是也按洪文惠隸釋初不云中郎書虛舟跋則援隸續語謂非出於本碑者皆不足信蓋其指為中郎書者一出臨汝帖一出王秋澗集也而是本後

豐道生跋亦遂斷以為伯皆芝英體是皆不因廣平重刻本後有蔡邕伯喈書字而傳會者明矣予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於本碑者而信之乎至於中郎之蹟在東京寔為有名則諸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隸勢云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詭靡有常制又竇臮述書賦云縈戟彎弧星流電轉皆與是碑相合又李陽冰云蔡中郎以豐同豐子又嘗以克字有黜證聿山碑目為中郎書者未必皆無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為隸書圭臬其有目為奇怪者未可以為信矣此吳門陸謹稽之談也至於芝英體之說則洪引庾元威語謂

為其間之一體初未嘗定指為芝英也攷庾元威書論有屏風百體間以朱墨采色不著其狀是碑體參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乃古今書道一大關捩豈可以元威所名百體者名之乎豐跋所云中父者華夏宇中甫別號東沙無錫人豐道生嘗為作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者是也賦後題云嘉靖二十八年歲在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日在參前進士天官尚書郎南禺外史豐道生人珊著正與此碑後跋同時所作然則此本是錫山華氏眞賞齋藏本在當時最為烜赫著名之蹟今不知其為眞賞齋右軍袁生諸帖彪炳天壤而是碑獨不見稱即虛舟山夫諸先生亦不知其為眞賞齋舊本良可欷也徐芳遠名蘭號南塘鄞人累舉不第八分初法淳于長碑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程南雲並馳都南濠云徐蘭與豐坊同時所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拯者也子往年既摹二鉤本今見此宋拓本然後知二鉤本皆土木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為隸書圭臬其有目為奇怪者未可以為信矣此吳門陸謹

庭所藏不遠數千里持以眎予爰為考論其本末借臨十日而歸之

何屺瞻所藏是孫仲墻本闕二十餘字者今未見其拓本亦無雙鉤本楊景西本即豐道生跋本闕三十字者今見其拓本并有其響搨精本又有其雙鉤本（即吳山夫所雙鉤本也梁跋謂山夫從虛舟手摹得者蓋山夫從虛舟手鉤之一本也）胡玉箇本則虛舟所言不詳不知其所自來乃是通幅無闕字者今未見拓本而有其雙鉤本（後有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四日此山王澍臨所題）三本大略如此碑圖及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

不知漢人碑額無稱名者虛肩蓋未之考也
是三本者皆近日著錄家所見故列次之外此則
惟明江陰徐子擴為都元敬雙鉤一本中闕四十
五字其本今未必有知之者矣

成化本上半段是原石考

子既於辛丑春得見吳門陸謹庭所藏宋拓本借搨
而詳考之知是明錫山華中甫氏眞賞齋嚴烜菉有
名之蹟為謹庭跋于其後越三年謹庭復以計偕北
上集話予詩境軒語及是碑之妙而是日宋芝山適
以其友瑛君所藏一本相貽即成化本也此內可與

今廣平碑對證其訛謬者凡有三焉一則原石汎字
成化時鑿訛者嘉靖本亦因之以訛如一行弟也累
二行歷三行書篤覽厚藝四行掾功曹上計守令異
五行乞道萬愛克六行羔羊四府歸七行俗改易轄
軒六八行六建寧三年六九行右百姓號呶若喪考
妣十行曰十一行羣十二行質同如蘭意願十三行
永歸凡五十八字是也二則原石模糊字畫不可辨
成化時尚不甚訛而嘉靖本加之訛者一行將二行
傳三行靡五行禮六行俯就七行化風八行十十行
衰辭十一行軌積德勤約燕十二行慕前十三行抱

罟幽潛凡廿三字是也又有成化本上截之字有略
近模糊而嘉靖本訛者二行爵四行恚八行爟凡三
字是也其餘則與建寧原石本竟無少異則成化本
即建寧原石而下半為後人摸刻之誤無疑矣自成
化十五年巳亥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凡六十五年
而為築城工匠所毀遂有其又明年乙巳之重刻則
是成化本存於世者等於原石之艱得矣予向來亦
疑成化本為秦郡守民悅所重刻非建寧之原石蓋
因何義門汪上湖二先生之說而致疑也今見此本
反覆研究而知其不然者義門云初翻本亦作勤約
豈知成化時只有下半截之鑿壞而非通體重刻也
若果成化時已經重刻其與原石相同之字必不脈
如此堅栗與原本逼肖假使其成化時之刻工選石
鳩材即脈如此逼肖而何以成化已亥至嘉靖時纔
五六十年之間即已有下半截如此汎蝕之多此則
成化時所重立即是建寧之原石不待辨而明者矣
至於汪上湖之疑蓋本於頃南原隸辨其說謂秦民
悅所見碑在府治而元王文定公秋澗集云在府學
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

矣此語又大不然按王秋磵集跋此碑初未嘗指為在府學也乃都南濠金蓮琳瑯引秋磵此跋其下云碑在今廣平府學此句是南濠語非秋磵語上湖誤讀此文遂謂秋澗時已在府學因疑秦守所樹未必是原石譌矣況秋磵元初人元初此地仍曰郃州後乃升為廣平路亦無府字至明代始有廣平府之稱秋磵何由而有廣平府學之語乎秦跋云成化已亥此碑仆於後堂復樹之東隅唐跋云前守秦公民悅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據此二跋則成化時止有重立之事而並非重刻也即下半截之重摹鑿失

亦非必秦守成化時之所為蓋成化間重立此碑不過因其仆地而建亭扶植之不但未嘗重刻抑且未嘗摹鑿下截其摹鑿下截蓋在成化之前不知何時何人所為非必其成化時所重刻也至於義門云初翻本亦作勤約此語實為不誣子見朱臥庵所藏本正與成化本同而上半所存真本之字則過於肥穠即如弟四行為主簿為字上半向外一點與中間長撇之尾皆極麄大露鋒與原本實不相埒而銘內却作勤約弟約字已變圓體與原石勻字方折殊矣其下半重鑿之字亦與瑛君本同据此言之則是尒時又別有一重刻本也然此重刻本實在成化本之後蓋以上半諸字過肥失眞知之也都南濠金蓮琳瑯引秋磵此跋其下云判山西宋孟清言府學復有一碑與此相類殆即此本之謂歟

成化本闕一百十字考所謂一百十字者凡有二焉一曰卻而未訛弟一行將弟也累葉弟二行祿傳于萊弟四行揉功弟五行禮弟六行俯弟七行月弟八行人年五十弟十行哀其辭弟十一行軌積德燕之弟十二行慕列庶弟十三行抱器僭凡三十二字或卻其全字或卻其半字

者也二曰卻而已訛弟二行歷世弟三行尚書兼覽牽藝靡不弟四行曹上計掾守令與州弟五行乞道薦愛先人後已克弟六行就羔羊在公四府歸弟七行化行風俗改易輜軒六弟八行有六建寧三年六弟九行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弟十行曰弟十一行勤約于孫子君牽弟十二行前賢同如蘭意願弟十三行幽永歸凡七十八字合二者為一百有十字也此一百十字皆在碑之下段然弟一行末牧字弟六行末高字弟十三行末蒿里痛字凡五字皆不訛不汚也嘉靖重刻本既改易其行次而此一百十字中

又有考以原碑改正其訛者十二字又此外別有訛者又三字今人多見嘉靖本不得見成化本是以所謂一百十字者弗能知也王虛舟乃以為所得雙鉤本與秦跋關字合不知秦跋所闕之字虛舟尚未之詳考而奚以知其合否乎

都南濠本闕四十五字考

吳山夫云都太僕家本闕字四十五謂是舊搨頗南原家本與都正同然隸辨所載與作龔羣作群之類與宋本乖異則頗氏所有殆重摹本也愚按都太僕所謂闕四十五字之本當是其拓本偶闕四十五字

耳非石所原闕也而頗南原乃云子家有雙鉤本亦止闕四十五字為勤紿亦作勤約疑即都所藏本夫都太僕既未明言此四十五字為某某字矣則即偶同闕字之數者豈必其即都本然此亦不必深辨也姑即以頗所摹於隸辨之字驗之蓋秦郡守所云闕百有十字者今具在也然其中有別焉有成化時石已泐蝕而未嘗鑿訛者有已鑿訛者其已鑿訛則訛在成化本而嘉靖本特踵之耳其僅泐蝕而未訛則訛在嘉靖本矣顧氏此書於碑下截之百有十字中沿重刻之訛者甚多若吳山夫所舉羣字巽字特嘉靖本之踵訛者耳此猶可曰顧氏所見或是成化本也至於一行將字凡此所云第幾行者皆據漢刻原石行次言之二行傳字三行靡字五行禮字六行俯字就字七行化字十行哀字辭字十一行軌字積字十二行慕字前字十三行幽字潛字此十五字皆成化本不訛而嘉靖本獨訛者則頗氏止見嘉靖本併成化本亦未見也明矣而豈得復云有所謂雙鉤本皆在石之上半截然或為之解曰頗氏所得雙鉤之是以頗氏不得已而於下截勉強就嘉靖本以成之假若果如此說亦

已於所云闕四十五字者不俾矣然而尤有可異者弟二行爵字弟四行匡字弟八行孅字此三字却在石之上半段成化本並不訛而嘉靖本訛者乃頗氏一依嘉靖本摹之則其通一碑全賴嘉靖本為之圭臬矣而何得有雙鉤本云尒乎不特頗氏果見闕四十五字之雙鉤本斷不肯出此即使以婁氏字原所摹諸字一一驗而為之則亦必不敢出於此而今竟據拾後人最謬之字目為漢碑之書在成化時鑿補下段者土人也不足責也即嘉靖時摸勒全碑者亦匠役也不足責也若以學人而欲是正文字則如之

何而可出此哉吾是以不得不詳著之至若第十二行頤字頎氏所摹與嘉靖本不同則豈所得雙鉤本止此一字與漢刻相合此字頎氏所摹右半近合而左半仍沿誤亦必無是理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隸釋考

眞賞齋本關三十字化本關三十字正有疑之者曰中關三十字化行至十有恰三十字合嘉靖重刻本一長行之字數蓋以隸續攷之淳于長碑十四行行二十七字而嘉靖重刻本則十三行行三十字也子應之曰漢刻每行二十七字參差數

也不得而混同者也至於嘉靖重刻三十字之數則整齊易於混同者也安知非裝冪成冊時以每行五字每葉六行為式恰失去一葉即是三十字矣亦豈必因尒時有新刻本而始如此哉今人習見三十字之行數遂不覺耳豈可執此以疑古刻乎此本豐道生跋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其時嘉靖新本刻甫四年未必即能冒亂眞本也豐跋中所稱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而吾鄉徐芳遠遂以為法蓋即謂土人重刻下截者尒乃併其通體而譏之則亦豐氏持論之過耳

隸釋考卷十

地重刻者也顧南原自謂所得雙鉤本疑即都元敬本而以今重刻十三行者為失眞然其隸辨內所採之字皆是今所行嘉靖本之惡札則是顧南原所藏者是嘉靖刻之初拓蓋其中道勁之筆尚有存者顧遂信之登諸著錄耳子所得搨碎爛一本是百年前拓者而尚非嘉靖原本今日以所見四本並粘冊諦玩之止一本最舊者神氣遒勁當即是顧南原所據之本耳何義門云夏承碑新翻本較之李明吉所得翻本尚不如也此亦一證也

華山廟碑雙鉤本記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既而知為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為雙鉤其本寄于蓋未剪標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蓋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子向見標本未之知也額右云劒南西川節度使撿挍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此間闕幾字不可知度□此闕不可知□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

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下闕此二段文字後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璪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道此撥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而後之文此皆自前碑內樂奏六歌句下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瓢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壬子入內□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往原朝謁會放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

此上列之十二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三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四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五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六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七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八行全不可見
此上列之十九行上闕不可計千
此上列之二十上闕不可計□曹史蓮勻□□千
此上列之二十一行上闕不可計池陽□□千
此上列之二十二行□倉曹史睒普楊仲千
此上列之二十三行上闕不可計雲陽□□千
此上列之二十四行□曹史□□千
此下列之第一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第二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第三行議曹下闕
此下列之第四行少府史下闕
此下列之第五行教化史下闕
此下列之第六行持事掾下闕
此下列之第七行高陵守下闕
此下列之第八行持事掾高下闕
此下列之第九行故□□孕長下闕
此下列之第十行上闕不可計掾孕下闕
此下列之十一行上闕不可計池陽吉亠下闕
此下列之十二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十三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十四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十五行上闕下可計勻下闕
此下列之十六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十七行上闕不可計掾萬下闕
此下列之十八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十九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二十行上闕下可計曹下闕
此下列之二十一行上闕不可計掾曹下闕
此下列之二十二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二十三行全不可見
此下列之第二十四行全不可見

碑側

郡令翊方臨戎孫羨闕六七字送事永壽二年
翊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大原陽曲長迺熹四年

九月乙酉詔書遷卿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
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来世之未
生謹出錢千百□者下行自紀姓名
卿守永臨晉張曜孚元德五百　守左尉萬年長沙瓊子君平五百
卿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
右左側之上層凡六行
卿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
卿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
卿門下功曹裴篤伯安三百
卿門下游徼許惰功上三百

右第二層六行
卿門下賊曹白餘子□三百
功曹史上官才□曹三百
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
集曹掾馬津子孝三百
倉曹掾任就子□□百
故功曹郭□□□三百
集曹闕字不可計三百
軍假司馬卿下闕
右第三層六行
逆掾位卿下闕
逆掾位卿張下闕
故文學掾卿李下闕
故文學掾卿下闕
右第四層止存五行自上碑之左側凡四層
議曹史蓮勻楊士三千
功曹書佐頻陽成扶千
騎吏蓮勻任衆六百
騎吏高陵□肆六百
騎吏臨晉□珠六百
□吏高陵張順六百
右右側之上層六行
高陵左鄉有秩下闕
萬年左鄉有秩游智千
萬年北鄉有秩畢奮千五百
蓮勻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
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右第二層止存五行
夏陽候長下闕
夏陽候長馬琪千

粟邑侯長何惲千
殳羽侯妻下
右第三層止存四行
曰上碑之右側凡三層
碑額題字
左馮翊東牟平陵衡君諱
□字□升以熹平六年五
月廿八日於□□□□□□
□□□祠出奉錢二百□
□□之禮
右額之右題
八分書五行
嘉祐庚子五月
蒼頡祠下
喬岳同過
汲郡呂大忠華陰
萬年朱吉打碑記
右額之左題正書五行
曰上皆在碑正面穿之上方
尹碩字村明
官張掖屬國
□□□
□□□
□□□

右碑陰額上穿之右邊八分書似是四行前二行今僅可辨十字字稍大後二行字稍小不可辨矣前二行明字國字字脚台下碑陰字將四行許之分際而其字與碑陰上一列之四五六士此四行頂首一字緊相銜接而國字右半邊勢斑駁望之微似羽字之半是以牛氏金石圖竟將碑陰上層弟五六等行故旹盜賊云云之上又多增一字或半字不知此乃上面另題之字也○首行尹字上或尚有一二字次行官字上亦或有字皆不可臆定今故止從此字摹之

乃設

象為

足後

右五字又半字黃秋盦寄書来云蒼頡廟碑陰穿之上尖角處有此數字摹以相寄秋盦此札甫至適又得見一稍舊之拓本則此數字之前後似尚有字而皆汮壞不可識矣乃字之前未知尚有幾行為字下似是劉字後上半字不可識後下似是世字就此數字詳其義似是乃設□□象為劉君□□以□後世雖不可盡曉然大意是為劉君作

也附識於此

右蒼頡廟碑并陰及其兩側凡四紙牛氏金石圖云碑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史官村正北五里許廟中西向又云高五尺闊二尺厚五寸然今以拓本度之其闊乃不止二尺則牛氏諸圖所載尺寸蓋有未可盡信者矣

是碑歐公僅得其兩側其目以為朔方太守碑陰者右側也趙氏不知何碑陰者右側也又目以為不知何碑矣而又離而二之其目以為熹平六年五月蒼頡廟碑者碑之正面也又目以為熹平六年五月蒼頡廟碑者碑之正面也又

目以為延熹五年蒼頡廟人名者碑之兩側也吳山夫金石文存云金石錄以為熹平六年予但以兩側有延熹五年字而定為桓帝時刻此語是矣然吳山夫蓋亦未審碑正面上方別有熹平六年字也山夫自謂所得四紙皆具先後不紊舉似古人不覺色喜而趙氏所見之年月吳氏猶未之見豈得謂之全乎然吳氏又幸而未見熹平之字不至如趙氏誤以後人題字之年月為立碑之年月也

是碑鄜令孫羙奉教於劉明府而立此石劉蓋治左馮翊也後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鄜縣注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真南墳高六丈是也鄜碑作御滌之小變也碑文首以劉君諱□又云劉府君大漢杖族漢碑之體多以祀典推重其使君也漢碑之在今日未有蝕泐如是碑之甚者牛氏金石圖所摹正面僅存不足九十字陰僅四十字今于以精拓舊本諦審之正面尚可辨者二百六字陰上下二列可辨者九十二字趙氏金石錄所載為百王作憲句憲字乃是書字之訛而吳氏金石文存竟謂碑與碑陰皆不成文乃全芟去而僅從

碑側錄之何也

碑文二十四行陰亦如之其每行字數則本自脩短參差極繚書變勢之宜吳氏擬以郃陽曹全碑猶未盡也牛氏之圖則無論穿上後人所題隸楷縣弗之及而正面誤以為二十行陰則上列誤作八行下列誤作十四行其漫不足憑如此

碑以未為末凡二處（碑正面十八行末造是末生又以偏旁玉為玉亦凡二處）其碑側內任下一字吳作魚歐作就似以就為是

則憙平六年五月趙氏誤据以為正文者也其二則無年月亦漢人題名無甚但此二段隸法皆與本碑不同耳其二楷則前四行自後而前是宋人題也其末一行則另一人所題不可知其歲月矣

郃陽令曹全碑

無額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兼乾之機剪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庠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今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

霧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為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奎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除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薨卒不副德君童齔好學甄極奎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重親致歡轉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柔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為治中

別駕紀細萬里矣然不謀異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沈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殺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突膿之仁分酏之惠坎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貫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囚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詖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荊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度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駭擾人懷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

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絕其本根遂訪故老商量僊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瘉旨大女桃斐等合七百藥神明膏親至雒亭部吏王宰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愷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繈負反者如雲戰治廬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苜水災害退於戍爻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迭

樂規程寅等各獵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
閤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
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功曹史王
顗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鄭
明后施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庇還師旅
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
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嶮峨望峯山鄉
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

碑陰之文上下左右參差相間故不比他碑可以並書今依其原石之式為圖如左

右一行起上一層書之在四層之上偏石之左

縣三老商量伯祺五百
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百
徵博士李儁夾優五百
故門下祭酒姚之辛卿五百
故門下掾王敞元方千
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千
故督郵李譚伯嗣五百
故督郵楊動子豪千
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
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一百
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
故鄉耆夫寧駿安雲
故功曹任午子流
故功曹曹毛定吉
故功曹曹屯吉
故功曹王何孔達
故功曹王吉子僑
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
故功曹王獻子上
故功曹秦尚孔都二
故功曹王衡道興
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
故功曹王祈文珪
故功曹秦杼漢都千
　　璉
故功曹王詡子卬
故功曹杜安元進

右二十六行為第一層

元　孔宣　萌仲謀　此一行空無字

故鄧書掾姚閎并盡
故市掾王尊炎惡
故市掾杜靖彥淵
故主簿鄧化孔彥
故門下賊曺王胡長河　右八行為第二層存碑陰之偏左其右無文

故市掾王理建和
故市掾成播寧舉
故市掾楊則孔則
故市掾程璜孔休
故市掾屈安子安千
故市掾高頁顯和千
故市掾王璦李晦
故門下史秦並靜先　右八行第三層之右

起

故賊曺史王授炎博
故佘曺史精暘炎胤
故集曺史柯相炎舉千
故賊曺史趙福炎祉
故法曺史王敢炎國
故塞曺史杜苗紡始
故塞曺史吳彥孔才五百
□□部掾趙炅文高
□□曺史高廡　吉千　右十行第三層之左半第二層之八行及第三層之十行仍是自右

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　兩左頭氏金石文字記述讀非是
義士侯裒炎憲五百
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
義士安平邳博季長二百　右四行第四層

右曺全碑旁陰牛氏金石圖云高五尺二寸闊二尺六寸在郃陽縣孔子廟東掖門內西向碑出於明萬歷中郃陽之華里村方氏曰相傳石厓崩而碑出也趙氏石墨鐫華云萬歷初郃陽舊城掘得

之華里村即郃陽舊城也
碑以奕爲吃而奕豫之奕仍作奕又以痺爲癈以
斐爲妃以量爲量以褱懷皆爲懷
碑初出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
字中曰有穿逕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爲
舊本也又中間咸曰君哉咸字咸内口上一畫是
縣曲倒折之華今石泐而其痕一小直畫不可見
遂成二小横畫矣自陳香泉姜白蒲臨本皆已失
之顧氏霖舞亦誤

又秦尚孔都下有二字而無千百等字皆似書丹
時偶然空闕不能臆爲之説矣
竹垞分漢隸爲三種虚舟亦以是碑與華岳婁壽
分爲三種自後學平心論之漢隸各有妙境殊不
必尔也顧寧人以遂爲遴蓋出偶然審視之誤至
巴郡朐忍令則朐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
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爲别體字則不可解
矣

校官碑

校官之碑四字隸額洪氏隸辨作漾陽長潘乾校官碑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于□□□□□銘功著
斯金石其誄曰漾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
人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之神□□
□德之絶操髫髦克敏□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奥
藝□覽百家衆推挈聖抱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介屈
私趨公即仕佐上郡位既重孔武刼著疾惡義形從
風征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姦戮猾寇息善歡履
蒞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厲清肅賦仁義
之風脩□□之迹垂化放庠岐周流愛雙庠□□親
臥寶智進直退愚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呼嗟之

寃檟無叩匈之結矜孤順老表孝負節重義輕利制
戶六百省無正繇不賣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於
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廛既来安之復役三年惟
泮宮之教反尖俗之禮構脩學官宗懿招德既安且
寧干侯用張匶豆用瞰發彼有的雅容□閑鍾磬縣
矣亏胄樂焉乃作叙曰翼翼聖慈惠我華蒸貽我潘
君平兹漾陽彬戈赳武扶弱抑彊□刈髀雄流惡顯
忠谷疑元老師臥作劬脩學童冠琢質繡章寔天生
德有漢將興尚旦在昔我君存今□此龜艾遂尹三
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畢尒熾昌

丞沛國鉅趙勳字募伯左尉河內汲董竝字公房右
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作吏名戶轉掾楊淮議轉掾李就議轉掾梅檜
戶轉史賀口迎掾位侯祖主記史吳超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翔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牛氏金石圖云碑在溧水縣孔子廟
內南向高四尺餘二尺五寸厚四寸五分
單襮繹文一碑額正書漢校官碑繹文六字其繹
文下方識云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

仲遠得之固城湖濵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
右長樂陳長方跋嘗碑其所得本來繹文則未之
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
一百五十三年審陽洪景伯先生出字為之繹謂
摯為契葬為黎畀為俾樂為野賣為責刻去其刀
賢去其貝干侯與豻侯通尚旦謂太公周公可謂
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觀首
行自三百字以下止斯字凡十有六字比之洪氏
作繹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弟三行之字之下是
福字福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衆之下
是脩字退之下是愚字役之上為復反之下為失
此之上為即皆隱隱可見洪則卷以為桓檜又如既
安且寧則以為桓檜豈當時誤
于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為元貞是又以
名亂而傳會也禧承乏于茲暇日與士友曺國傑
摩莎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繹文列于上僭
附所見于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脩之所偶未及
者餘尚俟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
月文學掾濟陰單禧謹識按此文都元敬金薤琳
琅全載之都元敬跋云單君謂洪氏所繹外不可辨
者尚有二十七字即隸繹所注為闕者是也單君
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今南濠乃
以二十七字皆為單禧所考定誤也方綱按單氏
繹文即洪氏繹文然如以摯為契一句今日所行
隸繹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誤
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据以存洪氏原本耳
若其所謂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
遵曳堅癸志作十三年而

洪之誤釋為工也棄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禱今諦審是神字衆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儁汪氏新刻又以為儁今諦審是推字又弟三行單以為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為即汪以為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脩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復字奧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為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詘為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校官碑者漢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為其長潘君作

潘君自曲阿尉来宰溧陽興學官講宴射碑頌所為作也顧氏金石文字記引雰靡漫鈔後漢永平十年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則東漢時有校官矣此蓋信潘君之職為校官也牛氏金石圖跋云子獨惟潘孚溧陽長而額題曰校官碑莫考其官制所謂或其上當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官也牛氏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數符然蔡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諸不入數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后王諸聖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諸合孺子嬰居攝凡十

七年合更始二年為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為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三百七十三年若於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六年孚得云三百六十六年孚且壬子是靈帝熹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云四百一十年而邕獨斷既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立陳留王為帝則是獨斷之書成於初平時邕死於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壬子為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為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

都氏金薤琳琅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蓋溧水即漢溧陽地也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溧陽長潘元阜碑後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廳又云校官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圖既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圖經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溧陽志之誤而已

洪景伯隸釋在元時當有善本即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覺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實多如嵩之為垂遠之為退房之為房豈復煩於釋乎至若

厲之為厲則碑本作厲與正楷何別而蘭之為蔓則又何待釋乎以愚論之蘭字非蔓字乃曼字也蓋曼衍之義於勳字為近而是碑荪蔡皆从艸是以知之也臤之為賢洪所未釋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臤賢智因蒙下文从省今按碑中臤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騶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

碑凡二十二行文在穿下正文十六行後人名五行年月一行人名之上列三行左右各空一行其下列五行左右亦各空一行蓋正文之末行與年月一行皆止於半行也每行二十七字牛氏圖於首行誤伸下多一格耳其以前半叙事之文目曰叙亦變例也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己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

白石神君碑

篆額五字　行陽文

蓋聞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報款款以童德祈以弭害古先哲王類帝禋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建立地域脩設壇墠所以

昭孝息民輯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衆三
條之壹無將軍之號東谷鉞之威體連封龍氣通北
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
日而澍雨沾洽前後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
有驗猶自挹損不求禮秩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
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為
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施灼然
乃具載本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為比即見聽許於是
遂開祐奮地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
用脩其犧牲奉其圭璧絜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爇芬

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伏陰地無蟲陽水無
沈氣火無災燀時無逆數物無害生用能光遠宣朗
顯融昭明年穀歲熟百姓豐盈粟斗五錢國界安寧
介乃陟景山登崢嶸采元石勒功名其辭曰巖巖白
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惟山降神髦士挺
生濟濟俊乂朝野充盈災害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
極聖朝見聽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
量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奢匪儉率由舊章華殿清
閑肅雍顯相元圖靈像穆穆皇皇四時禋祀不愆不
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犧牲玉帛黍稷稻粻神降嘉

祉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永番昌
光和六年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京北新
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丞河南李郃左尉
上郡白土樊瑋祠祀掾吳宜史解徵石師王明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痴守門傳白石將軍
教吾祠今日為火所燒

碑陰

主薄（心音斛）道主薄郝幼幼高主薄郝尚文休主薄
史淵孔先主薄王合元先主薄卜伞文業祭酒口礼
孝仁祭酒范日孔周祭酒張廣德林祭酒郭稚子碧

祭酒郭挈仲業都督趙略孔達主薄郝明孔休主薄
杜斐元達主薄馬靖文口主簿韓南儒伯主薄口觀
秦宏主薄李斐斌宗主薄口當季元主薄郤志元恪
主薄張斐休武祭酒陳光長林主薄口由季儒

碑陰上方四行（此亦隸書與正文同出一手）

務城神君錢二萬李女神義錢三萬礦石神君義錢
二萬壁神君義錢一萬

碑陰下方正書（此後人所題參差不計行數）

重修都尉記
部惟張郎緒　賈吉張信　蘇進蘇吉

任方　吳方　裴順　劉讓
張乂男張用尔一貿為都三伯　共計一十口
李方　劉演　柳榮　康誠
王吉　王吉　董秀　李寧
杜旦　史秘　李新　安榮
□罼　□斌　□璘　□隆　□言
□□　孫顯　李玉　張清
趙征　張能　李謙　任鐸
左付蕪家主都唯舸頭蕪琮男蕪誠蕪隆
孫五人婆婦伍个弁長欲共十八口

廣化寺主
□僧惠具糸伍伯
唯舸頭張志　蕪玉　蕪正
馮塝　安秀　蕪順　蕪則
東庄　李元　成政　成諫　李能
李□　成□　□隆　麻新　李已
李海　李潤　成昌

右白石神君碑并陰牛氏金石圖云在元氏縣城內龍化寺後西向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厚四寸五分

洪氏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石塞即白石山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所立也阿朋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為漢刻無可疑者其以為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吳山夫乃云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薄某人刻字定其為重刻殊不知主薄下乃稱蕪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亦傳會之甚矣吳又辨粟什五錢是斗非升以為書鐫之過不知石本實是什字並非升也又挹損挹字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崢嶸即嶸字

碑末常山相馮述元氏令王胡二人稱名與字長史申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二碑不同蓋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後先詳略耳即如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冊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潢者誤置在前因而誤以長史穎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陰上方之末一行辟神君

鐸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上句萬字賈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予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翦截裝潢正為此也又碑陰上層弟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觚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尒據此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雲尒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觚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何海閻

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之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御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

碑正文十六行行三十五字中空二行後有燕元壘三年題字一行碑陰正文十二行行二列其首行止上列無下列碑陰上方別起四行為一列也其下半別有楷書人名則後人所題其云都者何朔訪古記云縣西有八都神壇八都者縱望八山而祭于此當即此都字之義而其書則廟令之徒為之尒務城礎石蓋皆其地名務疑即務字嚾務

山名音權鼆在柏鄉縣南

吳山夫因洪說而傳會謂其文併非漢文其言固謬然洪說亦非也是碑書法專主於方整在漢隸中為最潔齊者然風骨遒勁似猶在按官碑隸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至於慕容前燕元璽甲寅之歲上距斯碑之立已百七十年而小隸之筆未必出於文人鉅卿乃亦能道勁如此是可寶已

三公山碑

無額此碑每行之字參差不一是以如其式圖之

丁初四帝常山相蠡吾馮君到官承饑衰出後口惟三公鄰語山三條以神祠在領屬夷民禱祀興雲雹才偏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萬我民流遭崖醮祠爺罕淋 莫瓦以由是出來和氣瓦臻厎來道覆本視興原饑三公蓋廣其靈光神處幽道艱存出者難卜擇吉与治東漸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叢牲納禮訊學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升三錢民無庆皆永保其福長史魯國顏恂五官掾閻格戶轡史紀受將作掾王補元氏令第匪丞吳音廷掾鉅鹿戶轡史翟福工宋倉掌刊石紀焉

錢唐黃小松易以是碑拓本見寄小松跋云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略長吏揆古碑上之朝闕西王君宰元氏得此刻在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字卅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余辨識得一百九十字閱疑六字知為漢口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二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書立於光和四年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貴也

丙申夏錢唐黃君易以三公山碑拓本見寄按其文略云口初四年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饑衰之後吏民禱祀興雲徧雨乃起堂立壇薦牲納禮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長史魯國顏氏五官掾閻袼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莆元氏令茅佳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瞿福工宋高等刊石紀焉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处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处所立按此所謂廟碑凡十行每行字數參差不齊字勢長短不一錯

落冤云然此是後漢書西羌傳之文在五年春非二年也碑首初字之上隱隱尚露其下半諦視是元字馮君到官承雝旱之後乃是安帝改元初四年丁巳之歲下距光和辛酉乃有六十五年之遠以此知隴西馮君與南陽馮君非一人明矣趙君又謂嵩山泰室石闕銘作于元初四年此刻當與同蒙同時按嵩山泰室石闕銘乃元初五年非四年而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蒙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為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石闕為徵者矣碑中有三條云與白石神君碑同三條云

者當是兹山之實事而今莫可攷矣趙氏金石錄云三條莫曉何語此自是闕疑之義而洪氏乃引尚書正義非條南條中條之說以實之近人刻金石錄者又以為崇飾之辭皆非也

何栩訪古記云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牓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处所立按此所謂廟碑也

落古勁是無篆之古緣也光和三公之碑今已不存而此石巋然獨完豈非幸歟

碑以囚為四領為不覺為薦禮為醴熹為喜偏省其亻庆省其ン趙君云丈中三公之下疑是御字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醮祠下是希罕口莫四字三錢上是斗字非升字又弟三行雝字之左半弟七行屬字之下半羨帶行艸之勢是篆緣所絶無者

兩漢金石記卷十一

講起居注官　齊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署理府尹事務翰林院侍讀學士夫兴翁綱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篆額二行十二字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出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為行披覽詩雅煥如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蒂在帷幕出內決勝負千里出外析珪於留文景出閒有張釋出建忠弼出諫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擊夫擊夫事對於是進擊夫為令令退為擊夫釋出議為不可苑

令有公卿出十擊夫喋喋小吏非社稷出重上從言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宻畿寓南苞、蘇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殪各貢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於君蓋其纘緒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弟於家中審於朝治京氏易臆麗擢略藝於從畋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為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蒞月出務不閑四門騰正出儉休因歸賀八月其民不煩於鄉隨就雹落孝恤高丰路無拾遺犁種宿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聚獨金子賤孔孌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

崇其寬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璋西門帶弦君之體袁熊雙其勛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詰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来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新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来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地綏御有勛利嗣不覿魚不出淵國之良榦垂愛在民蒂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繇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疆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年歲

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陽氷厥柝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僨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億載萬年

碑陰

故安國長韋孙玲錢五百故從事韋少玉錢五百故從事韋世節錢五百故從事韋元雅錢五百故從事韋元景錢五百故從事韋孙遠錢五百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韋金石錢二□故從事韋元景錢五百故守令范伯脩故吏韋金石錢二□故督郵范齊公錢五百故吏范文宗錢千故吏范世節錢八百故吏韋府卿錢七百故吏范季考錢七百故吏韋伯臺錢八百故吏范德寶錢八百故吏韋公儁錢五百故吏孫升高錢五百故吏韋公逸錢七百故吏韋排山錢四百故吏范巨錢四百故吏范元緒錢四百故吏韋客人錢四百故吏韋輔節錢四百故從事原宣德錢三百故吏韋公明錢三百故吏范成錢三百故吏韋輔世錢三百故吏范國方錢三百故吏韋伯善錢三百故吏汜奉祖錢三百故吏韋德開故吏范利德錢三百故吏韋武章故吏騎尉義故吏韋宣錢三百故吏韋孟先錢五百故吏韋孟平錢三百故守令韋元考

錢五百

右張遷碑并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三寸闊二尺六寸厚五寸在東平州學明倫堂前南向碑額二行居碑文弟八行至弟十三行之間蓋碑文偏右而空其左也碑每行四十二字其陰三列一行方接弟十四行也每行四十二字其陰三列上中皆每列十九行下列三行而止其正文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旁又刻衣字郤陽褚峻千峯云嘗見舊搨本無此半表字殆後人所刻方綱按此半字實是原石

所有褚氏牛氏之說非也其碑陰下列無字處之末尾有楷書付訖二字此則後人妄鑿非原碑也碑以蒂爲策狩爲獸稷爲穋羈爲覊賓是爲氏中爲忠瑋即韋因佩而加玉也雖从玉今乃从呂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祚即祚變示从禾漸開後人行楷之假僭矣集韻纏即纆字練陵延切練緌不解也此蓋以爲纆聯字也碩云美糅羈爲羅糅来爲烝羈固非羅字来亦忍非烝字

徵拜下以舊拓本諦審是郎中字存恤高羊羊字則据都南濠本如此今以舊拓諦審尚未能定也子賤孔蔿其道區別蔿下闕處今石本尚隱露四邊是其字都南濠誤以爲空二格吳山夫乃据都本以爲蔿下其上又闕一字者非也

曲阜桂末谷馥曰碑云膳正之僚休囚歸賀都氏金雍琳瑯糅僚爲際案僚字不見於書僚即祭之異文隸書偏傍隨意增減如孫叔敖碑以澭爲泉孟郁脩堯廟碑以欄爲闌此類不可枚舉方綱按碑內不亦悖乎愚獨許此說爲近是

吳山夫云藝於從政諸家皆作從政乎何有句政字左畔微有損壞遂與畋字疑似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吳魯論求也藝於從政也此蓋用

氏所藏本此字紙墨壞耳今以精拓之本與舊拓本相對諦審明白是畋字並非政字左畔因損而疑似也然吳氏之說頗有理以此推之則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即書石之人想東漢時舊書胥史之類固不乏人竟似草藁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爰之爲爰暨之爲既且以及来字之類或皆誤筆未可執一以論矣

碑云治京氏易而朱竹垞經義攷承師門以歐趙洪氏所弗錄遂不之及也愚已載入經義考補正之在江寧時汪君庸夫持舊搨殘本來謂今碑是重刻乎必因碩寧人之語傳會爲之耳既得親見原石作歌記之是冬還都而揚州羅兩峰以所藏舊拓本見贈併爲予繪觀碑圖云

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

隸額黑字十字分二行行二十字氏金石圖作中間雙線者誤也漢字作艸頭歐陽集古錄作衡方碑趙氏金石錄作衛尉卿衡方碑洪氏隸釋作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則有伊尹在殷之世歸稱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昌洪下三行儒洪下二行術安貧樂道履謙顏原無脩季由閒斯行諸砥仁膺□□□□土階夷險之貢經常

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亟名竹帛考瘟江太守
兄鴈門太守□□□孝長嶷其祥誕降于君天資純
懿昭前之美少㠯文塞毀厄元長㠯欽明躬詩悅
書□□□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丄侯相膠
東令遵尹鐸之業保鄃二城衆國起按琅叙□□□
本肇末化速郄圍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
南仲邵馬之軌飛翼軨之拴操衆□□□緩来王之
蠻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廡閻
苫凷仍留上言倍隣向哀扎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北
平大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戝土佚費

省巨億懷□□□□□靜有績遷潁川大守脩清條信
招拔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談淡畧緐動氣泄狂□
□□□歸来陳四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太賢令
京地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
墜寘慄鵂火先物隋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絶恩
降乾太威肅剥以本朝録功入登衛□□翼紫宮夙
扳惟寅禕隆在公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詒選賢良招
先逸民君務在寛失順其文舉已迕政者退就勅巾
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
校尉冦六師之阼維時假階將授緄職受任俠旬庵

離腳疾丰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詒
遣使□□弔賻礼百寘臨會莫不失聲其丰九月十
七日辛酉埜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
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誾㠯栓
德銘㠯勒勳於是海内門生故吏□□□采毫石樹
靈碑鐫茂伐祕將来其辭曰峨峨我君磬烈孔純高
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寛猛不主德
義是經韜綜頊□温故前呈揞英接喬踵迹晏平初
援百里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民是鎮惟
□□□憂及退身衆議帝室刻苻守藩北靖□卩有
有聲旋守中獄幽滯㠯榮遘種舊京卜□□□□合

澤載仁□□攸寧刻長刻君不寘不陽維明維允燿
此聲香能撫能惠刻亮天功入統□□剏剏光光法
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素絲羔羊閶閶侃侃顒
顒昂昂蹈規屣榘奩玉其相謇謇王臣羣公憲章樂
音君子□□无彊銘勒奩石□□□□□□問□□萬
世是傳碑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

右漢故衛尉卿衡府君碑牛氏金石圖云碑在汶
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雍正八年
汶水泛決碑陷卧土人出貲重建立馬碑高入尺

闊三尺厚七寸
額下有穿穿下即碑文也文凡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銘文提格另起銘文之末又另起一碑字此碑字下分二行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此是書人姓名附系於碑末而其另起一碑字既不提行又不多空格是以人多見其泐而忽之耳
碑立於靈帝建寧元年九月趙氏金石錄以為三年六月皆非也
年二月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為三年六月趙氏金石錄以為三
背人背字毛詩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字又作鄘碑省阝作背即邶字也至於蓼莪之為蓼儀則

古字莪儀相通此亦其一證趙氏金石錄以為漢人師傳有異同亦不然也
階夷賧句上土字是土非土也賓即寮字撱即攬字也苦由仍下是留字君務在下是寔字今尚皆隱隱可辨洪以為闕者亦拓本偶不見耳
同年盧抱經云碑云階夷賧之貢經常伯之賓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為郎中也夷謂伯夷賧謂閔子古閔賧通用如春秋諸儁之謚閔者亦作賧也碑云衆國起按本之齊語本肇末上缺一字必竦字也君務在口失上一字洪云缺字頗似賓字其

失字剥泐乃英字非失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賓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從勑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子按此說亦有理但以石本泐痕驗之不似英字則賓字亦未敢定姑附存其說于此
末行小字洪氏以為即采石鐫碑之門生也附綴文後此又一體例也
是碑書體寬綽而澗密處不甚留隙地似開後來顏魯公正書之漸矣然子嘗以每行分翦微空一線之隙裝之則每字相接並不嫌於緊密蓋其書

勢在景君鄭固二碑間也

尹宙碑

額殘缺止餘篆書在穿之右吳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揭工但傳其下二字也方綱按碩氏金石文字記以其額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碩氏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吳山夫金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

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迨于周世作師尹赫赫之盛曰以為氏吉甫相周宣勛勞有章文則作

頌武襄猶犹二子著詩劇于風雅及其亡孫言多也
事景玉載在史典秦燕天下侵暴大抶支判涕僊或
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
鏕故子心騰炎楊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
在潁川者家于僊陵克纘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
之亡會稽大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
子也君體温良恭儉之德萬親於九族恂恂于鄉黨
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
歷主簿皆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
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
爲榮卑官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
宰司嘉焉季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季四月己
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於鑠明德
于我尹君龜銀之胄弈世載勛綳紀本朝優劣殊分
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
爲漢輔臣位不福淑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
名光来世萬祀不泯

右從事尹宙碑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六尺闊二尺
八寸厚六寸在魯陵縣孔子廟戟門前南向
碑文在穿下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

爲榮卑官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
宰司嘉焉季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季四月己
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於鑠明德
于我尹君龜銀之胄弈世載勛綳紀本朝優劣殊分
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
爲漢輔臣位不福淑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
名光来世萬祀不泯

右從事尹宙碑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六尺闊二尺
八寸厚六寸在魯陵縣孔子廟戟門前南向
碑文在穿下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
碑立於熹平六年四月碩氏金石文字記以爲四
年誤
碩氏又云豫字磨滅今按文内無此字不知何以
云豫字磨滅也
碑以僊爲遷以僞爲鄒以潁爲頴勛力有章句驗
石是力字諸家並作功誤也碩氏文字記又以僊
作僉又抄寫之訛
鉅鏕郡鏕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漢書省
作鹿非鏕之加金也碩氏所校刊廣韻本亦如此
碑字較諸碑稍大而冲和有度正與孔宙碑可同
翫之牛氏冕跋稱爲金石文二宙良非虛品

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好古尚賢成此美事鄜之士民咸頌公德為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在鄜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瘢二美得全焉之琬琰以永其傳皇慶三年春正月望日立石鄜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侗歲寒野人王克讓書丹

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為豫州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宮時其額尚完也

漢循吏故聞憙長韓仁銘

篆額十字二行

憙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隸校尉河南尹校尉空闉興統非任素無績勳宣善仁前在聞憙經國以禮刑政得中有子產君子尉表上遷槐里令除書未到亢牽拒命壞身為祀則祀之壬制之禮也書到郡遣吏以少牢祠勤異行勛厲清惠以垂其美豎石訖成表言如律

十一月廿二日人酉河南尹君丞憙謂京寫

墳道頭訖成表言會月廿日如律令

此碑出京索閒左氏傳京城太祁之地滎陽令李庚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朽人也無疑趙郡李獻卿

正大六年八月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天翼再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　石匠王福

也韓仁陰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庚亦能吏天其或者為李庚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昔猶今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庚埋沒於荒煙灌棘中湮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庚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文題

兩漢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尚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壠中閱千載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蘚□勺而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輔之疎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為卑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靄然有及物之意行見□□□□揚□□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獻卿

正大六年八月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天翼再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　石匠王福

右漢開熹長韓仁銘牛氏金石圖曰在滎陽縣署東角門東側西向高六尺闊三尺厚六寸五分篆額額下有穿碑凡八行行存十八九字下半泐闕後有金哀宗正大五年翰林學士趙秉文及趙郡李獻能二跋并滎陽令李天翼題重立歲月及立石吏石匠姓名趙跋四行八分書李跋三行李題一行吏匠姓名一行皆正書

碑額大書漢循吏表其賢也吳山夫云額稱韓仁銘而碑無銘辭牛階平云銘者論譔其德善而明著之者也刋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雖文辭不

叶於聲詩固無害其爲銘也愚按牛說是也

碑以熹爲喜亢爲不挌爲短窄爲牢牽爲幸王任中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

碑自歐趙洪婁以來皆不著于錄吳山夫謂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至牛空山始爲摹圖而失摹李欽禘跋今日拓本則二跋皆有泐字矣

碑額十字長短隨勢爲之王虛舟謂不規規就方整故行間茂密是也此與張遷碑額皆隸之最得勢者

張壽碑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孝友恭懿明允萬信□□經□習父匡國達賢登善濟可登斑叙優能正謁者贊衛王臺妻火忠謇上嘉其節仍相明德慎罰遭江楊劇賊上自菲薄儲待所苗并官相稼嗇滋殖國聿豐穰皓白

樂化戶口增殷功刊王府將過嘗鄰周紘君常懷色斯舍駱驛要請君固執不顧民無覩庸視不折迨府進退以五月辛酉卒夫積淳純固者石樹碑式昭曰體懿純超三亮元德妙我賦牧邦畿黎烝殷門荒饑感良臣彌闡番令紀永不刋亏胥德深後昆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壽碑牛氏金石圖云碑在城

吳山夫金石文存云隸額漢竹邑侯相張君之碑十字予所藏是碑無此額牛氏金石圖亦無此額恐吳氏是據洪稚本耳然牛氏亦不言額失蓋牛氏之書未嘗以洪稚細校也又按是碑下泐不可知其多少是以依其石勢圖之

武縣孔子廟内陷戟門東壁而砌置之闊三尺高二尺方綱按此指今所存殘碑言之耳蓋碑於何時爲後人截作碑趺而穴其中成凹凡壞四十字碑凡十六行以洪氏隸續所載全文度之每行當有三十八字今上半至泐處每行僅存十四五字則後人之截爲碑趺者必是取其石之正方而用之就今拓本趺眼居中上下左右皆正相等則其上久已無額可知即竹垞亦稱殘碑可證也牛氏乃以爲下截辱爲碑趺尤誤

字今之存者一百八十字而已碑云敦悅經雅習父東光君業蓋世傳詩學者又云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罷復爲從事辟司徒府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此其大略也洪氏所錄全文今不具贅碑以斑爲班字此洪氏所未舉者以婁爲屢則漢書多有之

碑字淳古與孔宙碑相類牛氏擬以白石神君碑謂開魏隸之法然是碑隸法實在白石神君碑之上也

唐公房碑

歐陽集古錄作公昉碑趙氏金石錄作仙人唐君碑趺氏隸釋作仙人唐公房碑碑篆額云仙人唐君之碑六字在碑額之偏右其篆字今不可辨矣其弟一行弟三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作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今二行君字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作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今二行君字今不可辨矣其弟一行弟三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作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今二行君字今不可辨矣其弟一者與洪所錄者各別爲一圖不比他碑所書之例

□□□

以上今存拓本如此

以下洪氏隸釋本

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闕十字之故能舉家闕五字去上陟皇燿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闕五字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爲玉英居攝二秊君爲郡吏闕四字土域啖瓜剖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闕期賀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

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徠轉景即至闔郡驚爲白之府君徙爲御史賢韜軿車被具君乃盡地爲獄白賢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闕賓燕欲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凡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攣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是乃以藥塗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元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俱去昔脩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舉家俱消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故使賀鄉

以前數行皆不可見

掾南

杜南鄭

州事

處士南鄭祝恒字仲

處士南　祝朗字德

處士南鄭祝崇字季華

大守史南鄭祝榮字文華

大　史南鄭趙英字彦十

叢古南丿通字海

故　巾　丿趙忠字元楚

以上今存拓本如此

以下洪氏隸釋本

故江陽守長成固楊晏字平仲東部督郵成固左尉

字元術故江陽守長南鄭楊銀字伯慎處士南鄭祝

龜字元靈司徒掾南鄭祝揚字孔達處士南鄭祝岱

字子舉故益州從事南鄭祝朗字德靈處士南鄭祝崇字

恒字仲舉處士南鄭祝朗字德靈處士南鄭祝崇字

季舉大守史南鄭祝榮字文舉大守史南鄭趙英字

弆才處士南鄭劉通字海闕故褒中守尉南鄭趙忠

字元楚闕二字　南鄭楊鳳字孔鸞

右唐公房碑在今陝西漢中府城固縣西北三十

里碑無年月可考隸續云圭首偏右其內有暈一

重又兩重在其左暈下脚去穿頗遠穿下即刻文

所存者十七行行三十一字其後石已裂碑陰一

橫十五人方綱按今所存字與洪氏所見十七行

行三十一字者同惟第一行僅存故能二字末行

僅存浮雲二字中間略可辨者尚有三百字惟弟

十三行隸釋云天下莫知今諦視石本實無知字

洪氏殆以文義度之增入知字耳此蓋原刻之誤

失也又按此穿上距圭首之暈雖遠而下逼文之

第九十十一凡三行之首各損其一字又城皆作

成此皆洪氏所未及而碑陰額間之字洪氏亦未

言也

又按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蓋歐陽公未見此

碑額耳唐公房祠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

續所引後漢書志即華陽國志文也

益州刺史李君神祠碑

其上無額惟於碑前題二行云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孤耶訓字孟初神祠之碑隸書字倍大於後文是漢碑之式所僅見者其穿在文中亦與他碑式異故為圖以著之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君神祠之碑

字孟初神祠之碑

君□舉孝廉除補郎中辽以下闕不可計

史卒官□故吏民追思德化以下闕

吏訊治立碑謨祠下以下闕

垣宇樹木皆不ラ令□不□攵守以下闕

中大人共案文□□□□□□文以下闕

永興二季一六月已亥月十日

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掾文以下闕
屋有守祠義民今聽復無闕以下
時令琅邪開陽賈君譚茂字以下闕格不分明伯□□□戊仁闕以下
□河南雒陽賈衍字元博以下闕格不分明仲□□□□漢海以下闕
□掾吳宣尉□功曹史□□伯□□□時□夫劉俊孺文佐□□放以下闕
戶□□門伯□史左□元舉□□□□賊捕掾李龍升高□□□京□甫以下闕
□□□□□功實史左治□□□□□□時亭長張河雲海亭父唐譚伯祖以下闕
是碑歐趙洪以來著錄諸家皆未之及前題大字
二行後文一十三行行僅存數字其當中穿處曰
永興二年六月已亥朔十日以通鑑攷之漢桓帝

永興二年甲午四月已亥朔七月戊辰朔則六月
為已亥朔無可疑者碑以立祠為主故不詳敘李
君出處之蹟蓋曾舉孝廉官郎中官宛令又官益
州刺史卒於官吏民追思為立祠也賊捕掾官名
不見於史志碑文系於勸農下則所謂各署諸曺
掾史者史亦未之詳也貴君以下則立祠之諸官
姓名其令則益州官也門人江秋史自亳州雙鉤
其本見寄既而又得此拓本紙墨皆新其碑今蓋
尚存俟更訪之
貴君之名微露上半似是盛字劉俊字祁艾漢碑
多以艾為乂也
婁氏漢隸字原云漢碑年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
者然此碑婁所不載也詳其筆勢蓋以當穿未得
故筆故於穿下不嫌過垂以伸其氣此不獨可悟
書法亦文章藩溷之理耳楊孟文石門頌命字則
以石紋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脚
使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趙明誠金石錄作武都太守李翕碑　洪氏隸釋作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武罷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罷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敭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曰三剖符守銖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曰博愛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惠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

教無對會之事儆外来庭面縛二千餘人秉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嵩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苣促迫貶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遂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氷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君困其事則為設備令不圄之為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曰常縣道陡鑿燒破析刻白礎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竣土石堅固廣大可呂夜涉四方无雍行人嚾悁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采

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清平詠歌德瑞降豐稔民日偵稙威恩竝隆遠人賓服鑿山浚瀆路呂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隸釋云在成州隸辨據墨寶云磨崖在同谷縣成州即今鳳州府成縣同谷宋屬成州今廢此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今附于後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故府掾　孟宇

又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今附載於此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辨李雯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晏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補張元字惠甫故從事九字
功曹下脩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
衙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
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丈
下辨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紏起
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差字子卞
隸續云此十二人題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十仇
靖字漢德書丈者揮輸遣詞皆斯人也郙閣題名
云從史位宇漢德為此頌中間姓名刓缺得此乃

知前碑亦仇所作今按此題名弟一行正與隸釋
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弟一行相合惟隸釋
所載弟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
寫板本偶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
行末有時府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
也則此十二行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
隸續云在天井磨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
出耳以牛氏圖證之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
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
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隸釋所載牴牾頌額有
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有下祿上辨題名三
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後知之詢之搨工
云圖頌刻於山石轉角處下臨深潭艱於氍椎故
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巳屬沔令往
訪拓訖目竣之丙午閏七月廿五日記

漢李翕黽池五瑞碑
木誤
君昔在黽池脩峭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
之瑞故圖畫其像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隸釋云李君昔治黽池臻此
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
殽丁小疋進士云公羊傳峭之嶔巖是文王之所
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此前有畫象其間隸書題云黃龍白鹿木連理嘉
禾承露人甘露降凡六處一十五字此題字二行
下祿上辨云云題名三行予所未見俟更訪之
二十六字在其左方云又趙晉齋云五瑞圖下有
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隸釋所載牴牾頌額有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頌磨崖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竜他之事故別為標題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

趙明誠金石錄作郙閣頌洪氏隸釋作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六字隸釋吳氏金石文存皆載之而于隸釋未見其類也隸續云隸額二行

惟斯析里霑漠岜右溪源漂疾橫柱于道沙秋霖灑盆溢氵涌濤波滂沛激揚絶道漢水違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祚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告斯谿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

鳾為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為下常車迎布歲數千前遭遇隕納人物俱脊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吟是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經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槁吟今乃造校致攻堅□□魯班亦其儗象又釀穀閑之嶄漯從朝陽之平燔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

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艾康萬里臣□□□三字洪刻本作藻鴻功勒石示後乃作頌曰□□帝經旺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疲氓如□□三字洪刻本作孚遐遍平均精通皓穹三納苻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五字洪刻本作奉登居民忻樂新詩□□□本作曰析里之之間高山崔隗于水流蕩蕩地既埤確于與寇為隣□□□六字洪刻本作西嚨鼎峙于東人析分或失緒業于至于困負危危累卵于聖朝閔憐氓芟究□于

幼□□□□□此十一字據洪刻本作孤今重刻本云分符析壤于迺命是君扶危救傾于全育□遺劬勞曰彌于惟惠勤勤黃邹朱龔于嬴于百姓歡欣僉曰太平于丈爰褒孝盖不□□□□此十一字據洪刻本作拯弱亨屯于窘饑始起啓門充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靈帝建寧五年立婁氏漢隸字原云在興州磨崖宋之興州今為略陽縣金石文字記云今略陽縣有重刻本是也

是碑近日頗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嶄漯嶄字亦不作嶄而頗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為嶘尔頗氏謂以日為田此永赫所以致疑然歐公

之疑亦不僅在此蓋隰陰之隰它合反與燅溼之
字不同此歐公所以疑是碑之以隰為溼也頃南
原隸辨乃援隰陰地名以實溼隰本一字之說則
誤矣諸家又以下句從字誤為徙字原石實是從
字也
又洪氏誤釋者載乘為下乘隸釋刻本訛棄下字
誤為闕雖昔魯班亦其儗象其字石本甚分明而
洪釋為莫亦非也
重刻本不知在何年月据陳六謙金石遺文錄是
知縣申如塤所重刻也隸續云碑文十九行行二

十七字太守漢陽李翕平闕頌後又有詩並別行
今以原石本驗之皆合其闕文則前七行皆闕其
下方者凡闕三十五字後十行皆闕其上方者凡
闕五十二字今以重刻本諦審之則其前所補下
方三十五字者雖刻手殊拙然規模粗存至其後
所補上方五十二字者則益加醜惡不復成字且
此五十二字者與洪氏所存無一字合弟十六行
以上一字洪作艹今原石本尚隱露艹字下半之
痕而重刻乃是隊字又不分明弟十八行敉上隔
格之一字以原石審視確是扶字洪氏亦敉上一字
則原石亦似微有字痕斷非危字因是知重刻本
所補之妄定當以洪釋所存者為正也
以兄之間以即坤字諸本皆作川非也皓即昊字
前即兩字洪所未釋也前洪釋誤為兩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今附著於後
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下闕
時衡官□□□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
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
時石師南□□□□威明

顧南原隸辨曰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
有之愚按重刻既有之豈有原石反無之者意此
字今日當仍存於崖石拓者失之耳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即熹平元年也是歲五月
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月上闕字而
趙湖州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其
十八日是癸卯也既可以補溫公通鑑目錄之所
未備而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
也
衡官下闕据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

以天井題名考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鄜閣題名從史位下字刓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頌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云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緐隸書此以子長為即仇緐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為頌子長書頌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氏藏本想已闕其後題五行者耶至趙子函援馬伯循說以為蔡中郎書則又并小歐陽之說亦未之見者矣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今所見拓本無額此據洪氏隸續標目云尒）

漢武都太山四字今已經重鑿守丞李翕字伯理其先（此二字今重鑿本自鉅此字據洪鹿哀有令名諱勳字伯理其先）為漢建功俾侯三國卿（此字據洪守將帥爵此字據洪位相承（行）吕迄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伋典軍歷（此二字據洪難和戎武德（此字據洪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遏之謀上納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苻莢乃眚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此三字今已經重鑿訛作日郎官三字

奉宣詢（此字據洪書哀閔垂恩猛（此字據洪不殘義寬不宥喜不縱慝威不戮仁賞恭爵否畀奧（此字據洪六關今僅辨下半如此）流其災統系寵存贈亡篤此至也歲在癸丑（此字據洪二字據洪九行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此字據洪開倉振厥運淫（此二字據洪匱阨降潛身冒炎赫火星出熱至屬縣巡行窮（此字據洪山台經營拔（此字據洪涉草止露宿扶活食（僅此字洪關今僅辨下半如此）餐千有餘人出奉錢市口口作衣賜給貧乏蔬荒田耕種賦与寘獨王隹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此字據洪戶減省貧（此字據洪吏二百八十人勸勉（此字勉字）趨時百姓樂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㠯全育甘

棠出處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此字據洪作錢器（此字興利無極外羌且口等怖威悔悳重譯（此字今石都重鑿作）乞降脩治狹道今子効力口如農夫美政（此字據洪不紀人無述焉國人念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辭曰

泰山巍巍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詰且明寔謂耿君天胙（此字據洪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采嘉惟則穆如風清勤邺民隱拯阨扶傾匪皇啓雾東撫西征夷子

遺慈呂活呂生山靈挺寶匈灾乃平愷悌父母民賴
呂寧
廿二行楷寫平春
漢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禋造
右耿勳碑歐陽趙氏所不載惟洪氏隸續有之隸
續云在成州同谷縣即今蜚昌府成縣也婁氏字
原云字與郙閣頌相類亂道間方出
予今所得拓本凡廿二行行廿二字已極泐蝕矣
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諦審之全文尚粗可讀其
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識者四字而已七行上一字
十行作上二字十四行等上一字洪有而今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卸
十一

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雟字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誤而今正者五行莫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雨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莫即箕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莫民即此字苻莫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顧氏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机字云胙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胙是也匪皇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皇啓居與詩不遑啓居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說為閱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閱不同也

碑字逕一寸五分雖與郙閣大小相埒而疎泐之中仍具勁逸之勢又時時有參差大小不甚整齊者似因石理衝長所致

部君開石門刻字

無額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
詔書受廣漢
蜀郡巴郡徒
三千六百九十人
開通褒余道
大守鉅鹿部君
部掾治級吏弘史前茂
張宇韓岑弟興力
大守丞廣漢
楊顯將相用

始作橋格六百卅三
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
八里鄜亭驛置徒司空
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人月廿六萬九千八百八
右摩厓刻凡拓本可見者一十六行文云永平六
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
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鄗君部掾治級王
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力作此二字止露左半畧縯作功作太
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
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鄜亭驛置徒司空褒
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似是家凡用功七十六萬
六千八百□似是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以下不可知
以上凡一百二十四字泐者四五字而已文字
刻畫之見於世者自周岐陽十鼓秦琅邪臺刻漢
五鳳二年字上谷祝其卿墳壇石外其眞蹟長篇
託石本以存者未有古於是刻者矣至其字畫古
勁因石之勢而縱橫長斜純以天機行之此實未
加波法之漢隸也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
刻故妻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也宋南鄭令
臨淄晏袤有題記一篇今附錄於此

九年四月癸酉　九年四月癸酉蔣州　東書

漢中郡太守鄜君修橋格碑盡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巴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袤□堰□□□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嗣南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畫始見字瀠奇勁古蕾有
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
人起敬矣昔高皇帝興王漢中出褒入秦道由子
午鏊路此蹻自秦取蜀之石牛衙開通石門史雖不
書靈帝建寧五年衙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郙閣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
書鑿通石門剿又從而廣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
永初元年西夷叛殘橋梁斷絕復脩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
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載漢中郡以詒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鍾鹿鄗君部掾治級王宏史循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之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崖廣碑斷字有□闕今所鑿棧道石竇具存通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鄗君楊君治閣道於六年癸亥歲而王教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蠲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鄗君楊君為民興此□□

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葬封護至今必為風雨所剥此名遒亦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袤書

此記之前拓本尚隱隱有字蓋晏所題記之前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孔平刻文止有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尚少其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有七字則尚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尚遺失原文數字而以卅為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作出蔡入秦亦誤也晏既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云九年成就所以晏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致無由而臆斷之或晏氏九年之說有所據依耳

鄗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鄗熙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也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

隸額十字作二行洪氏隸釋題云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歐陽集古録作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惟山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合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薦後以子千蘩路阻難更隨闇言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斄繫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雲殘橋梁斷絕子午復脩上則縣峻屈曲深顛下則入冥廣寫輸淵平阿涼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碻磝蹄危槍碭屨尾心寒空輿輕騎繻舋弗

前憲忠蒂狩蚍蛭毒蟓末秋截霜稼苗友殘終丰不
登匱餼之患卑者楚惠尊者弗安愁眚之難厲可具
言於昱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遺咸從
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
清涼調和烝三艾寧至建和二丰仲冬上旬漢中大
守楗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三熵煥彌光剌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魗承杓
綏億衡疆春宣聖吕秋貶若霜無偏蕩三貞雖以方
穿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脩禮有常咸曉地理
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廢宏大節讜而益明
揆迕卓今謀合朝情擇鞮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
君其繼縱上順升極下荅山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
君子安樂庶土悅雍商人咸懷農夫永同春秋記異
今而紀功毋深億載世之嘆三行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昕歸勤三
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郃字季南屬褒中毫漢彊字產伯書
佐西成王戎字文寶主
王府君閱行道危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
成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玉後遣趙誦
字公梁紫察中瞽卓行造作石藉萬世之基或解高
格下龍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從署行丞事
守安陽長
此頌磨崖刻於褒斜谷中趙明誠金石錄以為楊
厥開石門頌洪氏隸釋始著楊君名渙字孟文其
云厥者助語之辭又引蜀中楊淮碑云楊君厥譜
淮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也然所引楊淮碑今
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褒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

長過一二字者蓋拍此頌也然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洪錄所失者王府君一行閔谷道下一字閒今以石本審視確是危字行丞事西成下人名是韓服二字服即朗字也洪訛作輔服弟三弟四行子千千即午字洪俱訛作木銘辭內春宣聖恩恩字今石本上下二畫皆隱隱完具洪訛作日又此頌前序亦句句有韻子千復循是遵循之循也洪訛作脩又炳即炳字垓禹即閎隔字蓈似非斃字以漢訛焉洪謂訛是抵字愚按此訛字下無點與訛不同當是

氏字猶費凡碑以姒為氏也

碑云王府君造作石槧此槧字婁氏不錄碩南原隸辨引廣韻云槧炳名類篇云一曰炳積詳碑文義蓋易炳積為石也隸釋云以槧為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蓈彊作彉炳作炳多有加灬之文則此槧字或即是積字加灬之體尒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又按洪氏隸續云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闕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序曰別作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郡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遣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徒官每行三十字或有疎密不齊者合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十七行者蓋序曰以後別計之也又隸續云宣和殿藏碑錄以楊厥碑為最漢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郡厲褒中最漢彊書佐西成王戒主蓋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彊書之也集古金石二錄鄭樵金石略俱作楊厥石門頌隸釋既知厥為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蓋亦沿諸家之訛而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

中尚不能無掎柱處也今日隸續久無善本楊州新刻隸續文十七行訛作六十七行而頗氏隸辨遂云碑文六十七行又毫無辨正之語亦可見頗氏之未見此頌拓本矣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玉徒官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七格也其每行之字疎密不齊蓋因石勢書之故也

字原引墨寶云在褒城縣北五里磨崖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無頌

故司穀校尉楊君厥諱准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大守御史中丞三為尚書尚書令司穀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三丞兼州刺史大鬯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羊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臣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穀孟文之元孫也

□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貶表紀

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厓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下玉過其墓為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厓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穀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即二碑之世系也其云黃門同郡下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即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通石路之刻此刻在玉升為楊孟文後之二十有六年有感而詳述其門閥非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開石路之刻言之即前王升所為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亦

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為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還下是左字洪訛作侄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尔財即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為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勢為之恭差古拙款即隸之省羊即佯之省也

附魏晉題刻二種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釋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才女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

石門之南厓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也是歲蜀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愚按諸葛武侯軍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脩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於石門者況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紀年無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衆伐蜀至江油降馬邀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褒余閣道於是乎通矣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袁書此刻前一行云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後三行低三格書之云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皆隸書紀於褒谷厓上後有宋慶元元年南鄭令臨淄晏袁釋文并記云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此為魏泰和六年也是歲蜀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愚按諸葛武侯軍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脩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於石門者況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者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闢已久治此石道為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記以為皆魏刻非也

金章宗泰和年乃是泰字今諦審此石本隱隱尚有畫痕可辨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四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翁方綱編

殷比干墓字

殷比

干莖

右殷比干墓四字隸書二行字逕五寸許洪氏攀續云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干人所書者經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威靈時人所書者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婁氏漢隸字源云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方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据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墓据石氏則曰殷比干墓四字下當有泐裂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下當有泐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自為一行干墓二字連接自為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清勁則皆與洪婁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北法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為正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無額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虜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右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眞本多為搨手描失故眞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眞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眞本牛眞谷

云是碑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其字中凡遇口字皆方中帶圓者乃是真本若其口字竟似圓圈者則非真本

灰即灾字變亦爲广猶寓作庵也重刻本或訛作疢而牛氏金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又訛澮爲海此其最甚者也蓋摹本既非一本如丌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本往往注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即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元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丌以西

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爲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羊雲中裴岑斬馘部衆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焉何也

東漢石刻以永平六年鄐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畫有永建四年郃善君字再次則是碑爲最古矣惜其地極遠揭手不精以致真本皆被描飾耳安得與鄐君石刻皆得精搨佳楮墨之本以配周鼓秦篆乎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遂爲眞也長洲顧蘆汀文鈕重刻於濟寧者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眞本出耳

漢王稚子闕

漢故兗州刺史名卩

右拓本得于成都僅存六字又三半字

□□□□□□□□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太□□

右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注所爲也今録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鄍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然石室依古禮毀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嵋氣凛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韙如此子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

石闕凡物五若犀箸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子說因請大尹蒲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楊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碩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侹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爲米元章畫友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緱令王

名下一行凡六字又三半字與子今得拓本同跋云崇禎十三年太翁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諫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爲贈云二闕已橫臥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此後二闕尚存否也洪趙所藏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煥

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月頤芩記又一跋云漢王稚子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即古鄧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每公事往還下車瞻睇古木平岡夕陽衰艸輒伍田不忍去癸未余量移鄞南命工捐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湮滅自何年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人識

滋陽牛氏金石圖所摹與子今所得拓本亦同牛跋云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逕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

附錄前人所著圖式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緱令王

西漢循吏傳文翁蓌字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稚子蓌字鄧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然石室已此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所錄西闕正面及其陰所存之字也云其陰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

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以今拓本驗之乃是
雒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内緑令一闕之陰也文簡
蓋偶誤記耳
漢故尭州刺史雒陽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
方上銳疊石如累棊其巔如蓋霤之望之如窣堵
坡狀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
馬五層睟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録于此

宛亚李昇符季士宏鄉倉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
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
戴岷江永剛作西馬中行同迸大尹清源口
右在三層刻遺行楷横書
唐安張寮先至
右在四層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疆口漢同徐此是八分横書
建安吳栻福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
城東秉同之墩口
右在五層之西面皇下行書
若渾箇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浦陽口
右在五層之北面皇下行書
○桂恐是桓之訛潭當是譚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緑令王君稚子闕
漢故尭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洪氏隸續第五卷所圖圖後跋云右王稚子二
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
人挽之者橐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於兩闕之
上
先置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緑令王君稚子闕　右闕南面
雒陽　漢故尭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闕西面
方綱按此右字當作左
右洪氏隸續第十三卷所圖圖後跋云西州所存
漢人墓闕其石方數尺間有闕者上琢樓屋爲蓋
如今寺觀中經幢蜀帥范至能畫盡圖其八面相贈
闕之兩角有斗斗上鐫蚪童兒又作重屋四壁刻
神像人物車馬之類亦有漫滅者額上六字先置
二字在右闕南面稚字在北面子字在東面雒陽
二字在左闕西面坐蓮之像四左右各一小兒其
像頂冠若祠祭中所謂天王者獅象之間其僧四
乘馬者四人引車者二乘車者五以繩曳獸者一
人中獸而立者亦一人耐童兒二十七人神體不

具者有三龍一象一師子八其六在五角獸面四半體者五車馬模糊辨不能盡蜀工椎拓二闕纔有一車二馬乃石鮮兩隅所刻者王君二闕至今不毀

又隸續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六字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二闕相若而彼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方綱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盡字之訛

趙明誠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

嘗爲溫令而石刻爲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何內郡有溫縣無河內縣所謂何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何內之縣令尒即溫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縣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信然

漢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凡六處　按石本無郭巨墓字其稱郭墓者據傳聞也說詳卷尾

乎原濕陰

命善君

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

來過此堂

叩頭謝

賢明

右隸書廿六字分七行

安吉

右隸書二字爲一行此段凡二紙其畫有水有陸水有舟陸有車馬水有龜魚陸有鴈鶩中間若幕若塚中有人若神凭几狀下有一車二馬馬逸而

車覆二人墮水其乘舟者挺刃救之下有隸書云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京李侗永建無四年則此面更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祝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漂陰應劭曰漂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漂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㬎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尔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傳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據此則周名之今左右東西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今采已乃其始事耳孔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據大戴記太公左名公右也此說亦通

大王車

右三隸字為一行畫一車駕四馬車有桯有蓋弓衣達常之式備焉車中二人其一人執轡者在前大王車三字在蓋之左邊

胡王

右二隸字為一行畫數人皆持弓矢張滿又有馳馬控弦者又一人向胡王跪胡王坐而向之

相

右隸書一字為一行畫一人若拱揖狀前一人持弓迎之又前有一人騎而來者

以上六段皆有隸題其前二段字勢尚甚後四段

皆瘦細與韓勅禮器碑字相近成王大王胡王數字之尾向右出波拂長而帶雙鉤之勢禮器碑字時有此筆後來唐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大字末筆仿此

朱長舒墓石室題字

朱長舒之墓

右五字隸書夭斜不工在畫象旁畫作數人有冠冕者有持杯盂者其下方有字數行仍壞之極諦審之亦似小隸書五行第一行似云漢朱長舒之墓云云其下不可辨又一人旁有金吾二隸字

右二石室字皆黃小松於濟寧拓得寄來者云是郭巨朱鮪二墓石刻按朱鮪墓見於水經注朱鮪墓石室則說見於趙夢溪所說不甚合至於郭巨墓石室則說見於趙明誠金石錄跋非齊隴東王感孝頌之文其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為齊州刺史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耆舊以為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

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鄰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為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為郭巨墓石否也碩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据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攷耳

寶應漢石刻畫象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為夷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濶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而左老子在左而右弟子在孔子後手執束幣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模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者胾鼎者其一高與濶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鄭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左傳蒙之以申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亦干戈櫓盾之類歟大約此刻畫像與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

漢延光殘碑

額橫書當是五字第一字不可辨第二字左半是子字然未敢定是某字也第三僅露下半似是福字第四諸城志云是長字今諦審其左半尚有直畫亦皆未敢定也第五字不可辨

文五行諸城志云行可二十字今未敢定

第一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起處尚似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字（偏左甚小）此一行今可見者七字

第二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五字今諦審之上半有子字下云維息寘居廿年此一行可見者十字諸城志脫偏寘字

第三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二字今諦審之此行首一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黃凡可見者六字

第四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上云子少
□長少中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恒凡可見
者十一字
第五行依諸城志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
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凡可見者四十五字其微辨而未
定者又六字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脩趙然臺得
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甚珎也晉徒作諸
地坐焉受笞者必踞是晞息碑盡豌非大雨不露
字形乾隆十二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灾至縣辨

為薄隸椎拓以去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
嵌於內堂之東垣搆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高三
尺廣尺四寸字徑二寸其上半多泐不可辨其下
半可辨者約略如右碑有界局文有直無橫其字
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
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
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
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
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爲最
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尚
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
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
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
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字與庚戌字皆極分明月日
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延字與予所
得延年益壽漢瓦篆法相埒此尚未極泐壞是以
元氏三公山碑近日出土視此尚可按次圖之是碑則不可圖矣牛氏金石圖雖
略入然訛誤甚多又無附說

漢安元年正月
十八日會仙友
右十二字隸書作二行
東漢仙集
留題洞天
右八字楷書分前後二行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兩行十二字隸帶
篆勢其列正書東漢仙集留題洞天八字孫退谷
庚子銷夏記云余於故侯吳國華家得此書法妙
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石

在何所亦未見它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而已
方綱按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濬金石備考云在四
川簡州逍遥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
竟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爲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
謂仙友者特道家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尔

蜀楊公闕

蜀故侍中
楊公之闕

右楊公闕隸書八字分二行牛氏金石圖云在梓
潼縣北一里許大道旁東數十步西向高一丈六

尺闊四尺五寸厚三尺字逕三寸五分近人亦頗
有疑此刻非真者然方綱兩見拓本蜀字楊字頂
皆微泐中字闕字之頂亦有横泐文與牛氏所摹
正同牛氏圖闕上作四層叠石之狀其下左右各
一方此文在其右方而左方則空無字恐未必是
僞造其疑之者過也

漢尹公闕今未見其拓本而近日所
牛氏所摹又有非碑額者漢車下闕不可知尉陳下闕不可知此二行亦是頓之上半魏公闕三字凡此數額亦皆不見於著録或云竟是近人所僞造也附記於此

漢王君碑

漢故王君之碑

府君諱中此下闕幾字不可知皿周文之緒也天清咊其闕不可知之德美中平二季
郡太守王陽令知政之風洵闕不可知作文銘勒碑以伸由不以下闕不可知其中多闕處来可知地

丁酉秋錢塘黄秋盦持來漢王君碑禮册四十八
字皆陰文首云漢故王君之碑以下難辨者二字
每字有界局紋約二十七分許而首六字無之
且加大蓋額也通體皆篆惟秦字近隸後有潘跋
云有訪碑入蜀者搨得東漢篆碑還擘窠大字存
僅四十餘王君諱已闕治行爵里皆無可考金石
所以永傳乃歲久仍未可恃為足慨已其書狀如
蟏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漢碑中篆刻不多見也壬
子歲小春陋夫

按潘跋言是碑在蜀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中石
刻寔詳而無此碑然其字特古質非近人所能僞
作也聞有疑其僞者故辨之它日遇蜀人留心古

刻者仍當細訪尔又聞汪秀才中言是碑中語是
竊取隸釋內其碑之語又其中平二年云云亦從
隸釋出云愚因此說曾將隸釋通部撿查一遍未
之有也隸釋內中平二年之碑惟劉寬譙敏都鄉
正衛殫碑耳亦皆與是碑不相涉也且使欲假漢
碑豈不能撰數句而必隸釋之是攘我此說必不
可信者也至于近所傳李君碑則誠可疑矣并附
于後

漢故李君之碑六篆字隆文二行有界格其下有穿下文凡六行可見者行十二字亦皆篆書額之界格則有直有橫文之界格則有直有橫無橫耳

君諱昭字伯朗其先富波君之以下闕不可知
忠孝立仁行遺實體彌隆卑
帝吕掾史名見嘉其忠孝品
舉郎中遷雒陽長史換楗
元初五年三月三日卒勒
懿鑠其德于我李君其德
此刻篆書板實而無神采故不當與王君碑並論
也或云有知其僞造者今姑附于此

漢隸殘字

孚童ㄅ巳然之性損沖盈ㄒ吕舉舜憂委之羣公爭

德遂隱身卹踐迹違時絶俗榮禄不能蓋其志王有
脩代寔親在堂遂脩丘性過六性君有過人者丘處
貢能賤匕德也貞固也避言隱燿潘泊也有行之彰
司徒違續協帝漢皇爰在滋如穀之豐徵君損益抱
盈吕確乎不牧如龍之紆匪石之介如一六休齊光日
月厥德聿昭
秋盧持來漢隸殘碑自然之性云云存者百十七
字又其略可辨者五不可辨者三翼日孔莊谷又
以一本來睘則重摹穜刻也已少數十字矣過六
情下穜刻僞本有一字

是刻從來不見於著錄惟近日慶山葉氏續金石
錄所載與此同過六情下有也字後云右漢隸殘
碑不知其人從某家標册錄之自然之性上作夏
黃字方綱按黃字是矣而其上一字則非夏字也

長洲 顧蒓 南雅 臨摹
嘉定 錢坫 獻之 同校
錢唐 何元錫 夢華 參訂
仁和 趙魏 晉齋 編次

武梁祠堂畫象

揚州汪氏所藏舊搨本凡一冊為幅一十有四

第一幅

上有山闕之形中二人冠制微異而皆跽身下半相交衣制亦同右一人手持曲尺曲尺中央又有小橫尺蓋象畫卦也二人之中間有一狀如小兒者兩足捲起石本有泐勢故摹搨不甚可辨泰定隸續本則宛若小兒狀

洪氏隸釋云自伏戹至夏桀是一段蓋此是石之上一橫列也

左邊隸書一行云伏戹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右十六字洪氏隸釋同隸續止標伏戹二字者省文耳非此一行外復有標題也

搨本此幅前題云王業非太古語當從之此跋不著皆作王業愚意王業洪氏隸釋史氏學齋佔畢名氏方綱按王即工字即石鼓攻字亦如此也其非王字明甚

第二幅

初造王業首以畫卦言之吳郡張舍人塤曰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曲尺中間小尺弦也所謂結一角也方圓皆有弦耶徑相通之率也圓為句方為股矩廣長也然方徑一而匝四以曲尺之形而重之其象為回所謂股脩四也又所謂合矩以為方也小尺耶徑為弦其象為丅因而圍之徑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為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歷舍矩不觚從事也

畫一人冠前後銳若彫纓狀兩手若有所搏擊者
左隸一行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末有耆欲刑罰未施
揭本題云祝誦史氏疑阻誦婁氏漢隸字原又詮
誦為融洪氏云巳祝誦為祝融而介於羲農之間
乃從白虎通之說末有耆欲史婁洪皆以末作未
而洪氏又以耆為耆復云耆即耆字今諦觀此本
原不作耆當從婁氏所釋又題云耆即嚌字禮記
耆欲將至漢書爪牙不足以供耆欲皆去口從耆
此其證也洪氏謂耆即耆字殊譌
方綱按耆即嚌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耆

並不作耆諸君未見隸釋善本耳又婁氏字原耆
字下云武梁祠堂畫象未有耆欲與上同按所謂
與上同者言與所引前條老子銘絕耆去欲耆欲
二字之義同耳非謂二碑字勢同也又按末有耆
欲今見摹本實是末字
詛誦乃黃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通
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
物咸若祝融聽命州之鳴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
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此數語亦正與末有
耆欲刑罰未施之言相合小司馬補三皇本紀云
當女媧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
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云
云注三皇紀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宋均以祝
融為皇而鄭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羲皇甫
謐亦同此在伏戲之後神農之前正相合矣其云
刑罰未施者正對共工任刑言之而手作搏擊狀
蓋亦取征伐共工事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
韻融字下

弟三幅

畫一人冠亦前後銳若彫纓狀兩手右提左抑捺耒
耜以教耕
左隸一行云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揭本題云周禮振窮月令振乏絕漢書議振貸皆
與振萬民義同後世易以賑字非古也又題云吳
曾漫錄賑濟當用振字說文謂舉也救也以饑饉
窮乏舉救之使存立耳左氏振廩同食即此義又
薑浦筆記載周易振民育德注振濟也
方綱按說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
耒相以振民也据此一條以證振字足矣不必它

引也易繫辭傳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疏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此兩人耕為耦也鄭云古者耜一金者對後代耜岐有岐頭兩脚耜今猶然也但以牛種用二耜則畝下布種與古異也据此則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失古制然說文耒兩刃臿也从木𠦂象形耒魏曰耒也亙瓜切耜臿也詳里切或作梩臣鉉等曰

今俗作耜又枱耒耑也弋之切又或作鉏揚此耒相梩枱鉏皆一物也故方言曰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臿宋魏之間謂之鍏鐵即銕即銳即鍬即鍫即鍤即鏵即鐴即鐵即鑱即鑯即鑱即鑱即鑱

左隸一行云帝告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捐本題云史氏云帝嚳作帝告殊可以證古辨今
然此本告字從吉蓋古省也
顧南原云管子侈靡篇告堯之時汪告帝告也史
記三代世表亦作帝告
弟七幅
畫一人冕服衣裳兩手若指畫狀
左隸一行云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
方綱按顧南原云勳諸碑以與省為重此復變重

為童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弟八幅
畫一人冕服衣裳面側向右兩手作經營指畫狀
左隸一行云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捐本題云重華下史洪本俱闕
弟九幅
畫一人冠上銳下卑手執器如甑而短柄
左隸一行云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追
為肉刑
捐本題云脈字知字時設防三字史洪本俱闕而

隨下洪但云闕二字者誤也史又多闕肉字此本
舊釋訛隨為道防為陽又因史洪本訛追為退方綱
今得拓本實是退字非追字洪不誤也
方綱按竹垞後跋据此圖冠頂銳而下卑謂即禮
所云毋追者其說良是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
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毋發聲也追猶堆
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白虎通夏十三月為正
其餘寢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漢輿服志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陳祥
道禮書曰考白虎通所言則三冠之制異輿服志
所言則三冠之制同禮文殘闕其制度名義莫究
其詳禮圖謂毋追有霞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
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毋通用也內
則有敦以牟厝匜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訛蓋有
所傳也愚按聞崇義三禮圖亦有古法難識依文
觀象之語而以毋追有覆杯之狀則諸家同之然
既曰毋發聲也則即使通牟亦當為發聲之詞乃
又曰牟乃食器以曲合霞杯之說何其矛盾耶且
聞氏既從三代冠制相同之說矣而所圖委貌毋

追章甫則又不同是其未有確證不俟辨而明矣
又按是圖冠制頂銳下卑其間文繢斿重如其銳
卑之勢蓋追本自宇小自也象形故當肖危銳之
制也其繪於此者蓋以見夏后氏冠制而其形樸
亦必有所承也至於手操掘地之器亦舉其謨績
之最大者著之非謂當時乘四載之日必冠此牟
追也若士冠禮之文所謂夏后氏之道者此與周
道殷道同義猶言周制殷制夏后氏之制耳鄭注
涅於道字乃曰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豈不迂哉
掘地之器今莫能名之惟南子曰禹身執虆垂以

為民先高誘注虆音雷而不著其為何器孫奭孟
子音義虆力追切趙注虆裡籠垂之屬然音義既
以虆為土籠雷為鍬矣而疏又云歸取虆裡籠垂
則仍似統舉而未極分明也今此圖之器當有兩
岐柄約居當之二當存之以俟注淮南者博考焉

第十幅
畫一人手執戈戟之屬坐於二人肩背之上
自黃帝至堯舜皆服冕惟大禹冠異至此夏桀則
冠與後數幅常人之冠無異
坐下二人面各前後向其冠若分三瞥者

左隸一行只夏桀二字
搨本題云夏桀史本少此二字
又題云洪氏隸釋云自伏戩至夏桀是一段愚又
考隸續碑圖此一段與後曾子至丁蘭同為一碑
而帝王列之上截故搨本在上者獨有碑額形象
可據
方綱按此所謂碑額者指其每幅之上皆有山闕
之形自伏戩至此十幅所同也非別有碑額尒

第十一幅
畫二人右為曾子母坐紡車架上踹車轉簍左手挽

車柱右手指曾子曾子作教訓之狀左為曾子拱手跽而
受教
左上隸書六行行四字云曾子質孝呂通神明貫感
神祇著灵来方後世凱式□□□□無
搨本題云此黃凡六行行四字為句洪本首行止
闕質字而注云闕二字三行闕神字與史本皆同
惟四行舊釋有靈乘乃而史洪皆作著乎朱方方
與明綱為韻侶無可疑上三字竹垞云驗之當是
□千乘然尚未詳其義五行凱式洪云即楷式六

行舊釋全闕史僅存綱字洪存無綱二字愚驗無字稍偏恐當是撫字撫之為模亦猶凱之為楷也（今以方綱所得拓本驗之綱字在偏右其左半實似木旁無旁）又題云慎行按弟四行弟三字似是來字隸釋誤續恐俱訛也

弟十二幅

畫三人一馬一車車有桯有羣蓋蓋有弓車前坐一童子閔子後母弟也車後坐一人為閔子父左手扶桯右手下撫閔子而與之言其一人跽於車後者閔子也

吳郡張舍人塤曰輈應在車下二馬駕之朝在二馬間也今畫輈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按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庾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圖在漢時未必盡與周制合也若蓋桯達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又按洪氏隸續所摹武梁祠碑諸圖雖新舊本互有殘泐然今以其可見者諦審之如管仲至秦王之下一段凡二事（隸釋隸續皆失其題）皆以一馬駕車豫讓一段內趙襄子車亦以一馬駕又處士縣功曹一段車馬蓋一如閔子之式又梁高行奉金者使者之後其車亦有蓋而是二馬又衛將軍一段駕車亦二馬又范睢秦王一段有車馬者凡八事而一馬者六事兩馬者二事若果依大夫士庶馬制不同之語則何以趙襄子縣功曹皆一馬乎若果準以漢時有一馬之制則何以衛將軍二馬乎同出一碑畫者不應隨意增減是必有故焉所當闕疑而不可臆斷者也

右上隸書二行云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左上隸書二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稜

摹本題云閔子騫下洪本注闕一字依舊釋實闕與後二字史本亦闕然驗之後字似假字豈古有是稱亦如秦紀假父之例耶而前題又作後母此不可解愛字史洪本皆作喪非是有偏二字史洪皆闕而洪本僅注闕一字史本闕子騫衣三字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迺是御車失稜稜與棱同而舊釋脫末二字又謂車為事蓋此贅釋文諸家脫誤尤多

耳又題云世修按古後母亦稱假母漢書衡山王傳注假母繼母也其證甚明

第十三幅

畫四人萊子父母坐於左父又在母之左上有幃幔之狀其右舉手向左而舞者萊子也跪其後者萊子妻也

右上隸六行云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驩君子嘉之孝莫大焉

左下橫寫隸六字云萊子母萊子父

此六字自右而左母右父左今揚州刻本隸續摹誤

摹本題云洪云斑連即斑斕又題云漢縣三老碑五色斑斕作斑連錢唐金司農謹攷

又題云朱子云古人席地亦只是跪坐又云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爾雅妥安坐也蓋以兩膝著地以尻着踵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觀此圖猶見古者安坐之禮慎行識

顧氏隸辨云淮南子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高誘注連音爛江鄰幾雜志同州民謂連雨為爛雨毛晃增韻云楚詞青黃雜揉文章爛兮韓詩華燭光爛爛竝讀平音以連為爛爛即以爛為斕也又按說文斕或從連作連斕從闌得聲連與闌古本同音故或從之徐鉉注曰今俗連音力延切則不知連有闌音矣此碑以連為斕或同音而借耳

第十四幅

畫木像於左下有座一人跪於右者丁蘭也又一人跪於丁蘭之後而在其幅之上又橫出於前者凡三物一在左一在右上一在右下皆若鳥喙首狀

按隸題云刻木為父則所刻僅止一像非二親之像也且其右上一人衣冠皆具而無座則不似刻木像矣若云是丁蘭妻則其冠乃男子之服又非左上隸書四行云丁蘭二親終歿立木為父鄰人假物報乃借與

搨本題云歿史洪本皆譌作後

吳郡張舍人摃曰丁蘭河內人流寓平陵在今興平有子孝郎孫盛逸人傳列刻木為人仿佛親形隣人張姊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今漢碑有報字本此隸釋誤作郭此圖搨本後跋錄於此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辭晉江何維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竹鶴徵私印儀自趙岐謚壽藏圖晏平仲羊舌肸蠡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諸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祐花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禮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畫崇義三禮

圖之非桀以人為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肴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為楷式觀者但見墨光可鑑元氣渾淪驗為唐本不虛也康熙乙酉竹垞朱彝尊過衍齋書屋重觀因跋其尾時年七十有七（括此拓本止十四幅者以曾子至丁蘭四事一段正在伏戟至夏桀十事一段之下截也其上一截之十幅則皆隸書於其後一行而其下一截之四幅則皆隸書於其左右者因石之寬狹為異耳）乙酉九月過衍齋重觀讀竹垞先生跋尾乃取洪氏隸釋隸續史氏學並佔畢婁氏漢隸字原細為辨注歎此捐直在數家所藏之前碑刻圖畫之古無踰於此矣

畫家著錄多始魏晉人不知東漢石闕圖寫人物已多第存者寡宋武梁一碑乃唐人拓本洵不易得圖中機有絞車有蓋庭有幃略見古人制器尚象曾子母萊子妻屨絇皆銳頭當知漢日女子已非赤脚亦可資考古之一端也康熙丙戌人日雪阻葫蘆山房復同竹垞把翫書此查浦

是冊仲安於康熙癸未購得年來每過山居輒與同觀者跋其尾今歲戊子查浦復假還相與再過

衍並繙閱舊蹟故人墓有宿草查田遠在都亭人生聚散何常自顧年已八十後期莫定書此憮然

彝尊

武梁祠堂畫象漢鐫唐拓有宋洪景伯收入隸續中當時已歎為難得況又隔五百餘歲乎漢人碑碣石闕刻山林人物畫繪之事莫古于此王厚伯云頗愷之陸探微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子始用巧思而古意遂減今此本尚在人間豈非天下奇寶仲安既獲鐘鼎歎識矣復購此以成齋中二妙俱竹垞老人為之作緣者老人每過其齋必反復

展玩題識如子昂之跋蘭亭烏爛不休旨哉苑中
嘉話也龔翔麟識

癸巳春暮寒中携此本展玩數過元氣渾淪覺後
此筆墨皆落工巧竟失古法矣諸公題識精當無
從贅一語惟以衰年得見名蹟為快謹記歲時以
志欣幸之意立夏前三日蘿軒翁嵩年識於瑪瑙
山莊

竹垞先生每過衍齋余兄弟家居必陪杖屨戊子
先生再至則余復赴燕及余長告南歸先生下世
已五年矣衍齋重出此册讀先生題識數語遂成

讖坻老眼糢糊不覺阮淚承睫也癸巳重陽後十
日初白庵髮衲慎行

方綱於丁酉秋聞錢唐黃小松易說揚州汪君雪
礓家藏是册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峰聘江秋史德
量欲借觀而不獲至癸卯春小松借吳門陸氏摹
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象後二年甲
辰春又得汪君雪礓所寄摹本又小松復摹其隸
書來屬予對證爰合三本參互考訂著其大略如
此

方綱今所得原石拓本凡五紙為幅四十有四

第一幅　伏虢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小隸書作行直下作後數條皆同此

第二幅　祝誦氏無所造為末有者欲刑罰未施

第三幅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第四幅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以衣裳立宮宅

按隸釋造兵下云闕三字今以石本驗之此三字

上二字是井田下一字微露其半當是制字蓋洪
氏所得本偶闕失此三字耳非尒時石泐如此也

第五幅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口之子

隸釋云昌下二字闕今驗石本其下一字是之字
尚露其半惟昌下一字闕耳顓字洪氏婁氏皆摹
誤

第六幅　帝佶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第七幅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弟八幅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蒼三耒
錄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洪氏所得拓本偶
有闕失非原石之訪此亦其一證矣
弟九幅
夏禹長於地理脉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為囹刑
隸釋此條內凡闕五字蓋皆洪氏本所偶失非原
石有訪也退字洪氏不誤
弟十幅

夏桀
已上為弟一紙之上一列
弟十一幅　凡二榜
曾子質孝曰通神明貫感神祇著灵来方後世凱式
□□無綱
此一榜在畫象之上方六行行四字內闕二字綱
上一字其無字偏處於右其左半隱隱有畫痕略
似木旁當是橅字也餘已具於前跋內矣著靈來
方此句今得見原石本始獲成文義來方者即將
來之義猶言方来又言方將也○此條內洪所闕

而今補者二字洪誤而今正者三字
讒言三至慈母投杼
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今見原石本
乃得之
弟十二幅　凡二榜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即偏字也餘具前跋○此條
此榜在左凡二行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棧
內補洪七字正一字
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此在右凡二行

弟十三幅　凡三榜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
有驩君子嘉之孝莫大焉
此一榜在上凡六行行五字詳具前跋
萊子父
此一榜橫書在下之左
萊子母
此一榜橫書在下之右
弟十四幅
丁蘭二親終歿立木為父鄰人假物報乃借與

四行報字微仞
已上爲弟一紙之中一列
弟十五幅　凡四榜曹子刲桓作二人相持狀
管仲
齊桓公
曹子刲桓
魯莊公
弟十六幅　凡二榜專諸作手持刀狀
二侍郎專諸炙魚刺敘吳王
此一榜分三行○此條內補洪氏一字又洪氏云

侍郎下闕一字今驗原石實不闕也
吳王
此一榜下有一小隸書荊字其畫極細蓋當時刻於此
弟十七幅　凡四榜中間畫一柱下有開篋樊於期手將下一條荊字誤刻於此
頭也秦武陽伏其傍荊軻作散髮狂奔之狀荊軻
之後復有一人
荊軻
秦武陽
此一榜三字分二行
秦王
王卽
王字
樊於期頭
其卽期字
已見隸釋
已上爲弟一紙之下一列洪氏云自管仲至秦王
是一段而不言其爲某處之下一段信洪氏是據
裝卅之本而未見初拓之全石本也
弟十八幅　凡二榜畫要離伏而屢忌按其首前後
二人皆持其
王屢忌
此一榜三字在上橫書
要離

此二榜洪氏所云闕二人名者也今此條補洪所未見者凡五字
弟十九幅　畫一人持其一馬驚逸餘仞不可辨一
榜八字作一行
豫讓敘身以報知己
已上爲弟二紙之上列其下列無題字者不具錄
後仿此
弟廿幅　畫一人手持物右向其柱間一榜
使者
此一榜之前洪云闕一人名今驗石本此間本無

題字非石刻也
弟廿一幅　凡五榜其末一榜贊語也畫姑姊在柱間作手援之狀其後一人又手援之餘皆泐
長婦兒
梁節姑姊
採者
姑姊兒
此一榜三字橫書於上
姑姊其室失火取兄子注輾得其子卦火如亡示其誠也

此一榜分二行
弟廿二幅　凡五榜畫一人騎馬者追吏也後母子齊繼母又在其後跪於馬下下有死人前母子齊繼母又在其後
追吏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死人
洪氏云後母子之前闕二人名今驗石本是追吏二字非二人名也齊繼母之下洪氏亦闕今驗有死人二字非二人名也齊繼母之訛也者字偏處
弟廿三幅　凡二榜畫二人一人偃屍於牀其攻者
京師節女
怨家攻者
已上爲弟三紙之弟一列
弟廿四幅
三州孝口孝下闕
此一榜洪氏所闕今驗石本補此三字
弟廿五幅　凡二榜

此人之前畫一覽有勺蓋盛漿者
義採羊公
亡祿者
弟廿六幅　凡二榜此處凡畫三人一立者二跪者
陽父
魏陽
洪云魏陽下闕一字今驗石本無闕
弟廿七幅　凡二榜畫三人
孝口闕一字洪氏同
趙口楮
洪云葵口者按此條即趙口楮之訛也者字偏處

於右其左僅露二直畫莫審是何字也此條凡改正洪氏二字

弟廿八幅　凡三榜畫三人

孝孫父

三字橫書於上

孝孫

孝孫祖父

洪氏云孝孫口父中闕一字今驗是祖字不闕也又洪氏脫去前一條孝孫父橫書三字今此幅共補洪所未見四字

已上為弟三紙之弟四紙

弟廿九幅　畫一人乘車有蓋車中復有一人凡一榜

趙古則下半字微露不可辨

此條洪氏所闕今驗石本補洪所未見者一字

弟三十幅　凡二榜畫韓王坐而左向其二人持兵向之

韓王

爵政

弟卅一幅　凡二榜畫三人女右向王手援之

已上為弟三紙之弟四紙

弟卅三幅　凡三榜畫四人上有帷幔

補洪所未見四字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弟卅四幅　一榜二人前有車馬而無榜識不可辨記

秋胡妻

魯秋胡

此合一榜分二行

洪氏作胡妻秋胡止四字今驗石本補二字

弟卅五幅　凡二榜此處畫人之數多仍不可計

口兄子

義姑姊
此二榜相近皆在像之上方洪氏但有義姑姊三字而無前一榜隸續所圖則但有姑姊二字又并義字失之今驗石本補前一榜中闕一字仍存二字
姑女兒
此一榜在像之下方横書中間一字泐半
已上爲弟四紙之弟一列
弟卅六幅　此間畫二人凡二榜
心懷楚
此一榜是榆母一幅贊語二行洪氏全失之今補凡十五字説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曰他日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錢塘何夔華元錫曰此以柏榆爲伯瑜也親上疑是傷字
榆母
弟卅七幅　此間畫二人一人跪而進食一手持筋
凡二榜
梁父
邢渠哺父
孔父
董孔千乘人也
弟卅九幅　凡五榜可辨者五人
董孝母
朱明
朱明弟
朱明妻
朱明口

此一榜三字横書於像之下
末一朱明口洪所失也此條補洪二字
孤此處僅存此一孤字微露可辨即洪氏所録李氏遺孤也畫與榜皆不可計矣
已上爲弟四紙之弟二列
弟四十幅　凡二榜三人
一目如趙臣也奉辟於秦此二字半泐
秦王
弟四十一幅　凡二榜三人
范且
魏須賈此一榜首末一字泐下半

鐙須實一榜洪所闕今補三字
已上為弟四紙之弟三列此偏內畫車馬人物尚多今不悉記
弟四十二幅　畫人馬之數不可計凡一榜
齊將軍此一榜末一字洪下半
按其位置并畫象此即洪氏所云衛將軍也不知何以誤齊為衛此條改正此一字
弟四十三幅　一榜一柱三人
瑾昭貞姜四字分二行
此一條洪氏所無今据石本補此四字
已上為弟五紙之上一列　　弟
弟四十四幅　一榜畫卹不可辨
騎都尉
此間洪氏所載忠孝李善休屠像三榜今泐失
已上為弟五紙之下一列
此五紙改正洪釋九字補七十三字洪有而今泐者十二字
仁和何夢華元錫曰趙晉一幅與豫讓殺身接連
蓋子所得拓本是已剪分二大紙者耳附記
乾隆丙午秋錢唐黃秋盦既扶升鄭季宣碑得拓其全石為二三百年來一大快事矣已而秋盦又於濟寧得漢建和元年二月敦煌長史武班碑又得建和元年三月武氏石闕銘已而拓工又訪得武氏石闕畫象題字甚多急拓致之則武梁祠堂畫像洪氏所載於隸釋隸續者一旦具得之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數十字於是予與秋盦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真豈非大字精靈感會而致此歟今秋一月間而得世所未覩之漢刻四種何幸如之即今揚州汪氏所藏本諸前輩歎詫為希有者不足為絕異而洪氏所見方務德重刻本又不必言矣方綱於九月初得秋盦所拓寄弟一紙視汪氏藏本已有多出者其時

方拜視學江西之　命計日治裝未獲尋繹今至江西復得秋盦續寄後數紙茲以課藝稍暇始按洪婁氏之書一一研究具列如右丁未春正月廿六日南昌使院識

趙氏金石錄云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皆在今濟州任城縣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為黃於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據此則趙氏當日已分為五卷洪氏云為石六其五分為二也蓋趙紙也愚今以五紙分列著之雖未必即為趙氏卷

次之舊然大約亦不相遠矣
是碑分隸爲漢代刻字之極小者每有一楯分二
行三行以外則必以眞線界之此亦碑式之宜著
者也
孔子見老子像　凡四楯其前一楯泐不可辨然似
本無字者後三楯字存
老子
孔子也
孔子車
此文及畫像人物車馬之數皆具於隸續惟以爲

人物七者則尚少二人蓋洪氏僅言老子車後一
人回首向外而不言其後復有人也今驗拓本則
車後一人回首向外者其後復有二人拱而向內
必有此向內之二人乃足明車後一人所以向外
之故而洪氏所得拓本蓋失拓此段二人耳
洪氏錄此於隸續第十三卷與所載第六卷武梁
祠堂畫像並不相涉蓋洪未知此碑在何處也今
於武氏祠山諸刻畫象中得之黃君得此石時亦
不知其爲何室之石然其字畫體式與前所畫古
聖賢人諸刻無二故合此一時一地所得畫象爲

列如左
黃易刻此石後云孔子見老子畫象載洪氏隸續
乾隆丙午冬錢唐黃易得此石於嘉祥南三十里
武宅山敬移濟寧州學鄭支宗李東琪監立
弟一幅
圭薄車　弟一楯三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
其前一人面向前其後一人面向後車後復有一
人與車上後一人語其前二人騎而導者二馬之
後有一飛鳥其前又二人騎而負物二馬之後又
一鳥

令車　弟二楯二字一車一馬車有蓋車上二人皆
面向前其前一人手持物車前二人執物而趨其
前二人騎而執物導者
門下功曹　弟三楯四字一車一馬車有蓋車上二
人前有飛鳥
門下游徼　弟四楯四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
人
門下賊曹　弟五楯四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
人其前二人騎而導者前又一人拱迎
凡此紙一列五楯十七字

弟二幅

此亭長　弟一榦三字

此間畫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車後一人
此間畫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車後一人題於此畫間

主記車　弟二榦三字即題於此畫間

主簿車　弟三榦三字一車有蓋車上二人前馬皆

仞不可辨

此間畫一人乘馬

此君車馬　弟四榦四字一車有蓋車上人與駕馬

皆仞不辨

此騎吏　弟五榦三字二人騎而持物

調閱二人　弟六榦四字二人前趨持物

此一紙凡上下二列其上列平列廿一人凡四榦共廿一字

皆無字此其下一列六榦共廿一字

按後漢書輿服志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

置門下五吏賊曹賊功曹皆帶劒三車從導

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分車長安雒

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共車亭長据此則主簿

主記亭長以次及之則此幅畫象之文亦自後而

前也

弟三幅

此齋桓公也　弟一榦五字齋即齊字可見漢時書

手涉筆通用之誤如此後人石於張遷諸碑斤斤

致辨何也

此在上列之末上列凡可見者八人此一人作歆

仆狀其前一人舉手擬之蓋亦曹子劫桓事也

若為都口時　弟二榦五字弟四字仞似是中字

此在下列之前畫象多仞略見者一馬駕車車有

蓋車上一人手持物餘不可辨

五官掾車　弟三榦四字

此在下列之後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前一

人手持物後一人御者也車後又二人步隨之手

皆持物

凡此一紙上下二列三榦十四字

弟四幅

子路一榦二字

此紙上下凡二列上一列畫十九人此榦在弟十

一人間

兩車　弟二榦只見車字其上一字只露下半

下列前畫一馬駕車車上二人車後一人

此前又畫二人乘馬其後又一人

此丞相車　弟三榜四字畫一小兒
車上一人御者一人　此處一馬駕車車有蓋
門下功曹　弟四榜四字　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
一人御者一人　此前又二人乘馬一馬前又一人
凡此一紙二列五榜可見十一字
弟五幅
荊軻　弟一榜二字
秦武陽　弟二榜三字
也　弟三榜上皆泐只見末一字

此是上一列三榜可見者六字此一列凡畫七人
一柱與隸續所載不同
中一列前後二車各駕一馬前車內一人車前一
鴈一人乘馬後車內二人凡二榜無字
行亭車　弟四榜三字　前畫一馬駕車車上二人
車後一人其前又一馬駕大車車上一人一榜無
字此是下一列凡此一紙三列四榜可見九字
弟六幅
□將　此弟一榜可見者一字此間畫二人手持物
義婦　弟二榜二字畫一人右向跽
義婦親子　弟三榜四字畫一小兒
以下畫四人凡二榜無字
又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一人一榜無字
孝子刑渠　弟四榜四字畫一人跽於前其後一人
兩手拱而奉饌左向
刑渠　弟五榜可見二字此一榜在帝幕之下此間
人物皆泐不可辨
按此石畫象有孝子刑渠前所錄武梁祠堂畫像
有邢渠哺父其畫亦作進食狀即此一事也此作
刑蓋古隸以刑為邢耳後有老萊子荊軻之屬皆
同事別繪知非一室之石并邢渠二事皆孝子也而
又按前條所錄木櫏與此邢渠一事古今記孝行者獨不概見書闕有間矣
賴此石像以傳其人所係豈淺鮮哉
宣蓋車　弟六榜可見三字畫一馬駕車車上一人
此一紙之上一列凡六榜可見者十六字
伯瞻母　弟二榜三字畫一人跽向左其後又有一
伯瞻也　弟一榜三字畫一人向右垂手狀後有一
馬

老萊子　弟三楝三字畫一人跽向左持杖前有盤
饌萊子舉手作奉進狀
萊子父母　弟四楝四字上幔下茵二人對坐
乳母　弟五楝二字
口子載　弟六楝可見二字
此二楝相連中有直界文此間畫二人向左前一
小兒立後一小兒起躍向前
康孤封　弟七楝三字畫一人
ヌ寸麦　弟八榜三字惟下一字全見其弟二字只
見其半是孤字也上一字僅露下脚不知是何字

也畫一人
此間又畫一人其楝仞
蔡孤度　弟九楝三字畫一人
此間又畫一人其楝滅
周公旦　弟十楝三字畫一人左拱而右向
口王發　弟十一楝見二字上一字微可辨畫一人
左向
伯邑考　弟十二楝三字一人左向
文王　弟十三楝上有幡二人對坐於茵只一楝二
字其後又有一人

此弟二列凡十三楝卅六字
此一紙之下尚有二列其弟三列凡可見者十三
人三車四楝皆無字其弟四列人與鴈皆無楝無
字
據此楝字文王在武王伯邑考之後則似其畫及
楝題皆是由後而前者蓋與前所錄武梁祠象伏
羲以下皆自前而後者不同矣此是別一室之刻
可知也
弟七幅
屯秦王　弟一楝三字一人坐而左向其前一人右
向手持兵欲搶之其後又一人持弓亦右向
此是上一層前又一楝無字其下二人一坐一持
物物上有鳥
侍郎　弟二楝二字畫二人相向
魯秋胡　弟三楝三字一人若却避狀一人前擬之
其前後皆有人石泐不可辨
此一紙僅著上列三楝八字其下一列二車車皆
駕一馬有蓋又有騎而導者一楝無字此紙凡二
列
弟八幅

君為市掾時
此一紙凡上下二列此其下列一榜五字君字并
高一格穿在中間果道黑處其上列五人二馬一
鳥餘皆泐下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其前四
人趨而持物前導其後二馬前馬有人騎者後馬
泐不可辨
弟九幅
功曹車　弟一榜三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
右向
尉卿車　弟二榜三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

右向前一人手持物其後三人騎而從者皆右向
末後一飛鳥
此是其上列也可見者止此二榜其前有持弓矢
干盾者凡七人二馬二榜無字
游徼車
功曹車
賊曹車
主薄車
主記車
下列凡五車車皆一馬一蓋車各二人五車之外
皆戈盾攻戰之狀亦有飛鳥之屬車各一榜榜皆
三字凡五榜合前二榜凡此紙上下二列廿一字
弟十幅
君車　弟一榜二字
畫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車前持物步而導
者三人持物騎而導者二人
門下功曹　弟二榜四字
門下游徼　弟三榜四字
各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
此一紙凡三列其上二列皆無榜此其下一列也
此紙凡三榜十字

弟十一幅
道吏車　弟一榜三字
此上弟一列無榜此在弟二列畫一馬駕車車有
蓋車上二人車前有飛鳥前有二人騎而導者
主薄車　弟二榜三字
在弟三列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車前一獻
躍起前有三人騎而導者
此一紙凡三列二榜六字
弟十二幅

伏胡婦　弟一榻三字
此幅凡上下二列其下一列無榻此在上一列之右畫一女子携一小兒之後又一女子　弟三榻止見此三字餘莫辨
齊王　弟二榻二字齊即齊字
此在前畫之左畫一人其前有物其後二女子隨之其後又一人　弟四榻隱隱露此略可見者三字此榻之前畫一獸作人立狀　弟五榻畧見半字
此一紙凡二榻五字

弟十三幅
賊曺車　一榻三字
一馬駕車車有蓋車上二人車前二人騎而導者其前一人奉幣來迓　弟六榻三行行幾字不可計約可辨者七字三行中間有畧文此間畫樹一株結實下垂蓋葉莢也　弟七榻略見六字畫一獸不
此紙一榻三字
巳上十三幅小松續拓致者題云武氏前石室畫象凡十三幅皆洪氏隸釋所未著者凡一百八十一字

六足獸　又衆則一　弟八榻止可辨一如字
甚可辨
□□曰□□如
此下又有一長榻竟一字不可辨
巳上祥瑞圖弟一紙三列八榻共廿三字
白魚武
津入于王　弟一榻二行可見十七字
此目魚王少
明無不衙則　弟二榻二行可見九字凡二行者皆有畧文

銀甕口法得中　弟三楀見五字此間畫一大虺
白馬朱貆
良　弟一楀二行可辨者四字此處畫一馬
澤馬王者勞來
弟二楀二行可辨六字畫一馬
王口王者　弟三楀可辨三字畫一物上下圓各兩
翅中有直柄
已上祥瑞圖弟二紙三列下列畫龍楀全不可辨
此其上中列六楀卅四字
夫罷仁姦白　弟一楀可見五字

木連理王者德純洽八方為一　弟二楀二行十七
家則連理生
字全此間畫一樹花葉密茂其根不甚可辨
鼮汗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弟三楀二行十字全此
間畫一鼮圓孔上有方罫細文
元圭水泉踰通四海　弟四楀二行十二字亦全此
會同則至
間畫一圭元字敬避寫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　弟五楀二行十一字全此間
遠則至
畫一比翼大鳥二首四尾又可見者二足餘泐
比肩獸王者德及鰥
鳳則至　弟六楀二行十一字全畫一
獸殘泐
上楀口此字似是不計或主或王后稷　弟七楀辨二字畫不可辨
皇帝時南口乘鹿来獻巨暘　弟八楀可辨九字畫
不甚可辨約可辨騎鹿者二人皇即黃字
已上祥瑞圖六紙其有畫無題楀者不具錄錄此有
凡祥瑞圖三紙八楀八十一字
題楀者三紙凡一百卅八字合此石室前後畫象

凡洪氏所未見者摠得三百九十二字
附錄錢塘黃易修武氏祠堂記畧
乾隆丙午秋八月自豫還東經嘉祥縣署見志載
縣南三十里嶧雲山西漢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
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
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易訪得
捐取堂乃武梁碑為武斑不禁狂喜九月親履其
壤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歷代河徙塡淤石室零
落次弟剔出武梁祠堂畫像三石久碎而為五八
分書四百餘字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八分書八

字雙闕南北對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見根
脚各露八分書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畫像
上層刻鳥獸南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八分
書九十三字武斑碑作圭形有穿橫闕北道旁土
人云數十年前從坑中搜出此四種見趙洪二家
著錄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計七石畫像迭異
無題字惟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旁有斷石
桓正書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畫像十四石八
分題字類曹全碑共一百六十餘字祥瑞圖石一
久卧地上湮溝殊甚復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

圖殘石三共八分書一百三十餘字此三種前人
載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畫像武氏後石
室畫像武氏祠祥瑞圖又距此一二里畫像二石
無題字莫辨為何室者漢人碑刻世存無多一旦
搜得如許且畫像樸古八分精妙可謂生平奇遘
按漢武氏諸碑惟武榮碑楯立濟學武斑碑武梁
祠像武氏石闕銘今已出止餘武梁碑武開明碑
二種未見安知不盡在其處嘉祥漢任城地趙氏
云任城有武氏數墓所指甚明何縣志訛為漢太
子墓然土人見雕石工巧呼為皇陵故歷久得不

毀失未始非訛傳之益也今諸石縱橫原野牧子
樵夫豈知愛惜不急收護將不可問古物因易而
出置之不顧實負古人是易之責也武斑碑宜與
武榮碑並立濟學而石材厚大遠移非便易惟將
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移至濟寧與知州劉泳鉉
敬置學宮明倫堂其諸室之石大而且多無能為
役州人李鐵橋東琪家風好古掇碑之功寔著洪
洞李梅村克正南明高正炎善書嗜碑勇於成美
與之計畫宜就其地掬立祠堂壘石為墻第取堅
固不求華飾分石刻四處置諸壁間中立武斑碑

外繚石垣圍雙闕於內題門額曰武氏祠堂隙地
樹以嘉木責土人世守地有古碑官揭易擾宜定
價資其利而杜其累立石存記為久遠之圖是役
也非數百金不辦易與濟寧數人量力先捐海內
好事者聞而樂從捐錢交鐵橋梅村明高董其役
易與司土諸君成其功求當代鉅公撰碑垂後仿
漢碑例曰某人錢萬某人錢千詳書碑陰以紀盛
事漢人造石闕以後地已淤高興工時宜平治七
八尺既固屋基且今埋碑盡出不留遺憾有堂蔽
覆椎搨易施羣墨流傳益多從此人知愛護可以

壽世無窮豈止二三同志飽嗜好于一時也哉乾
隆丁未夏六月錢塘黃易
附錄方綱重立武氏祠石記
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漢魏已來古刻散棄於山崖
墟墓間未嘗收拾爲足憾又自謂荒林破冢神仙
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然而漢武氏祠像之文
則錄所未著也至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畫像
五卷而其錄不傳惟鄱陽洪氏乃圖且釋之凡四
百餘字而已當南宋時已以重刻本爲可珎而況
逮今又六百年乎錢塘黃子秋盦既於濟寧州學

扶廾尉氏令碑得拓其全石已而復於嘉祥縣南
之紫雲山得敦煌長史武斑碑洎武氏石闕銘遂
盡得武氏石室所刻畫像又得孔子見老子象及
祥瑞圖石刻視洪氏所著功蓋倍之矣於是敬移
孔子見老子象一石於濟寧州學而萃其諸石即
其地爲堂垣砌而堅之楊曰武氏祠堂俾土人守
焉往者予與黃子考訂金石文字每以斯碑舊本
不得賞析爲憾今吾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
狀一旦得遇其眞而予適按行鄱陽廬阜間遠懷
文惠洪公千里闕山所悵結而三歎者也後之摩

挲斯石者當何如讓惜之
武氏祠堂畫象詩
虞書觀象遠莫追豐俔圖形見者誰今之正書祖
漢隸畫手昌弗東京規西川稚子牖已泐我始訪
得射陽碑西陲頌旁迹或層嵩山室閟人罕窺近
年稍出郭巨墓永建題字非同時魯峻李剛各何
在水經圖記猶然疑任城近與鉅野接鄱陽夢早
東武馳吾友黃子官濟上鄱陽東武一手爲范廬
江既收舊本鄭郎中復補闕遺昨者廾高尉氏石
五六百載無此奇地靈光怪要騰出我輩嗜好來

應之平生夢想武梁刻一旦忽慰心調飢果然雕
文騁枝巧行行羅列章委蛇遷史遠稽大戴禮白
虎通義推皇羲堯舜垂裳自軒帝其前艸昧猶衣
皮夏商之王僅略見牟追章甫詳容儀次繪古賢
首曾閔丁蘭刻木萊衣嬉盖以孝行爲職志義姑
節女相並垂亦有倢王弁卿相爰暨前聞羞要離
馬書班表所未悉賴取軼事留于斯鄱陽著錄凡
六石東武五卷誰曾披今之拓本幅恰五兩家孰
是增與虧史家佔畢亦云尔或系以贊銘非詩小
隸庚庫坼龜坦一楊一柱森鼎縣東武之藏吾弗

考已七十字增淳熙邛江汪君秘殘軸古光如煉
堆隃麋竹垞初白諸老子鑒賞往復論心期我懷
此軸非一日手為摹本目屢疲誰知貞珉尚宛具
遂者鍥鈲寧非凝丙秋得之春始讀費我行役日
三思豫章使廨坐晴晝如入周廟觀器欹即以車
圖桯蓋制禮書經說祛紛岐伏羲倉精造工棄手
執尺矩句股施其他器皿及屋宇胥驗品式知崇
卑後人繪事邪有此畫譜惜未窮津涯聞有建康
重勒本歲久亂眞今孰知隸圖會當洪氏補息壤
豈敢宋子欺前年予門人宋芝山謀欲重刻以俟蘁本今則可矣同日

又得武氏石建和刻想同工師輒黃因寄江秋史與
桂未谷精覈會合吾敢私三漢書軒不足道叟擬題
扁光茆茨予嘗以小松所貽肥城畫象并孫季述所貽嵩山畫象洪稚存所貽射陽畫象

敦煌長史武班碑
隸額陰文二行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陰九字前一行四字後一行五字
建行禾元年大歲在丁亥二口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班字闕五字武丁口伐鬼口元功闕三字臧行王府官下闕

三行上闕字不可計臣君劣下闕
多此間未知所闕幾行
此一行徵露三字亦未知其上所闕幾字右以口嘉下闕
此即在前一行之次亦未知其上闕幾字恢等口惟昔日口口郎署感下闕
於惟字闕六受天下闕
是闕九川闕二庸庶字闕二首徵妙元通下闕
帝股三闕十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口翰凶晦忽徂
逝下闕
銘之四行上半所闕幾字不可計女悽愴口表金門闕二不忘字闕三
是下闕
尚書丞沛國銘後另起書衛之一行止露此五字
成武令中山字闕三种銘後之二行露此六字
豐令下邳闕三崇銘後之三行露此五字
故陳留銘後之四行露此三字
口東長銘後之五行露此二字

碑陰
武氏碑三字在穿之下因其正面極泐而反刻此外竟無一字甚古拙此陰有字也大是楷書蓋後人所刻以識之也然其字洪氏本不言此陰有字也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洪氏云在濟州任城字小石

損官壽殘失而自洪氏已後著錄家無復知有此碑者矣丙午秋八月錢塘黃秋盦易既為扶先尉氏令鄭季宣碑拓其全文復於濟寧訪獲是碑拓其文并陰見寄洪氏所錄僅存什之一二尒字小而行列參差與倉頡廟碑略近以洪釋計之則每行約在四十許字間雖稍有多少參差當亦不遠也銘詞與後衡皆提行書之衡名之末有云紀伯乙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小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矣据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

伯乙書此碑下乃云嚴祺字伯曾曾魯二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者紀伯乙而非嚴祺也紀伯乙三字上有闕文或是□紀伯乙則紀字是其名伯乙是其字未可知也今不敢臆定矣

武君為吳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為敦煌長史非敦煌人也小歐陽集古錄目以武君為敦煌人亦誤也

鞠訽此作鞠凶鞠字上半泐不可辨或似有竹頭未可知也按說文惟踘鞠字从革或从夲其籟窮字則專从夲蓋窮理罪人義取夲所以驚人夲字从大从羊一曰大聲是也洪氏釋作鞠恐未是又微妙妙字其半泐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蓋妙从女者非也茲未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其中間闕幾字原石既不可計亦仍依洪氏著之

武斑碑詩

歐陽集古不知姓初以一字題曰斑熙寧已酉閱五載始得善本為補還又因丁亥推漢紀章和迫步何其艱歸來堂軸審以額敦煌長史題於頗鬱鬱雙行九大字筆飛氣若熊羆詮參差中寓欹側勢意思邏尒澹以閑碑字雖小更遒逸勁于篆畫

圓非鑾小歐陽說巖伯魯古本所露今偏慳僅存洪釋什一二誰謂著錄鮮可刪紀伯乙書系碑尾裂繻子帛疑迴環敢云援此為訂正但恐辨者來譏訕碑陰三字誰所志經過千載涕為潛我摹殘畫想歐跋夢餘熙寧治平間偏傍妙似不从女晴窓時寄予目眩

漢武氏石闕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李

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
仕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丰廿五曺府君察舉孝廉
除敦煌長史被病美没首弄不
遂嗚呼哀哉土女屬傷

右武氏闕銘凡八行行十二字末一行九字按趙
氏録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
丞緻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斑皆自有碑此
一條實武氏諸碑之總目矣予今獲同日見之是
碑厪字又足證武梁祠像榆毋贊語信是同時所

刻也病下是天字趙作云訛也石工名趙氏作孟
季季弟今驗石本下是李字上是孚字皆非季字
也此上有畫二層上層畫車馬人物中層畫一獸
首如石闕之狀

武氏石闕銘詩五應孝三世名相承四楊碑外孰
武氏一門著碑五應孝三世名相承四楊碑外孰
與匹楊則厪耳武可憑前惟府卿暨從事後有長
史金吾丞建和丁亥刻者二是銘特以孝子稱合
之諸碑考行迹獨闕始公及景興可作任城世系
譜開明之刻吾無徵曰承曰卿洪所辨隸圖誤續

闕不勝吾嘗拈出帛氏學魯詩訓故儒林增劉帛氏詩章句獨見於武榮碑方綱嘗取以補秀水朱氏經義攷　金吾丞碑置孔廟而此諸刻霾榛艾黃君同日按剔得從事畫象爭鈔謄長史一碑極磨泐賴此補述嶽獻繩本為父銘銘又子意以祖武垂昆仍自從鄱陽著録後我今為尔題繼繒銘文書前空其後金吾碑式佯亦應子姓官閥詳與略昂霄止仲撰未能金石之例或原委頗吾於此常兢兢隸書沈厚亦可喜愛墮唐法斯足懲儻援建康郡齋例買石取影勤挹燈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六

譚起侃　文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鼒編

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

篆額十字以氏不可計凡隸續云篆額二行

君諱口字元岑京北注關不可計者仿此牙都尉之闕有畢萬有代序闕茲后土光君既膺天德貢躡帝宇入參文昌出化西土仁義充行澤洽闕德世記其軌辭疚輕居棄榮潛處不卒苻宿究是台輔三方失闕不闕黜徂落不苗舜禹二書之應臻于已丑辰五盈虧猶有代序闕茲后土光闕隘類口聖詰闕苞肉允執乳氣之純懿履輔奚之闕以下題名據洪本另行題寫尚書令宏農宜陽周熹奕葉故并州刺史伯柳奕高虔恭其仕州郡也躬素忠謇犯而勿欺兼綜隱法通識百典闕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右丞遭秦夫人憂服闋還臺拜尚書侍郎秉總闕廷科績特拜左丞闕樂浪大守剋贓鷹口元士議郎河南鞏王暹元乂海陽令逢牧左伯闕令沛國周龍幼興齊闕薄令剋皇脩恭義滕東令東萊黃闕仲真尚書郎番尋軌上闕故廣宗長淳于闕故孝廉剋嚴闕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禮冊凡九漢存四百九十六字以較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八字尋徵貫下洪氏有拜涼下有州刺史三字百工下有能字闕下有推時二字君屢辭曰下有疾二字光下有曜字闕下有和四二字光下有石字闕下有有述字淳于下有芽字山下有石字闕下有景故部司河南張稽八字孫典禮三字剋嚴下有景故又今見拓本內秦下逝字輔奚之下闕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不字二書下之字春秋下六字番尋下軌字皆洪錄所無又洪所錄眉旨不注下作溫一本旁注溫字今驗下洪作較今驗石本是牧凡補洪氏所無者八字

又改正二字也褾冊藏歷城郭敏磐家云得於泰安趙相國家者額陰俱完而紙墨漫漶模糊字字在雲霧中矣先是曲阜桂未谷於歷城見此本寫書告予云其家不肯輕出示人既而未谷就其家抄寫拓文寄予審定又逾月而孔莊谷書來云黃小松寄是冊屬予作跋既蒐幸獲觀舊拓因手摹一通并釋定其文如右

未谷跋云碑云僊去仕晉僊即遷字平原曹馘馘即說文穆字也碑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刺史又云蠡戎賓服干戈戢威案後漢書桓帝紀

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又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知為涼州刺史郭閎所誣詰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谷羣奸惟德是與蓋元丕繼閎為刺史當在延熹四年以後復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方綱按馘即穆字非馘也隸釋板本訛作馘耳券予按春秋六十確是六字已補寫入所核字數內矣至于究是台輔確是宇舍人誤看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劇騭□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脩以此褾本未剪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

字元丕正與今所見本同且退谷所得既云斷闕已甚不知何從而得其名曰純也

張石公舍人跋云覃溪所釋外子又補釋者春秋口十是六字究分台輔是分字不是是字周嘉彥英下接樂浪太守非并州刺史並未剪斷可辨也

予按春秋六十確是六字已補寫入所核字數內矣至于究是台輔確是宇舍人誤看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劇騭□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脩以此褾本未剪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

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按原石橫列書之先上列而後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為序忽而依直書為序迄未有以定正畫一者今得此標本始知洪氏皆依橫列為序自今可据以為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

是碑朴實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品也後題名四行則有

類韓勅碑而又有開唐隸處

濛□幽州刺史朱君之碑

篆額十字今見拓本九字其弟二字空闕据洪釋是故字也碑額之下有穿下闕

君諱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下闕系祖考之鴻軌履太和之吉載德不隕仁□仁義成於東脩孝弟根其本性然而廬已下士勞謙克下闕厚載多容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吕將事去官三府更辟吕太尉高弟下闕堂之論建宏遠之議碌落下闕

手乞降永昌大守曹鸞上紕解黨吕不糾擿獲戾肯罷潛于□巷舉下闕辟輒吕疾辭鮮卑數犯障塞僉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備乃邁種下闕禁吕糾姦究養蕭繇時雨之澍品物除惡如農夫之務去草邊下闕

右漢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拓本紙墨俱舊錢唐黃秋庵得之計其中間所空闕與洪本同而尚缺其大半每行五字裝標成冊而橫紙相連無剳截之痕其額漢下即接幽字紙亦相連知是重刻

本也字畫之古不減漢刻蓋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矣

秋庵同時得漢碑三種皆寄來屬予考跋是碑與成陽靈臺碑暨小黃門譙敏碑也三碑俱出重刻而是碑最為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邁種下一字似是書字書下一字江秋史云當是惠字解黨上一字則左為糸旁右似疋字以愚意度之恐原本是疏字蓋左疋上𠂉微近糸首而拓本模糊致誤耳全文具在隸繹茲不悉錄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三字有碁局之紋今此殘本惟見累紋而已餘不可考矣然考之歐陽公集古錄則云于時幽州下滅一字曳侯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云云又小歐陽集古錄目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氏所得亦是極殘泐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字訛作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誤為廣陵人也今得見此殘拓抑又何臧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為圓在漢隸中為最近篆者宜乎六朝變隸之後以永興為山陰血嗣也觀漢刻者正宜通前後書家正變原流觀之耳

成陽靈臺碑

據洪氏隸釋是篆額今拓本未見其額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地含宵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矩之度則乾坤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阿隋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何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闇後明遂以侯伯迹踐帝官慶都傑妃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龍所憙靈龜隱刑汾踊波汩比目鮫魚濯鱗通泉元礫菟薑生涯臺涯貫長歷久崇

如（洪云關二字）為大中大夫歸沿黃壁令月吉日圖立規營興業會工庸冀夷平上合天意下應（洪關五字今按第二字形是）餗五色華精立（此立字據拓本作上也洪本闕）通天戶嚮少陽前設大壑俟神之堂地致石墠其下清涼可舞八口（此字洪關今審其左半似言旁似當是詠以審是奏字）大章時濟陰大守鄭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棄依怙於人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廈帥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洪關今諦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蔑毛血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

幽荒率服涂方来庭萬國蒙祉聖元賴榮莫不朽此字洪作被今按拓本如此右下半闕泐德感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彊大兮承神精燿統赤裔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其此字本作上受符命兮廣被之恩保嶌外兮歷紀四此字洪本作孟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相舉遷下邳尉尉潁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大守仲球伯儀從大尉掾遷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從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興沿大聖黃屋之力

建寧五丰——五月造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具累紋耳標卅雖多逐行剪截然其中如乾以之象二行紙仍相連兩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標工雖巧亦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訛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弟二字是刑字即形也服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重刻本平字之下半微訛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穨二字穨與隤為韻也大章上一字是奏字以奏上是詠字此三處凡八字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而字古而如通用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可以互證也可舞八詠以奏大章八詠蓋亦莫

天氏八閼之類歟又洪氏於前碑已釋云柜即矩字婁氏字原乃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作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茉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即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耳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按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東漢靈帝建寧五年是年五月十六日改元熹平是碑末云建寧五年五月遣

不著其日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是拓本剥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据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誤耳然就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敢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益州剌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蓋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

裔字据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録不同此雖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僞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膠柱鼓瑟者

愚第就其與洪婁所録暨洪氏洧喜一章足相證者摹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如圖之為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録亦未敢處處傅會恐涉於近日顧

南原之所為也

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

篆額

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章君之弟郎中君之昆也其先故國師譙簡無隩識録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君承厥後不忝其美务而好學士略聰敭詩書是綜言合雅讓慮中聖權既佐在公忠

允篤誠日直佐主帥下惟約肅將丞命振之亏外羣寮有司各敬爾儀君商時度世引己倍權守靜徹究韜光韞王日遠悔咎恥與鄰人鬬竝柃驅識其之本謂君爲喆在笞寅武當享南山難老之禱昊天不惠降茲殉疾年五十有七日中平二圭三月九日戊寅卒嗚嘑哀哉國喪良佐家隕棟梁遐邇咨悼士女哀懷寮朋親感莫不共聲泣涕雙流於是立表寫憤斯銘傳亏冏極其辭曰

於穆使君盛德炤明妻惟諺業帥由舊章文武彬彬柔而能剛屈道從政令名顯揚臣多醜直是用遜讓

且日瓠姿優遊□京昌儁遭罹景命不長屋棟隕霙君□喪亡如何如何吁嗟昊蒼身逺名存永世遺芳

中平四圭七月十八日癸卯造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紙墨亦舊以校隸釋皆同惟銘内洪關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氏字蓋借作京邸之邸也又以京字押於下為韻耳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確是十字是年七月丙戌朔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据此以正隸釋之誤

漢酸棗令劉熊碑

雙鉤殘本　今依之不著全文

前闕十六字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此間闕二十一字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不顯闕二十字季子也誕生照明岐嶷踰絕長闕十九字蕪古業毀其紗行脩言道闕二十一字練州郡卷舒委遵忠貞立效官闕二十字祀有成求臻我邦循東里之惠闕二十字慎徽五典勤恤民殷闕一字心顧下闕二字仁恩闕十二字情脩闕二字德惠溢潛流岂芳旁布尤愍縣闕九字之風莫不嚮應悅詖日新闕二字有所由處民之寡數字而其餘所録諸字皆据洪隸之書載入又東蠡宣我劉父闕十九字禮習聆匪徒豐學廣獲有年闕十字

在昔先民有作洪闕一字則甄盛德闕十七字徵式序在位量能闕一字宜官無曠事闕十九字彈造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不獨此間依洪氏所闕似是十九字然已是洪本所無則此間不止十九字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闕二十字乃闕二字谷度諏詢采撫此詩詞之首又闕二十二字書厥一字誕生岐嶷闕二十五字道德民闕二十字鳴一震天臨保漢宣生闕二字十靈不傷人闕二十字煥乎成功闕一字暇民豫新我闕二十一字豐黔首歌頌

右劉熊碑殘本歙巴俊堂慰祖雙鉤本凡二百十八字內多出洪所闕者四字少四百一十字

此鉤本筆勢與婁氏字源不合者二十字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本云存字不及百名碩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拓本摹得之而不言其文之全否字之多少据中間竭字補洪之闕則南原眞見拓本矣然其餘與此鉤本不合者則以隸法論之皆不及此本之得勢若不字碩作丕與洪婁皆合而婁釋作本則其誤不為無因至於玆字碩作攵保字上半碩作合口以愚意度之碩氏從寒山摹得之本必僅寥寥數字而其餘所録諸字皆据洪婁之書載入又不明言而紛採莫辨耳得此雙鉤殘本使天下復見前人之所未見且所存字倍蓰於谷口之藏本不亦大快幸哉

是碑以豐為豐與華山碑正同核之李陽氷中郎以豐為豐之言證以王建題碑之句目為蔡書或當不誣若必如隸續之言謂必碑中有撰書人姓名而後定之則難乎其為中郎矣不亦贅乎

中每篇具言不著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

是碑隸法實在華山廟碑之上而存字要少於彼得此雙鉤本可不什襲珎之

朱竹垞跋云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愚謂題漢碑者當以漢碑之例題之應稱海西不應稱廣陵即以其下文稱上元鄭篤可證也每憾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於漢唐以後經師忽而書郡忽而書邑嘗據其可知者為悉更正之附識於此以見著錄有體非敢漫議前人也

于以巴君所贈雙鉤本贈張石公舍人舍人云劉熊為光武曾孫其碑陰出錢者多熊之故掾功曹則碑當立於孝和孝安帝之世若中平年立已隔六十年或八九十年其助錢一百二百五百誰

其瑣瑣記之此理之必無者也方綱按熊迪功補後漢同姓王俟表云廣陵思王荊永平十年自殺永平十四年俟元壽紹封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俟其名闕然則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襲封史無其年亦未著其別有襲封鄉俟亭俟之殤則安知其不仍封俞鄉乎是熊當為彪之子不當為彪之弟豈有光武元孫出自本碑轉不足信而信洪氏之臆斷耶若既繼世為鄉俟則永平之末至熹平光和間甫百年耳自平至熊凡三世矣何不可目以中郎書耶若淮陽頃王暢之元孫封亭俟其子四

漢婁壽碑

歐作後漢元儒婁壽生碑趙作漢元儒先生碑洪作元儒先生婁壽碑隸續載碑圖云元儒婁先生墓額一行白文洪云所箋婁字頗異圖經謂之篆書碑歐陽公問之王洙原郘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先生為婁姓方綱以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此篆額弟未知山夫果見此額否也今愚所得雙鉤本則額已不可見矣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徵朱財司馬

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捥髮傳業好學不猒不倦小行溫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供淨漠禪魄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冕紳華華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麁絺大布之衣糲不可枝也是以守道識真之士高尚其事鄉州鄰見親嗟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惠叡誼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憂惠惟明優於春秋元嘿有成知賤為貴與世無爭譏褒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歿聲塁千載作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漢元儒先生黃壽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引集古錄云在光化軍乾德縣壽墓之側今立於縣門下方綱按集古錄云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累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是也宋曇光化軍領乾德縣熙寧中軍廢改乾德為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土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又云近有某尚道重刻其文方綱皆未之見也豐道生眞賞齋賦云黃承黃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此賦為無錫華東沙作東沙所蔵黃壽碑宋拓本後有豐道生題識後歸郘僧弥又歸顧維岳後又歸何義門云碑首闕四十八字此本聞今尚在吳中惜未得見頃南原云曾見一拓本於鬻古之家翦而帖之每行四字失去首二行今不知所歸此與吳山夫所收

足本及朱竹垞所跋中吳齊女門碑氏不全本皆各自一本也碑南原云于家有雙鉤本得之寒山趙氏吳山夫云碑本完好無一字刓剥真薫刻之僅存者隸釋州鄉下闕一字此本乃是見字方綱今所得正是寒山趙氏雙鉤本而州鄉下見字完好又與山夫本同後有小篆書二行云甲戌四月廿二日書于小宛堂時清咪新綠繞筆端上前後有金孝章俊明印此本今長洲顧文鼓勒石於濟寧所謂近日重刻者今訪得之乃是真先生之墓一語耳非全碑也附記於此隸續云篆額一行文在量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內所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今以此雙鉤本驗之其字數正相合當是全文無闕者又多出洪所録之一字信可寶已

碑云曾祖父脩春秋以大夫侍講銘又云優於春秋知元儒世傳春秋之學而撰碑者未言其承師某氏耳又其曾祖父之名沒而不章為足惜也編謹據是碑補書元儒於經義攷承師條春秋三傳之後

且之為沮權之為確此皆漢碑之借體至若不可營以禄洪氏隸釋作榮則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

否卦象詞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為榮乾為祿謂辟難遠遯入山故不可榮以祿榮或作榮儉或作險碑作營字正可見漢時讀本如此洪氏見今本皆作榮而并改碑文誤矣

歸安丁小疋進士杰曰兩漢南陽屬縣無名隆者集古錄此碑跋云今為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又云按圖求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隸繹亦云此碑在光化宋乾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為陰縣地疑是陰字之訛方綱按此說甚辨然今見雙鉤本確是隆字闕疑可矣

小疋又云秦會稽頌德惠攸長史記作脩長容齋隨筆引史記亦同婁氏作攸本張薇所錄始皇碑文攸即脩之省文張表碑雅藝攸載婁壽碑攸春秋可證方綱按婁氏字原云熏碑脩字皆作攸碩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作攸是也今見此雙鉤本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附漢陳德碑

漢故陳德之碑六字叢錄分二行牛氏金石圖有之子未見其拓本

君諱德字伯

建寧元年二月郎中以其之性蜀郡之縣丞張公同乃立斯碑伯於惟我君從之仁本由天子子孫孫永建寧四年三月碑陰

故門下史人名

隸額六字二行穿在第三字第六字間

故門下史王牛作林今諦視石本是王

故門下史李

故戶曹史吳牛作吳今諦視石本此字下半剝泐然似尚有穀畫未必是吳字

故戶曹史玉牛作王今諦視石本右肴有點是玉字

故功曹掾陳

故郡曹史田牛作田石本上下皆脩泐勢

故功曹史

故功曹史田

故門下史田
故門下史子
故門下史白牛作白石本字之上中俱有泐勢吳山夫金石文存作田忍當是田字
右陳君碑并陰予見其陰拓本而碑之前面則歙程易疇孝廉以雙鉤本見餉者牛氏圖曰陳君碑僅存上截高一尺八寸濶二尺厚五寸然牛氏所圖兩面累格并其額穿相去位置皆如一而云碑字逕寸五分陰字逕二寸是陰字大於前矣而所圖因前十行陰十一行迺陰字反小於前則牛氏所圖豈足信乎

予初見是碑於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僞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拓本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眞石可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于後然即以牛氏著錄此陰只五十五字而其待於訂正者已有數字則益信凡事之未目覩者果未可盡信也

是碑從來不見於著錄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間郤陽褚峻跡得之捐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詢之云懼是碑即褚峻手搨數本之一也然是碑今所在不可復拓矣藏本蓋

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拓矣師意齋

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偽造秋史言其舖江寧谷量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偽造是碑之事是一董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人也今姑附錄於此

州輔碑殘字摹本

宣州帷幕

有安社稷之勳

右十字在宋王宋所刻汝州帖弟二卷題曰蔡邕書今以隸釋驗之是永壽二年吉成侯州輔碑中集出之字也碑全文具于隸釋今不錄

隸續云汝帖以州輔碑為蔡中郎所書不足信也今所存止汝帖內十字無從而定其字體矣至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所載曲字之類以汝帖拓本撿之則亦未敢信尒

天祿辟邪字

天祿辟邪四篆書今所見拓本每字高廣各四寸許賈人持售必詫為漢人原石本旦題之曰宗資

石獸予所見凡數本皆同一石所拓似其石至今存者今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趙氏當北宋時已云其石為村民所毀所以洪氏當南宋時已不得見此字矣王宋刻石于汝州必當及見此拓本今猶賴有汝帖摹本今之汝本更不可辨矣

證之即所謂汝帖目為蔡中郎書者也今汝帖第二卷蔡邕隸書定冊帷幕有安社稷之勳十字即在此段之前題曰宗資石獸州輔碑也此四字即在此段之前題曰宗資石獸蓋州輔墓在汝州王宋弗深考因漢碑中有宗資墓獸刻字而牽附之題曰宗資其目又作宋資皆誤也其實即是趙明誠所見州輔墓石獸膊上字耳趙云天祿字差大所以今汝帖所摹此四字尚具參差斜綴之勢天祿二字果視辟邪二字稍大蓋汝帖是從真本摹得故能存其真如此今日所傳拓本則四字板配整齊無復筆意即以汝帖校之已見其謬矣邪字左牙右邑汝帖筆法甚具惟汝帖石泐已久今日雖稍舊之汝本其邪之左牙內中竟有似於冈字而新拓之汝本更不可辨矣子所藏汝帖乃宋時拓本又以數十年前稍舊之拓對之始知其作冈字者由於汝石半泐之故是則今日所傳此篆拓本從已泐之汝帖所摹取者可知矣夫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其石為村民所毀所以洪氏當南宋時已不得見此字矣王宋刻石于汝州必當及見此拓本今猶賴有汝帖摹本

略存古意而近人好事者不加深攻妄為穿鑿好古之士往往收藏以為舊拓不可不明辨也○或曰歐陽趙氏錄中皆言有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安知此非宗資墓者況汝帖明題以宗資墓也予應之曰汝帖之題不足據者多矣歐趙所錄則必可信者也然歐陽趙氏所云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字者不著其詳而趙氏所云州輔墓石獸膊字則云天祿字差大且又近在汝州也以其地以其字皆與州輔合而宗資云者無一可合焉是以定為州輔非宗資也至於汝帖之題其他處且勿論即

以此卷同錄於一葉之
為州輔乃但題云蔡邕而已則所題宗資者其又
可信耶子是以据其字與其地之合而斷之

兩漢金石記卷十七

日講起居注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禮部右侍郎臣朱彝尊編

漢碑脩考五種

漢故沛相楊君之碑　此八字篆額今所見拓本與洪氏隸釋同

詒　此字在名行吕脩外句下按隸釋是紹字此誤言紹

復爲　此二字在委而下按隸釋舊本云委而復爲至明朝翻刻本訛作復爲今所見拓本乃沿翻板隸釋之訛

丞出師沅　按隸釋作王師出征此誤作出師

睎　此字在嚴霜句上按顧氏隸辨作睎云說文睎望也海岱之間謂晒曰睎字原誤釋作睎愚按字原作睎未嘗作睎碩氏糾之誤也隸釋明朝翻刻本作睎今汪氏据舊本重刻作睎疑皆有誤似當仍以字原爲正

僚　此百僚字隸釋作遼洪氏跋云此碑以百寮作百遼婁氏字原亦特舉楊統碑遼字云遼與寮同惟翻刻隸釋板本乃作僚今此拓本依翻刻本也萬　此字在民復爾之上洪氏所闕

舌　銘內官忠官力官即克字也上下二字皆同惟翻刻隸釋上一字訛舌今拓本又訛作舌

伋　銘內休士充庭供洪氏婁氏皆作伋休惟翻刻隸釋訛作伋今此拓本沿誤

以上七條皆其最易見者又如臣換雖政茂慕變倫廟策吏俟辜鹹求奚條勃鴻懿鑠靡暮稜冥爭載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全文或尚有板本謄寫之難知而婁氏之書摘字臨仿必無大誤愚嘗以宋鋟字原舊本校之是碑內如苗璠詘翻隨直迪騎副當畏猛月戴贖東等字凡涉於口田等字者其左邊眞畫皆上屈向內大約如夏承碑口字之法字原所載夏承碑皓字可證也愚見夏承碑眞賞齋華氏所藏宋本其皓字恰在中間與此冊字之內無還考據然以它字證之大率不相遠而今見此拓本皆無一字相合

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　按隸釋云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篆額二行足證其為十字無疑也今此拓本乃篆額九字脫去一銘字

場　此字在爰集之下舊本隸釋作場惟明朝翻刻本作敝今拓本沿訛

敝　扱敝句隸釋本作敝翻刻今拓本沿訛

棱

鐫　此二字隸釋本作褊鐫與婁氏字原同今拓本並沿翻板之訛

茂　銘內委蔑成勳蔑字原本並不如此明刻隸釋訛作蔑今拓本又訛作茂

以上六條其易見者又如類服歸闕吏攀轅輪振殭霧禦永迺垂神赴愛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又隸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

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　此篆額與隸釋合愚按此十字無疑矣隸續高陽令碑亦云篆額二行愚有舊拓本則作三行當以三行為是顧南原隸辨載高陽令碑額亦云三行也

額九字蓋分三行也若繁陽令碑額既云二行則賢上微辨似是親字

丁丌　此似是二字在司徒舉三字下之穿間

建寧元　此三字尚可辨在年字上洪氏所闕也

大　此字似六又似七在月字上洪云闕

羅舊　此二字銘內文字之上洪云闕

是碑拓本字獨大內多此數字建寧元三字洪氏所未著者洪云石損然婁氏字原云以長歷推之

必是建寧元年碩南原云按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即繼之以上天不惠不我憖遺之語蓋與沛相先後卒沛相以建寧元年三月卒著之卒必在建寧元年十月也据此則洪婁所見闕處皆同而此拓本何由而增多建寧元三字乎似是据諸家著録之文增入者矣又此拓本月上一字似六似七考通鑑目録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正是壬寅非六月七月也

催　此字在繙紳字下据隸釋是惟字此拓本訛催以上一字最誤其餘如窮遷詔笛爲愛基暇禱紳勲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録不合又畀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也

公神道之碑　歐洪皆作漢故太尉楊

黨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今此拓本作之碑訛

郡　群英雲集隸釋作群此拓作郡訛

抬　此字隸釋作競以禮抬今此拓作抬訛

除襄成令　此句歐洪皆作除襄城令此拓作成訛

照　乾監孔昭隸釋作昭此因隸釋而琢去下四點以上四條皆其易見者餘如祗履萊寤皆奚冥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録不合至於陳字洪氏急就章作陳一本又作敶此乃皆不與之合也又碑中易世不替替字据字原及宋本隸韻竝作替今所見拓本乃作替此亦其僞作之一證

右闕鄉楊氏四碑文皆具於隸釋而厄亾久矣丁酉秋錢唐黃小松得太尉高陽令二碑拓本屬予爲作歌其秋復於王蘭泉齋中得見四碑全本爲之狂喜復題以長句與朱竹君孔葓谷往復嗟賞因鉤摹其本爲四冊并冊尾丹徒蔡松原嘉山陰潘陋夫寧諸手跋皆過録之其明年宋芝山復持來王虛舟手帖一卷則漢闕鄉楊氏四碑跋稿也四碑之本當屬臬道淳熙以前所拓矣必其偶一毀傷人世推爲希有之珎也而何以虛舟得其四小松又得其二蘭泉又得其四若是其曼見之易也虛舟此跋雖寵是眞迹然遍檢竹雲虛舟諸題跋則皆無之豈非後來亦自疑而不存其稿耶然四碑隸書實極精妙謂之漢人書蹟亦當無媿潘蔡二君跋遂謂太尉碑當在禮器之上而高陽令碑與孔宙相埒不得目爲過也年來頗聞門人江

秋史云夙聞楊氏四碑若有可疑者今録兩漢金石至此四碑始爲脩細校核乃四碑各有鐫漏不符之實迹不特未見原碑并且未見隸釋原本乃僅据依明朝翻本之隸釋爲之者其寘謬者是太尉繁陽二碑之額及沛相碑百遼訛脩又退爲二字訛作復爲此皆萬無可置辨者故不得不明著其僞或當是褚千峯所爲耳

郭林宗碑

不知原碑額文云何今愚所見姜刻本篆額六字云有道郭先生碑恐未足据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殷祚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蔼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滔滔爲輿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段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遍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採微言之未絶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嚮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爻之宗龜龍也爾乃潛毀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壹已脩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絶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冥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舊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言觀其高厓洪泌立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指委辟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燿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天下碑録云濛郭林宗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水經注云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俊二碑宋仲以有迻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絶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冥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

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俊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碑等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洪婁皆不著于錄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傳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此本是乾隆七年如皐姜任脩摹本任脩字白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

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傳山鄭簠杜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享爲享以遘爲隨以毀爲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又以雚爲確以徨徯爲栖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爲蔡書享遘毀三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爲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雚權諸字則洪氏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闇合乎又或疑姜從綵辨摹入然若使從綵辨摹補亦焉能免參差集綴天吳祖楊之痕而予曾見姜君所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傳鄭二刻比也且其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出自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瑋爲緯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即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傳鄭二本竝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歿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悞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日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此碑未見眞拓本原不當錄惟以舉世皆見傅鄭

二本而姜氏摹本似有依据蓋寒山趙氏之本必非無自是以録此且洪氏既未載其文尤當列其文於此與蔡集可資考訂焉非比楊氏四碑既載於洪釋者可以不録全文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不知青螺公所賞識以為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巳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子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

忝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可汝金石記卷第十八
　　昌譙趙居貞　齊閻若璩晉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附魏孔羡碑
魯孔子廟出碑篆額六字二行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乞軒轅之高縱紹霅□洪作此字
氏之遐紘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班宗彝二行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洪作此字
三行
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洪成作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洪作子之祀制詔三公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四行另提高
□□□□此五字据吳山夫金石文存云當衰周之末方綱按洪氏隸繹僅有當衰周三字下云闕二字魏志作之末吳山夫所録既未言所得是何時拓本且即使舊拓亦豈能出洪本上哉此可見山夫亦是据録繹為之耳而無受命之遇□□此二字洪本上一字作生而吳山夫眞關其二字此亦足見山夫本即今拓本一字以劣跡審視不似此字今姑闕之乎愈然下一字洪引魏志作時王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存道貶身以救世當□□公當字今拓本尚露上半公字洪作時字尚見下半中間二

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賢聖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此二字吳山夫皆闕之也碩氏金榜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兒寬傳漢書儒林傳卒史也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水補廷尉文學卒史者秩百石之文宇記曰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十七行另提寫）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十八行另提寫）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廿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五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六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七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八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九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二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三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四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五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六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七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八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一百九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二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三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四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五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六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七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八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二百九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二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三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四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五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六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七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八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三百九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七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八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十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一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二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三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四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五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四百二十六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

瞥咨爲茲大皆爲太皞
尋之爲尋蓋沙筆偶移左右耳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卅爲三十字之廿旁加一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卅餘年卅字右邊眞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碩南原緑辨第引武榮碑季世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別而不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間慨然而歎下一段有韻育與測爲韻即可知杜詩屋職同用之理矣
後題梁鵠書者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之詞出于宋

嘉祐中汝帖掇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遒勁不必盡以漢隸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矯厲方板過矣

附
魏公卿上尊號碑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大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洪轡云安樂鄉侯臣秋陵亭侯臣輔車將軍都鬬七字據鬬二十一字洪云行都督軍事使持節前將軍陵亭侯臣朗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軍都鬬七字洪云事侯臣忠冠軍將軍鬬十六字洪云柔衛將軍國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都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

臣眞使持節行都督鬬五字洪云督軍領楊州刺史征東將軍十鬬五字洪云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都督軍事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遼鬬六字洪云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泉奉常臣鬬十三字洪云貞郎中令冶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燮大理東武亭侯臣繇大農鬬三字洪云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鬬十三字洪云領軍中陽鄉侯臣楙中護軍臣涉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內侯鬬三字洪云臣淺步兵校尉關內侯臣質鬬十三字洪云振威將軍偃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俊安翼絞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軍高梁亭侯臣昌奮武將軍常樂亭侯臣楷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云天命以固請而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猶洪云一字洪云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十鬬六字洪云之望鬬刻本誤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洪氏注引魏志云以德則孤不足以

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關八字洪云海至平天瑞人事皆先王關大字洪云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關十七字洪云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洪征引魏志云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關二字洪代禪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殷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道是關十六字洪云以頌禪帝位而歸二女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

所柱者大所旨者小所詳者輕所關九字洪云略一者重中人凡十六字洪引魏志云猶為陛關五字洪云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倉梧之神墓大夏必欝邑於會稽之山陰武關二字洪云王必不悅關三字洪云於高陵之元關二字洪云宮矣是以臣等殷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世七室矣遂集矢石于其一關云風冠冑沐雨而櫛關一字洪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掾亂則致升平鳩民更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

陛下即位土昭文德以昭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懷者寧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一關十字洪云以德服罔數以恩降遵恩降遵三字洪本關引魏志如此種○德光被四表稽而吐○后土則三字草而二字洪本關皆引魏志如此醴皇泉虎豹鹿菟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禹二字洪本關引魏志吾其魚乎澈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關八字洪云部矣三王無以及五○三王二字洪本關引魏志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卅有餘年矣關一字洪引魏志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略於斯際拘○度字洪云二京為之止虛當此之時寧狹關一字洪本關今驗舊拓似是一行字洪引魏志此拘牟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關二字洪云日今驗仍關一字洪云須一字洪云會羣寮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關廿一字洪云而立長築宮而置丁朝堂○會羣寮議秉號正朔服色當厤關二字洪云以祕

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款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眞臣休（關六字洪云臣尚臣翮臣郃）臣晃臣遼臣靈臣泉臣貞臣洽臣昱臣褒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凌臣福臣質臣題臣觶臣當（關字洪云臣生臣圖臣神臣衛）臣慎臣巽臣俊臣昺臣豐臣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翻刻本一有臣繇等言四字誤）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今與受禪碑並在許州南三十里樊城鎮漢獻帝廟中二碑皆南向此在東側受禪碑西側也洪氏隸續云二碑文皆廿二行此碑行四十九字受禪碑行四十八字皆有奕局文陛下等字皆平闕牛氏金石圖以爲行字不可數者未之攷也今見拓本剥泐又甚故不悉記原石行數矣惟陛下即位云云以後又一拓本故特起以別之耳

是碑不書立石年月碩寧人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按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即位光昭文德志注作光字隸釋同之然今審拓本僅存上半實非光字據天地之瑞應據隸釋作授今審拓本頗似授字是以姑仍洪氏作授然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行一字也方綱攷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年非魏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是碑之文載於魏志注中亦刪節錄之也其云陛下即位光昭文德志注作光字隸釋同之然今審拓本僅存上半實非光字據天地之瑞應據隸釋作授今審拓本頗似授字是以姑仍洪氏作授然亦未敢定也

洪文惠云碑自造千華裔之後石理皴剥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尔近日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至華裔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併後段拓之雖極剥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已糢糊不若華裔句已上前半石本尚筋骨具備耳

柱即柱字倉即蒼字泉即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間爲將相者必非臨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本堯典作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桄桄又脫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以不必矣○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

平心論之借使古本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乎

附魏受禪碑

受禪表三字一行篆額陽文　牛氏金石圖摹作陰文誤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闕十二字據洪稚存云疑書陳紀于）是以（闕一字洪云世）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復存于今允（闕一字洪云承）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闕五字洪云昭示德）

兩漢金石記卷十八　十

義爲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并舒無三極及嗣位先皇龍興饗國撫采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闕十七字洪云春以播惠開禁倉散滯積冢臣□□□□□）之錫（闕一字洪云衆）毗陪臺蒙闕餘之養興遺勳繼絕世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襃祿（闕二十三字洪云之孫食舊德之祿善無微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戎士哀矜麻獄罷戍役焚丹書圖虛靜外無曠夫元澤雲行冈不沾渥若夫覆載（闕七字洪云簡易剛柔允宜乾坤之（闕九字洪云五及靡遠乃覽公陰□□□□□）類育物畜庶造化之道四時（闕十七字洪云民伯禹之勞□□□□□□）

兩漢金石記卷十八　十一

於是羣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苻照晰（闕十二字洪云統天）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負依而治（闕二十二字洪云蓋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於是皇帝乃回思遷慮而觀庶徵上在璿機莅之周易卜以守龜龜莅襲吉（闕二十二字洪云五及靡遠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練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設（闕十七字洪云簡易剛柔允宜乾坤之）天明命璽壇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

升虎□□□　匈奴南單于東裔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龍衮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棻祝燔燎槱樸關十九字洪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晏祥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徼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關十三字洪云律量衡更姓改物勤崇番鳴劍□作則永保天祿傳之罔極

右魏受禪碑洪氏隸釋曰所謂受禪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小歐陽集古錄目云碑不著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碑中有熊夏后云云蓋皆出於識記東漢之儒言識緯卒致三分之際曹魏受禪孫吳封山皆託讖以爲文且欲以炫於後世斯經師之流弊史冊之炯鑒也

洪所未釋者機即璣字應即麓字照即昭字至若乏字上作橫畫尤於反正之旨相合此碑有益於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集古錄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眞卿以爲鍾繇書劉禹錫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鎪字謂之三絕又古文苑載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鍾元常書魏受禪表文衛覬金針八分書也方綱按此二碑實出一手書蓋純取方整開唐隸之漸矣

附黃初殘字二種

雜弟故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康事以

此一面四行

疾病卒

九以黃初五

□榮靡所瞻

此一面三行

右二塊各十三字逕寸許隸書文有界局後有刻云乾隆元年夏五貶望得于洽易莘野臨漢圖藏黃初元年三月十九日孫二女

李三娘
□□□
娘陳九
娘漸十
五娘漸
十娘吳
□娘為
□□造

右大字隸書約有十二行三十字
以上相傳是黃初殘字者二種後一種多言其是

僞造故系於後然前一種亦無可考姑記存之

附吳寶鼎甎文

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

右吳寶鼎二年甎陽識隸書十一字歲在二字微泐其半而作雙鉤文以今衣工尺度之長尺有寸五分濶寸有八分

朱竹垞跋云康熙四年吳之村民於小雁嶺掘地得塼二識云云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而有蝌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搏塡之工陶旗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搏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研而是甎相之理物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坏不孰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張芑堂燕昌跋云是甎字與皇休明天發神識碑同一運筆法

芑堂又以蜀師甎字拓文見寄中有蜀師二字字體與隸書近芑堂云嘗於吾鄉海上見之徐友竹堅說揚州平山堂下開河得古甎亦有蜀師字蜀師二字未詳何義近日吳興又得一甎文曰蜀夫

篆法亦古雅有致漢隸字源隸續俱載景師甎蜀師豈其類歟

附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方綱所見拓本無額其碑上方有後人所刻重脩字然或碑是重立耳非重脩碑刻也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扈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稟弈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展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

淪問宣深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播遷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深清蕩濁萬里肅□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纂倫攸敘于□交州竊自叛國戎車□□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詶咨羣司僉以君任部南州威恩□□遷九眞太守君稟明德所歷蕃勩宜延遐紀光□皇家如何不弔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

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閾九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梨民風移俗興名畢豹產勳齊徃縱當礼黃耆翼佐帝膚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石永光無窮

右吳九眞太守谷朗碑在湖南耒陽縣其文十八行行廿四字隸書以順爲順从心色爲色劉陽爲劉陽傳寫訛爲釁訓谷爲疇谷顯爲顯梨爲黎縱爲蹤蓋猶沿漢碑之遺其字道勃亦有漢分隸法

是碑罕見於著錄惟歐趙二書有之趙有目無跋

歐陽公云碑無書撰人名氏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扉子莫詳其義也近日嶽山葉九來奕苞金石錄補題曰吳秦朗碑云按吳志建衡三年陶濶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朗必以是年守九眞明年改元鳳皇而卒史不立傳其三世皆仕吳爲牧守而志亦無考也愚按葉氏引吳志是矣但以爲秦拓本之末有與業鄉大義鄉闕孫谷起鳳谷尚志諸姓名皆谷氏之後裔其爲谷朗愈無可疑矣

附吳禪國山碑

此已前未知有幾行揭吳楷客考云以前尚有三行揭雲霧漫鈔僅從此前一行起

□□□□□□格亏上下光被八幽□□□□□□

□□□

上尊之上闕二十二字據吳考云第十五字賸
上尊云云之後一行全闕據吳考云末六字麤不
遑假民用吳云荆溪外紀自民用字起
於是丞相之上闕九字吳考云不犯於是口方綱
按今以拓本驗之實闕九字吳作五字非也
無太常之下闕二字迎下闕五字吳云太常處奉
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率禮按此又多出五字亦
非
於是丞相云云之後一行全闕吳云備儀尊敬十閒
字宮闕一字吳又云儀雲麓漫鈔作義

徘徊云云之前一行吳亦全闕
徘徊上闕三字吳作所臨口
跂足上闕八字吳作口宣吳云宣字姑闕之
經緯下闕二字吳作庶務
百家上闕七字吳作暇口觀六經有貫
思該下闕四字吳作道根穀世
典采上闕七字吳作口紀實言建設墳
典采下闕五字吳作詢微閒窮神
罪宥下闕十一字吳作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
賤

初升上闕五字吳作口口口口践作
特發下闕三字吳作神夢膺
宮闕上闕五字吳作旗鸞蓋覆擁
白兎卅有下闕一字吳作二
餘泉上闕三字吳作貝餘蚘
鳩者三寶之下闕二字吳作鼎神
石印之下闕七字吳作封啓九州吉發顯吳云吉
疑作告
湖澤之上闕四字吳作畿民推紀
僮靈之上闕二字吳作翁神

板紀之下闕一字吳作思
王琮之上闕二字吳作王口
胄王之下闕二字吳作口宣吳云宣字姑闕之
圖誤也宣上一字或當是喬字
惟茲歲之上闕四字吳作年所值實
王質之下闕三字吳作青黃角吳云或作觧或作
觤今石沙闕其半
兆渚之上闕五字吳作宜彰乃以柔
命於是之上闕四字吳作聖用彰明
門校尉之上闕一字吳作城

以爲之上闕一字吳作會
化九垓之上闕二字吳作海慕
山之陰之上闕四字吳作鴞之望爲
末行首四字全闕吳作曜所錄全文之字皆審定諸
以上海鹽吳槎客碑考所錄前而綴於後者非概有所
本載之愚所以不錄於前而綴於後者非概有所
疑也凡愚所著錄金石之文必以目見拓本爲主
苟非出於穜蘩所有者則悉從附綴亦期於不沒
其實尒

右吳禪國山碑江南通志云在荆溪縣西南五十
里牛氏金石圖云在宜興縣張朱鎮北三十里山
頂上碑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皆剝蝕
僅存西面二十行行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
字方綱按牛氏所摹十二字曰門鄂者四曰一其二行足知牛氏所見摹本之不全矣昔嘗手董石鼓韻牛氏所著尺度之不可信今據吳槎客考則此碑之字尚存三面何下僅存西面乎即以所存正面言之亦當是南而非西也　吳山夫

吳槎客壽寄來手拓全本則可見者三十五行凡
可識字五百九十三字槎客考中謂摸得四十一
行凡千餘字蓋羨其泐處計之耳　槎客云牛氏所謂張朱鎮者朱當作褚張褚
鎮見宋九域志其北去碑纔十餘里牛云三十里
亦誤也槎客又曰國山爲荆南巨鎮董山又其下
之小者此碑在董山之巔高丈有二尺圍二丈其
形圓而橢有類於碣字逕二寸起東北訖西北周
繞三面正北一面似無字也石色黝青而堅光可
以鑑今南面下截斜泐數寸脫十餘字而西面上
截裂尤深更數年當折一角矣雲麓漫鈔云土人
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入出形如米廩云

吳槎客國山碑考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天册
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
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
之歲紀號天璽丞相纂修等咸以爲宜先行禪禮云
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營繕等名
職乃華覈致本傳以天册元年免官益知不在天
璽明吳朱長文墨池編歐陽集古錄王象之輿地
碑目張鉉金陵新志皆以爲天册元年立者是也
按槎客此辨竟以爲史失之矣又吳山夫金石文

存云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猶難之歲紀瑞天璽也但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先後之間固有不及細詳者矣愚按二家之說山夫較爲渾顓且此碑前文尚闕數行究未審其起處爲何語亦安得遽據碑以駁史乎愚雖嗜攷金石而未敢輕易專据所見以斷史之誤所以貴闕疑也

槎客考中興虞熊國山碑攷正月辛亥之誤極爲精核曰虞攷正月當是十月之誤左傳襄三十年歲在陬訾之口孔穎達正義曰十二次亥爲陬訾碑借星名以紀月猶下借歲陽歲名以紀日月次陬訾之口者蓋爲孟冬十月建亥之月非正月也六里山石刻云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所紀正與碑合又攷是歲十月壬寅朔則辛亥初十日也陳鱣松研齋隨筆曰玉峯顧氏論甲子古人用以紀歲歲則自有歲陽歲名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已下然未嘗正用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非舍字驗之拓本正與左傳尒雅合碩言旃蒙雲麾漫鈔之譌耳方綱按正月孟陬之陬从阜十二次夾爲娵訾之娵从女是碑借陬爲娵也

盧熊跋云太尉繆即宏繆曲阿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毅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司徒董朝國史瑩覈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司徒董朝國史瑩覈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也宜興縣志云國山本名離墨山俗又呼董山以董朝所封故也吳槎客云執金吾脩當即滕循循脩古通故三國志作滕脩脩也屯騎校尉悌當即張悌悌尚書令忠當即丁忠尚書昚當即岑昏並見吳志餘若丞相沈大司徒婁城門校尉歆尚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都督孫歆五行志有吳尚書僕射屈晃甘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俟雯攷之槎客考又云立信中郎將雲麾漫鈔及周雪客天發神讖碑攷並作立信誤也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後漢百官志及三國志等書按元劉大彬茅山

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皆其類也蘇建一作健誤方綱按雲麓漫鈔載碑末一行云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具文愚初得拓文末一行不可辨亦以雲麓漫鈔爲得其眞矣及槎客今寄全拓文則建字下所書二字宛然今而後可定爲蘇建書無後有異議也

槎客云靈女告徵諫續雲麓漫鈔及朱彝尊天發神讖碑考序並作神女惟沈敕荆溪外紀作靈女按干寶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月上弦之曲作神女者誤愚按今見石本實是靈字諸家沿訛作神也

碑中凡廿卅字雲麓漫鈔俱訛作二十三十字司馬徽徽即徽字雲麓漫鈔訛作徵陳尠之口訛舍三表雲麓作四此皆槎客已改正者徽即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者也

王象之輿地碑目分列陽羨封禪碑吳禪國山碑者惟篆勢道勁爲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爲古物可貴耳是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弌四或作三七皆作柒字則洪氏嘗說之矣

王梁天發神讖碑賦注並目爲天紀碑亦誤也王士正分甘餘話云天發神讖碑即圌碑則漁洋本不講金石之學勿與辨可矣

陶宗儀書史會要云蘇建官至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樟國山文在冥冥之論者或因此又謂天發神讖碑亦蘇建所書無後有異議也

客又極駁盧熊此碑書勢與天發神讖碑相似之說亦無庸也

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纂古錄吳國山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矣天册元年得玉璽刋石告禪于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愚按此條引蘇建篆甚明然此語今集古錄無之詳繹其文是小歐陽集古錄目中語也

愚按是碑侈陳符瑞詞多誕誕即後人或取以考核史志前後年月究無確據皆無關於著錄之大者惟篆勢道勁爲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爲古物可貴耳是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弌四或作三七皆作柒字則洪氏嘗說之矣正天下金石志

廿卅字則古本左傳已然惟𠂤字篆勢不甚可解而又極分明姑從諸家錄作遝耳

王羊王鳩今驗石本實是鳩字江南通志等書作鵃非也啓緘發事下是與字諸本皆作興非也愚於金石文皆据目見拓本爲驗而不敢据諸家著錄之文者以此

附吳天璽紀功碑

第一段　或作而誤

上天帝言天

丁步于日月

帝曰大吳一　第二段　萬方甲午丙日干　徵聖本

才仁中平寺　第三段　山

天發神識文　或作元誤

天璽元年泰　或作元誤

武中郎將丹

然發刻廣省　或作于誤　是天讖廣多　未解解

者十二字曰　或作于誤

月廿三日遣　解文字

令史建忠中　將會稽陳治　解十

三字治復有　或作元誤

未解曰八月一

詔遣中書郎行　將軍裨將軍關內　九江

費宇行視更　二字合五十泰　或作宇誤　宇與

西部校尉姜　關絡典校臬儀備　梅脩

章咸李楷賀　吳寵建業丞許　露本　番約

等十二人吏　曲　竝共觀視深甄　露本麻　永歸

大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服　或作天誤而　在諸

石上故就　刊銘敷垂億

蘭臺東觀令　吳郡

巧工九江朱

工東

功東海夏侯

右石凡三段弟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一百有七半字一弟二段十七行中空二行共存全字八十五半字九弟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二十半字二捴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半字十有二

乳隆四十四年秋九月十五日方綱親到江寧府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爲弟一石高三尺五寸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鐘形截去上甬者截痕尚可辨也東爲弟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石末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以下削去

是以此半邊有似方形西爲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上潤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稜耳上圍六尺八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

石上題跋

余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竊疑以爲天禧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傳口象書楷之實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尤有完者寺僧不知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至泯滅因葺至澧臺後圃籌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題

右正書十一行在第一石之後

余奉命計臺侍親遊此得天璽斷碑親之（吳山夫云當是觀字而石刻實是親）筆力高面雨文辭殘簇不可讀也悲夫

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題（面雨二字不可解）

右正書十一行在第一石頂之右

人見上古殘碑隻字輒珎重以爲希奇古人之心千載如見獨不當一仰思耶明嘉靖甲子暫學御史天臺山人耿定向識是日南畿舉人修序齒會

始也

右行書十二行在第一石頂之左

北平翁方綱來觀

右八分書一行在第三石之右下

按王縈天發神讖碑賦自記云是碑凡二十二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二十一字之譌二十一字者第三行上段之下補統字（此未可知）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下補月字（此當是）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知）第八行中段之頂補于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泰字（未知）中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之）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之）第十行上段之下補日字（未知）第十二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知）第十行上段之下補往字（未知）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知）下段之上補佞字（當是）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知）中段之頂補十字（非）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今從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非）中段之下補萬禩字（未知）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

字皆拓本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特近日滋陽牛氏金石經眼録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王虛舟竹雲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

今世所傳洪氏隸續非完書故秀水朱檢討嘗欲依婁氏漢隸字原目次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者補之方綱竊取斯意凡補洪跋八條而洪氏所爲湏喜篇併附考釋於後

補第四卷首

武君闕銘

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

功曹史殘畫像

雒邱令殘畫像

成王鉏公畫像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

頻陽令宋君殘碑

已上婁氏目第二百八至第二百十四凡補七題

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

兩題名廣不及尺長如其碑蓋是刻於兩傍者趙氏録韓君後碑亦有陰豈即此耶或別有之也大中祥

符年遺翰林待詔尹熙古書士十二賢贊贊有鐫記在其上又有知縣廟事孔子四十四代孫景同誌之文知此在孔林而爲韓碑題名較然矣石之一有唐人李肱及慶歷中幸苦偷題識歲□皆剔於漢字之上使古□□□□侵蝕吁可可惜哉

雒邶令殘畫像

雒邶令殘畫像其標題皆已摩滅獨存泰山爲雒邶令一榻六字所謂太山者疑是辨其所終之官其書法亦猶朱浮碑云府君作令時之比此畫形制甚有□朱君者但作一旁行則與之不類又人馬之形貌

亦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焉其御也惟弟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雒邶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後有一車惟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缺矣此刻及朱浮畫乃是寫其平生車騎之容納之幽窅者亦塗車芻靈之意後世神祠佛剎中圖畫於廊廡間有此類者

成王周公畫像

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惟成王周公二楨不漫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裒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于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召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漢碑有龍尾者隨其文而觀之則先龍而後尾蓋以碑之所向爲左右也立於二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碑所列諸臣冀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雒邶令及此圖皆洛陽朱敦孺希眞所藏者朱云齊魯間僕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武帝嘗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此畫形制甚有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

此條隸續原文具存錯簡在卷弟十三之四頁內宜移補於此處庚申造以上乃闕上所刻字東都家墓以下則洪氏之文曲阜桂君馥曰馥按弟十三卷路君二闕凡二跋其後跋末云東部說在前卷則此條非弟十三卷之文明矣蓋弟四卷所載者有闕而無畫像至弟十三卷則皆畫像也猶之碑式一卷皆已說之碑而又說其式非重出也字源亦再見者依洪氏次弟也郭旻碑重出於十九卷洪氏跋語在前卷亦此例尔

頻陽令宋君殘碑

漢故頻陽令宋君表其篆額兩行獨不殘缺碑十行行有七字惟聖賢之胄石闕休聲朝廷咨謀來歸靈宇數句成文趙氏所藏者亦是殘碑恐不至如斯之鮮也額之左有令丞簿尉五人題名乃本朝官制其右有文云後漢頻陽令宋君碑記其辭云宋君漢良宰也鄉人宕人餘亦缺矣

已上弟四卷凡補跋五條據陳思寶刻叢編補者四從本書後卷移補者一

補弟十三卷內

孝子董蒲闕

孝子董蒲闕其中刻一禽頸大兩翅各一獸銜環佩之屬甚類處士金恭闕禽之下橫書七字云孝子澄鄉宜利里董蒲亦與金恭闕相類禽之右有一行云永寧二年三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掾李純有秩張成其間數字難辨此闕先書年月朔日又有掾史姓名與墓門之闕不同必董君孝行著聞官爲甄表而立此闕二獸不見下體恐所刊文辭或在其下

已上弟十三卷內跋一條據陳思寶刻叢編補弟十五卷內

馮君開道碑

文範先生陳仲弓之銘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銘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數行僅存最上一字獨醇字瞻然可識前一行者其右從月又前一行彷彿是君字蔡中郎爲仲弓作三碑其弟二碑有含光醇德之句前有徵士陳君但相去差遠中間無從月者疑此非中郎所作趙氏有仲弓殘碑以校集本凡改定數字豈即此碑乎

已上弟十五卷內跋二條據陳思寶刻叢編補

備考弟二十一卷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

青羊鏡銘

楊君殘碑

開通裒斜道碑

江州叟邑長盧豐碑

酒泉題名

已上六題是婁氏目弟三百四之弟三百九未知洪氏弟二十一卷所續果即此否今所傳隸續弟二十一卷主記史武當趙會欽元諸人題

名凡四葉不知何碑驗其人名內多有南鄉人
恐即是司馬整碑陰也或謂晉碑未必收於隸
續然晉隸槃銘晉鄭烈碑洪氏亦皆已收之矣
惟開通褒斜道碑紹熙甲寅所得光宗即位之
五年也洪文惠卒於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此
碑之出則在其後十年則似是婁氏所增者故
姑錄於此題曰備考以示不敢遽補云
曲阜桂未谷馥曰竹垞朱氏疑末二卷爲隸韻
隸圖予攷之漢隸字原叙隸韻未及成書景伯
隸圖跋云右隸圖中卷則是尚有上下兩卷而

趙希弁讀書附志載隸韻七卷知朱說之未允
矣
未谷又曰竹垞朱氏跋陳思寶刻叢編言卷中
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發
疑一字衍蓋二十卷也隸續二十一卷碑目凡
六種陳書無之二十卷碑目凡十三種陳載其
九如斥彰長田君碑宗俱碑陰侍中楊文父神
道比干墓四字右侍無名人墓闕貞女羅鳳墓
闕种氏石虎刻字延年益壽郭字尉府壺辟甄
文是也凡陳所有者此本俱有獨堵陽長劉子

山碑不見於陳書故此本亦闕然則此卷非隸
續全文乃朱氏取陳書補綴者又曰陳氏所載
亦非隸續全文唐禹廟頌可證此卷跋語多簡
短亦非全文乃陳氏節錄者朱氏應注明某條
據陳書補耳方綱按未谷以今所行隸續第二
十一卷爲朱檢討所補者此說非也隸續弟二十
卷劉子山碑闕其後半宗俱碑陰闕其前半自
是原寫本如此非出朱氏所補朱氏所云欲取
陳氏實刻叢編所有以補隸續者雖有此語卻
未就業也若果朱氏已補豈有前弟四卷韓勑

孔林別碑諸跋俱未補入而專補後卷者乎未
谷誤讀朱氏跋中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一語
耳所謂補二十一卷之闕者蓋合隸續全帙統
計之而謂欲補之耳非專指其弟二十一卷也
未谷於此書用功甚勤且欲補正重定一目恐
見其書者誤以此弟二十卷爲出朱竹垞之手
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以不辨

宋洪氏急就章注

漢　袁良碑

孫酺敎碑　疑辨失載

悠 司馬季悠碑 字源失載
獸 郭巨碑
驟 瀏覽碑 字源隸辨皆失載
繼 楊厥碑 即建和二年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
滴喜悠悠獸驟繼 洪氏原注出袁良孫跋司馬君鄭固劉寬楊厥碑一字有數出處不再見
滴喜悠悠獨無繼
隸 纂陽令碑 字源隸辨皆失載
源 無極山碑

韭 張納碑
離 孔耽碑
易 袁逢碑 即延熹八年西岳華山廟碑
東 戚伯著碑 隸辨失載
世 富春丞張君碑 字源失載
隸瘵韭離易東世 原注出纂陽令無極山張納孔耽袁逢戚伯著富春丞碑
隸法非離昉中世

駱 周憬碑
曼 楊著碑
事 韓勅碑

斯 孔耽神祠碑
縣 纂陽令楊君碑
美 戚伯著碑
雋 樊毅碑 即樊毅脩華岳碑 字源紐辨皆失載
駿異爭新縣美書 原注出樂陽令戚伯著楊懷著韓勅孔毓碑
駿異爭新墜筆意

斷 楊厥碑
擾 孟郁碑 即永康元年脩堯廟碑集古錄作堯祠祈雨碑
圖 靈臺碑 此據鼓簪本也隸續本定刊本作圖靈臺孔耽自應兩存
籍 元賓碑 即延熹二年議郎元賓碑

獻 魯峻碑
盧 說睦碑
感 平輿令碑 延熹六年平輿令薛君碑在隸續第一卷 字源隸辨皆失載
斷擾圖籍盧感 原注出魯峻祝睦平輿令碑作孔耽重一寶
斷據圖籍載一二

妖 費汎碑
姦 老子銘
農 漢阿相碑 農濃字源云出唐人推論皆以農上安西之俗為非張守節亦謂農是訛字而今經字皆然一說宛也可一家之書不必各出一字

姚孝農　原注出費汎老子隋河相碑
氏義農
邦　鄭固碑　碩譋吉隸辨云按从丰之字碑或从
堯　帝堯碑　羊如夆爲夆之類是也
禹　孔廟碑　字源失載隸辨載孔宙碑陰字與此
　　合
韓堯禹　原注出鄭固帝堯孔宙碑
邦堯禹
繇　孔宙碑
蒼　孔謙碣
龔　楊著碑

繇蒼龔　原注出孔宙孔謙楊著碑
終春秋
陳　楊震碑　按此字在楊震碑陰隸辨附載楊統
　　碑陰條下　字源失載
鄧　孔宙碑
魯　袁良碑　隸辨失載
陳鄧魯　原注出楊震孔宙袁良碑
陳鄒魯
姦　潘乾碑　按此即校官碑隸釋云劉者其刀
暴　孔宙碑　按此字在孔宙碑陰隸辨失載
鄒仲奇碑
龐

麦暴龐　原注出潘乾孔宙郭仲奇碑
劃暴龐
龠　孔耽碑　字源隸辨皆失載
廟　魯峻碑
樅　袁良碑　隸辨失載
龠廟樅　原注出孔耽魯峻袁良碑
摘霸楚
墓　劉脩碑　按字源隸辨皆不載此字隸釋載劉
　　脩碑內亦無此字談薈本作墓下注
　　同今姑仍其原注作劉脩碑以俟詳
　　考
字　孔耽碑
逵　靈臺碑
基字逵　原注出劉脩孔耽靈臺碑
基字恢
磐　逢童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闡　周憬碑陰
此　視睦後碑
磐闡此　原注出逢童周憬視睦碑
啟劉祚
睪　范鎮碑　隸辨碩譋吉按顏氏家訓皐分澤外
　　劉寬碑　世俗書也　隸辨碩譋吉按碑訛旻爲旻說文旻
　　神鷹也如龍一足从攴象有角手人

真　郎令碑　按郎令碑集古錄作景君碑即元和四年郎令景君闕
　皐變棄　原注出范鎮劉寬郎令碑
鄉　張壽碑
鼂　楊厥碑
駁　孫叔敖碑

鼂砲駁　原注出楊舉張壽孫珊敎碑
朝鄉聚
雖　逢童碑　在逢盛碑陰碩藉吉曰趙氏謂氏族書無雖姓或是借爲解字未可知也
棄　華山亭碑　錄辨失載
鼂　北海相碑　按北海相景君碑無此字恐是棄之誤
雖棄鼂　原注出逢童華山亭北海相碑
鄰棄曹
呂　王卿碑
盂　孟卿碑

禮　宗供碑
呂盂禮　原注上二字出孟郁下宗供碑
呂盂祖
談薈本異今附列於後
褒　王純碑　隸辨碩藉吉曰隸釋褒即充字按廣韻褒同裕碑蓋誤用非即充字也
盂　景謂者碑　此字在景謂者碑陰
呂　孟郁碑
褒盂呂　原注出王純景謂者孟郁碑
究盂呂
按以上二句兩本並錄于此近日所刻漢隸分韻本與談薈本同

隸　帝堯碑
隸典　祝睦碑
禮　孔龢碑
隸篆禮　原注出帝堯祝睦孔龢碑
隸典禮
西　孔耽碑
津　樊敏碑
瘦　孟郁碑　隸釋云此碑凡十之類多从疒婁氏字源云廬江鷹門凡从广之字多作疒

魯津度　原注出孔耽禦侮敏孟郁碑

垂律度　魯峻碑

侇淅　孟郁碑　錄辨曰碑云歌淅功稱以術爲述然洪氏隸續於此碑後已注曰歌術爲歌述

顯　郭仲奇碑

侇術顯　原注出魯峻孟郁郭仲奇碑

儒術顯　綏民校尉碑

尉褬　廢尚碑

屬　李翕碑　此李翕碑謂建寧四年西狹頌

尉褬屬　原注出綏民校尉度尚李翕碑

爵褬屬

尉　熊君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右尉字出熊君碑據玉芝堂談薈所載一本附錄於此

凰　戛承碑　隸辨曰郭忠恕汗簡鳳碧落文作凰

雲　郭仲奇碑

鬲　衡方碑

露　李翕碑　此李翕碑謂鼸池五瑞碑亦足徵其與西狹頌本一碑也

皇　高彪碑

電　周憬碑

爚　孟郁碑

風雲霜露星電爚　原注出戛承郭仲奇衡方李翕高彪周憬孟郁碑

風雲霜露星電煇

盡　孔宙碑

邁　韓勅碑

韙　韓勅碑

光　孔宙碑

璵　楊統碑

泉　三公山碑

縣　孫根碑

惠邁韙光璵泉縣　原注上出孔宙次二字出韓勅餘出孔宙楊統三公山孫根碑

篤邁韙兄璵與縣

三公山碑

桼　史晨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粻

奏　袁逢碑

馥　呪睦碑

麋　靈臺碑

靈臺碑

攐 帝堯碑

桑稷黍馥麥皿攐 原注出三公山史晨奏達祝睦次二字靈臺下帝堯碑

黍稷香馥薦皿攐

涤 蔡湛碑 光和四年棗長蔡湛頌也隸辨失載按唐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涤省中畫本此

褚 淮廟碑 延熹六年桐柏淮頌碑也碩氏隸辨曰說文齋从示齊省聲此則不省而移示於齊耳隸釋是也碑字多明字原誤書作褚乃云字从示欤之亟也甚爲紕繆

鼒 孔彪碑

裡 蔡湛碑 碩氏隸辨曰按說文禮或省作裡

盧 帝堯碑 按此謂熹平四年所立帝堯碑與永康元年孟郁脩堯廟碑不同

嚮 孟郁碑 字源云即嚮字

歸 孔餗碑

涤褚蓋裡盧嚮歸 原注出蔡湛淮廟孔羨蔡湛帝堯孟郁孔餗碑

涤齋蓋禱靈響歸

鳥 孔耽碑 隸辨訛作鳥

獻 樊毅碑 此謂光和二年十月樊毅脩華西碑事隸辨失載

鼒 唐公房碑

鼒 靈臺碑 字原云淮南子墜形訓西北方有鼒魚在其南注云鼒如鯉讀如斟

鳩 唐扶頌

麋 孔宙碑 此在孔宙碑陰

龜 戚伯著碑 字源失載

鳥獸舋鮀鳩麟龜 原注出孔耽樊毅唐公房靈臺唐扶孔宙戚伯著碑

鳥獸鼠蚌鳩麟龜

遣 高鼏碑

邊 劉脩碑

遍 唐扶頌

遘 宋恩碑 成都學師宋恩等題名也

遭 武梁碑

過 馮煥碑

過 劉熊碑

遣邊遍遘遭過過 原注出高彪劉脩唐扶宋恩武梁馮煥劉熊碑

道邊遍達遭過隨

瀏 袁良碑

淢 孔謙碣

覷 吳公碑 熹平元年漢故民吳仲山碑也碩氏隸辨云魏孝文比干墓碑闕亦作闕

真 韓勅碑

袁 唐扶頌 字源隸辨並失載

出　孔耽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已　臧伯箸碑

瀏深闚奧表出已　原注出表良孔謙吳公韓勑　唐扶孔耽臧伯箸碑

測深闚奧表出之

隸續第一卷防東尉司馬季德碑跋云自三蒼滂喜　原注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名曰三蒼魴者漢和帝時郎中以隸字寫三蒼也皆用隸法

以下至小學不絕如綫字書行于世者篇莫加于類篇

韻莫善于集韻所載隸古以石刻校之則讎掇尚多

脫略隸法皆以悠作悠此碑又省作悠稽之篇韻咸

無焉聊因論此擬急就一章云凡此之類皆非假

借字書所不應棄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

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如前急就雖曰漢

人典刑亦石經之所不取今之學者事不師古乃隨

手緣筆變點畫篆偏旁以取新尚怪爲能間有所據

不過晉魏以後字體此青肯之疾也

按張懷瓘書斷云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

篇胡毋敬作博學篇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

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

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揆異字取固所

外設皮離側配禹皐分澤外咸以世俗爲非今隸字

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也其詳已類

之隸韻略舉數字於此平聲則霊　霊通靈　牢　牢隸分韻墨遷上聲則　儡　此字漢隸分韻本作儡響　響覽　覽秉　秉啓　啓畀　畀典去聲則掇　掇裔　裔孟　孟驗　驗旞　旞入聲則術　術屬　屬隰　隰悷　悷蠪　蠪查凡巍字上山皆在下魏字却有

按此條即其急就一章之所本而所舉二十字中

與急就同者七異者三洪氏譏後學之好奇而以

此類非假借然此等字實皆漢人隨手之變與後

之好奇者初無以異馴致六朝字體雜出未始不以此爲厲階也言隸而不準六書之舊何以愈於言虫篆者耶

又按此條語與婁氏漢隸字原覆字條下語同蓋婁氏字原多出於洪氏之書也

兩漢金石記卷二十

吳江後學　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隸八分攷

許慎說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除滅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隸卒謂徙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繇畫俯仰之勢）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探趣善大篆得半繁書賜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于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書藝文志蒼頡十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

江式論書表隸書者始皇時獄吏下邽（一作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

張懷瓘書斷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

岑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甄鄧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魴採傍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板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

今隸書證之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爾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按胡公者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先大篆程邈所造書籍具傳酈元之說恐未能辨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藻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時爲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此其創開繇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爲程邈即隸書之祖也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

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繇為八分皆二家俱言後儻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書既言古書豈得稱繇若驗方驗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為方不知其謂也按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早年入學屢有靈奇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于西山上今爲大翮

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明次仲是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繇也按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文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文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除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式或云後儻亦有王次仲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繇初制大範與同後人惑之學者務益高傑斷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

法令亦謂之章程蔡伯喈造其極焉王次仲為八分之祖也

方綱按後人辨證隸與八分之淆訛皆自懷璀此二條誤之八分若八字分散此語當為八分定解何以懷璀之論謂學者務益高深而致然耶且如八字分六書象形之義耳何高深之有乎此內所引王愔文字志其書不傳矣就所引云古書方廣少波勢次仲乃以隸仲作楷法此二語本無疑義所謂古書方廣者正謂秦時暨蕭初變篆為隸之書耳何得云方廣明矣所謂作楷法者楷乃楷模矩則之義非後人所目為楷書之楷也所謂以隸仲作楷法者仲乃仲創之義又豈後人所目為隸仲復古之名哉此三者雖皆可以隸名而大約稱漢隸者則前曰古隸後曰分隸而已夫隸從篆出篆之轉折而尚未有八分之波勢者也正漢人有波之至於六朝唐人已後改分隸為楷書則變其波畫而加點啄挑趯仍存古隸之橫畫焉故亦可以隸書名之其實是楷書或曰正書若必以隸名則以隸名之曰楷隸以見既是楷書自可兼有分隸則何必又更名之曰隸古之名哉此三者雖皆可以隸名而大約稱漢隸者則前曰古隸後曰分隸而已夫隸從其七也若晉唐已来之隸則皆分隸而已有之而陳遵是西漢末造之人張懷瓘乃以為創開隸書是何說哉然張氏此書於字學源派系述頗能具存其緊故詳列之於右而其先八

今後隸書則倒置矣故移易二條之先後而并叙之

許慎說文序孝平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六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為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而世人詭更正文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謁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若此者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方綱按許氏序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將以理羣類解謬誤味許氏斯言則當日佐書之不合古籀者多矣

又按顧氏隸辨後卷亦引許氏此叙而曰說文以八體試之漢書以六體試之說文以六體為王莽時改定漢書以六體為蕭何著法并不言秦有八體愼固俱漢人而兩書不同何也此義愚昔於萬書今八分皆宏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

試學童者蕭何律也其文則依前保氏六書言之何由而及秦制乎至於許序以八體試學童者則漢尉律篇之文也其文則依前秦八體言之耳此猶之今日援据官文書者各有相承之案牘以為据也是故六體云者特班氏從其後時撮舉之詞亦非蕭何所造也何者六體首曰古文釋之者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孔壁書出於魯共王壞孔子宅而魯共王是景帝子先封淮陽後乃徙封於魯其去漢初已五六十年簫何艸律時安得而知之哉既是班氏撮舉之詞則與許序八體之文亦

兩漢金石記卷二十　七

初不相背究之六體之目亦未知始自何年而許序於甄豐改定古文句下繼之曰時有六書則亦非定自甄豐矣安得而擬疑隸書與說文之不相合

嗷

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云秦既用篆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冠梁鵠謂邯鄲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

同然亦有名作
頤氏隸辨曰按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也其曰秦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則知漢亦名隸也序能隸之人則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左子邑俱是漢人則知漢人所能者亦惟隸也又曰今八分皆宏之法也八今而曰今則知漢以前不名八分矣今八分而曰皆宏法則知八分即隸法矣八分之名見於史者始此又其勢曰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詳其體象八分與隸有異勢乎王應麟玉海乃謂自唐已前皆

謂楷字為隸譏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且漢石刻為漢隸博學如應麟且不能無失乃知議古者之難也方綱按顧氏此條允當之至即王應麟之誤即由誤解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一語耳不知所謂始作楷法者楷法猶言矩則耳非正書楷字之名也又衛恒此條內云隸者篆之捷也一語盡之矣而張懷瓘乃又增改之云八分為小篆之捷隸為八分之捷於是愈解說而愈紜紛矣
顧氏隸辨又曰書家相傳八分之說多矣蔡文姬言臣父造八分時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是非文姬之言也魏晉以來論書者俱言八分楷法為王次仲作設果是邑造則八分篆二分隸之體極為高古邑於秦定六經立碑太學之時何不用此體書碑使天下取則乃今所傳石經遺字與熹平以前之漢碑無少異耶有以知文姬之言為俚也郭忠恕佩觿亦鄙其言以為俗而自為之說曰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乃又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其言自相矛盾不足據也惟王愔文字志王次仲於建初

中以隸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其說最為可據愔魏平北將軍乂之子也其去漢猶近故李陽冰亦承用其說字方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說文訓忝字云从大而八分之八分二字當作是解釋適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字之分故號八分是也方綱按顧氏隸辨一書所錄漢隸未能皆得其真至於論隸八分此條極為折衷確當有功藝林論隸八法者宜以此為定論矣其駁郭忠恕說亦為元光總之先言八分而後言隸未有

不誤者也至其引說文訓義尤為得之方綱嘗以詁八分之義莫詳於說文說文爭字條下云从八从八分也詹字條下云从言八八八分也尒字條下云从八从八象气之分散八字條下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又說文部叙曰八實分之故次之以八右數條皆訓詁為而今之攷隸八分者皆形於八分之義最為的據而今之攷隸八分者皆弗察而乃他為之說則何也

林罕字原偏傍小說序曰書之所興莫知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繇書便徒隸之用

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繇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繇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

後漢書光武紀注蕭制帝之下書有四策書用篆書三公罪免賜策用隸書

方綱按隸書非今楷書此其明證

孔安國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正義云就古文體而從繇定之故曰隸古也雖隸而猶古也

方綱按此條即隸書也顧氏隸辨所解未當

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第二十七古隸書秦程邈繫獄中十年變大篆作第二十八徒隸書因程邈幽囚為之第四十四八分書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作

方綱按此以古隸徒隸又差為二種則今不能臆斷

洪氏隸釋曰今之言蕭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異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

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倉隸由茲而廣蓋八分為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勢非一交戟橫戈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推鋒劒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為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為辨之

方綱按此條云漢字謂之分此二語是也又引張氏書斷謂八分為小篆之捷隸又八

分之擬此二語非也漢碑惟五鳳二年石刻字鄒君褒斜道刻字元氏三公山碑字此數種但有橫直而無波尾者止可謂之分自餘諸碑如中郎石經之屬謂之隸亦可謂之分亦可而洪氏必據張氏所引者以孫根及華亭碑為八分頗失之固矣揆厥所由蓋魏晉以降至於唐代皆沿中郎餘波漸就隼尾開廣之勢所以字至於唐但云八分也迨後人統溯千年前曰漢隸後曰唐隸乃通論之詞耳當唐人時蓋專名為八分是其體勢然也既專以八分名當時之隸矣所以上溯

漢京之書但目之以隸此亦先河後海之例也蓋漢人隸之無波者固應名隸即其有波者亦尚與其未生波者相去不遠亦猶詞場祖述後人擬古詩十九首蘇李諸篇亦統謂之擬古云尒此所以在洪氏時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理勢之必然者也至於八分為小篆之捷此一語本不差惟隸亦八分之捷此句似乎倒置先後於文未順然平心論之亦有可說者八分為篆之捷是八分減於二篆矣而未免多生波勢也不若隸之無波者既減篆之折又省隸之波豈非更捷於八分乎惟是合古今書體論之則篆最在前隸次之分又次之不得先言分而後言隸耳此則張氏書斷誤倒其前後雖以洪氏之精熟漢隸亦未之駁正者也

又按隸釋一條論隸書云隸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書故蠶鼎所識碑碣所刻皆不復用之又洪文敏邁論隸書一條云自篆捷於漢而為隸隸變於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

萬好之漢法益亡此二條皆可以參漢唐分隸同異今合之先後云

又按凡此諸條特略舉其概耳其實唐人亦未嘗不以漢隸為八分也杜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此在唐時固已目中郎石經為八分矣

泰少游法帖通解曰秦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今漢碑在者皆繇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方綱按淮海此條專為淳化閣帖中程邈書言之不得為後人以楷即是隸者所借口也

吾子行字源七辨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法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漢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隸字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

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

方綱按吾氏此說最為紕繆其悞人甚矣八分與漢隸同異源流之實愚前條已詳之茲特以吾氏之說最足惑人而表出之耳其分秦隸漢隸為二種尚不大害也至於先言八分而後言漢隸則豈可栽秦權漢量皆是篆書又不知吾氏何由別為秦隸一種此則未之前聞者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東漢和帝時賈勳以隸字寫三蒼隸法始廣而八分變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

建初中以隸書為楷法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則楷隸別為二書夫以古法為隸今法為楷可也隋唐以降古法書廢遂指八分以為隸可乎蓋漢有隸分唐有分楷分之不可為隸猶楷之不可為分也

方綱按此條亦是非參半其謂古法為隸今法為楷是也至謂八分不可為隸則非矣孫退谷云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隸公實不誤耳此說

最合

劉有定衍極注曰隸書之別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今隸亦曰正書出於古隸鍾繇謂之銘石義獻復變新奇故別為今隸書謂體鍾繇謂之楷法而隸楷分矣曰八分王次仲作蔡邕述之張懷瓘曰漸若八字分散故曰八分鍾繇謂之章程書愚按程邈作隸王次仲造八分蔡邕述之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矣程邈隸書法帖中有其蹟西漢惟建平郫縣碑是隸古法學者觀之當自悟耳

方綱按建平郫縣碑陶氏古刻叢抄具摹其文至

如淳化閣帖所摹程邈隸書則未必可信也劉氏此條內尚有引蔡琰諸說今皆刪去略存此數語以見其緊其言楷隸而後及八分則亦失先後之序云

陸子淵書輯曰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方網按陸子淵此條惟以八分為分取篆隸之間者從後留前之餘味則兼隸之楷可曰隸楷而隸斷不得縣謂之楷也明矣特以古隸不傳人少眞見而各憑臆說遂使隸與八分之名紛紛聚訟而并楷書為之不明也向作此說文盦塵簏近從棄輯漢印之後類舉及之佥為手摹五鳳石刻十三字與究心隸書者共堅識力而祛羣惑焉

方網按南阜此說精確之至可為隸八分之定解矣惟中間漢末伯喈始為八分一語猶沿向來訛傳文姬之說不足為據餘並允當不刊者也

又按南阜此條云八分分字是今列之分非分數等分之分而為楷則帖中所刻元常諸正書是也由此言之則筆畫平眞體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隸也因隸而加掠捺者八分也因八分而更加勾剔者楷也是隸與八分本一書而以眞垂分捺易其名楷則今之正書其義今隸者亦可名隸猶艸書之有章艸皇索也窮其源流其由古隸入八分者從前遞後之交關則八分可縣曰隸而古隸不得謂之八分也其楷中帶隸者從後留前之餘味則兼隸之楷可曰隸楷而隸斷不得縣謂之楷也明矣特以古隸不傳人少眞見而各憑臆說遂使隸與八分之名紛紛聚訟而并楷書為之不明也向作此說文盦塵簏近從棄輯漢印之後類舉及之佥為手摹五鳳石刻十三字與究心隸書者共堅識力而祛羣惑焉

方網按南阜此說精確之至可為隸八分之定解矣惟中間漢末伯喈始為八分一語猶沿向來訛傳文姬之說不足為據餘並允當不刊者也

又按南阜此條云八分分字是今列之分非分數等分之分而為楷則帖中所刻元常諸正書是也由此言之則筆畫平眞體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隸也因隸而加掠捺者八分也因八分而更加勾剔者楷也是隸與八分本一書而以眞垂分捺易其名楷則今之正書其義今隸者亦可名隸猶艸書之有章艸皇索也窮其源流其由古隸入八分者從前遞後之交關則八分可縣曰隸而古隸不得謂之八分也其楷中帶隸者從後留前之餘味則兼隸之楷可曰隸楷而隸斷

作分別今列解乃可讀為平聲其作今數等今解者乃應讀去聲又漢書律歷志一黍之廣為一今此亦作實字而讀平聲然此則必對丈尺寸言之而後可謂之分今如俗解減去篆書二分而名八分試問篆書有何丈尺寸之可量而以分寸之分名之乎既非分寸之分而又必作實字訓之則是一切在去聲二十三問禮記分毋求多禮達而分定之類是也此字自古及今從無讀平聲之理而八分書之分字其讀平聲蓋無疑義即杜詩大小二

篆生八分亦押平聲可證也然則即以分字音義一條論之其為分布分列之分可以豪無疑惑者矣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十一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司方紹

補遺之一　凡二種

范巨卿碑殘石字　額已見前

君諱式字　閥八字　功夲有夏　下闕

士會者光演宏謨冀崇霸業錫邑命族宜　下闕

之殊高邈柔懿恭明允蔫恕九德廉興百　下闕

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蕤實真忠諒以　下闕

甸接華夷於汝墳潤枯斃於荊漢超昔　下闕

鴻儔燿仁闡於權輿濟俗阼乎皇訓羣　下闕

侍御史拜舆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　下闕

廬江大守擬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　下闕

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

其猶充洽外內宴紹德之與藪而美　下闕

山相墜子汜孫而允嗣罔　缺下闕

之不繇思隆欽　下闕

右漢故廬江太守范府君碑殘石一片高約三尺橫約二尺所存正面之文十二行一百六十字悉與前卷所錄宋拓本文同其每行字數亦與愚前

卷所度之式同而視宋時所拓之字又損其半矣然亦不料今日復得見斯石之出也錢唐黃穜禽既得是碑宋拓本之後六年竟得此石於濟寧州學而重立之拓其本貽予時予兩漢金石記刊板已竣爰補圖於其後

乾隆己酉莫春琪菅工拓碑于州石之上方刻云

學適步櫺星門西見鐸根片石甚古訝為薶物拂拭之隱隱有隸書數人名急掘洗之乃范式碑也不禁狂喜遂移與先得之額並列焉李東琪鐵橋記顧文鉠鄭文宗李學白同觀錢唐黃易助立

碑陰

又

孝節

子十

嚴德蘭

鄒文則

翟公遠

嚴公儀

邶子則 此子字洪云闕

陳文信

道

以上十人在弟一列較洪氏所錄前闕十三人

范文直

王大舒

臭侯文十

宣禮

江德和

夏侯聲發 此發字洪云闕

休

魯糸武 魯字洪云闕

毛子馭 堅洪作澄誤

鄒公然

以上十人在弟二列較洪錄前闕十三人後闕二人

文鬻

王伯 二字洪並闕

德

魯倉舒 倉舒二字洪闕

文規

邶州則

龐文十龐洪訛作某字文字洪閼
文
孝信信字洪閼
文此行洪石全閼
馮子文
以上十一人在弟三刑較洪錄前閼十三人
何文幹
孝成
瞿仲榮
文此行洪閼
瞿文郎
嚴第四列至此人止
以上六人在弟四列較洪錄前閼十三人
此即洪氏隸續誤以為魯峻斷碑陰者今在范巨卿殘石之背可以補洪氏所閼者十一字又正其誤錄之半而可以補洪氏所閼者十二行行百金抵頃視蒼茫兩行額十年前記臨渠水此額戊戌夏得之龍門坊水口刻期似覿張元伯裂書湯結陳平子八分小字記碑右黃李同鵠為狂喜不知何與吾輩事石不能言果誰使仰秋黃子得宋本我為斷斷研蔡體范郛蔡郛神式憑不在烟煤一幅紙任城五碑茲已八何況中郎與尉氏昔所不見忽聚之二千年蹟今完矣鄭汝器郛張力臣恨不同時共窓几寄聲賀李因報黃姓名已與東山峙虹光破碧有昔言竊喜區區獲窾啟却近番易洪氏居邃窓夜夢馳東濟爰題秋盦所得宋拓本末句云

任城威湯別卅某恐有虹光破空碧若為今日埋指
劉熊碑覆鉤本圖式
大帝
爵列
季子也
洪古業此行行脩言道下尚略可見者二字洪所闕也其上一字似符字下一字不可辨巴氏本所無也
練州郡此行端字右半尚可見效官下尚略可見者二字洪所闕也上一字亦不辨下一字字勢巴氏本所無

祀有成此行之惠下有抑字洪錄所有巴氏本無
慎徽
慕德惠此行慕字巴氏本無
之風此行日新下尚可見者祇口頑三字祇字洪錄所無也
必有所
講禮習聆此行講字巴本所無洪有
古在昔此行洪勛勛字尚可見洪誤作勲也盛德下是惟字洪亦闕此二字巴本皆無
徵式序在位此行量能下尚可見授字洪所有巴本所無也此行官無曠事下尚可見士無逸三字洪巴本皆無
弾造
刂父吏民此行悔下尚可見徃脩二字洪所無巴本亦無

乃相與谷此與字衍隱隱可辨洪所無也相與二字巳本並無又此行采據下尚可見言語言刊石佳五字巴並無也石佳
欣醇誕生此欣醇二字巴本無洪有又此行岐嶷下尚可見言協二字洪有巴無
道德民下空
鳴一震此行寔生下尚可見口仁口三字洪闕巴無
靈不傷人下空
漁乎成功此行新我下尚可見口風通三字洪有通字無風字巴並無
豐黔首歌頌

右漢酸棗令劉熊碑揚州汪容甫秀才中所藏宋拓本予既跋歙縣巴舍人雙鉤本之後三年汪君書來云得宋拓本較多於巴氏本且有出於洪錄之外者予因致書門人江秋史編修俾鉤摹之越二年秋史自京以鉤本寄予南昌蓋以巴本合參之也凡多出巴氏本者二十八字又補洪氏所闕者十三字正其誤者一字碑之全文已略具於前卷茲為著其圖式如此

補遺之二 凡二種
陶南村古刻叢鈔所摹漢刻二種

建平五年六月郭
五官掾范功平史
石工毅造要本長
廿五丈貫三千五
百三處閣
建平永元

右建平五年石刻二十九字古刻叢鈔云西漢刻石字闊六七寸許長短不伴其文曰建平五年六月郭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毅徒要本長廿五丈貫二万五千此刻在永康過嶺屏二里許道旁乱道丙戌余始得之荒萊中出石三面高卑凸坳刻隨其勢蓋孝哀時刻也建平止四年明年書元壽而不載改元月日豈語未至蜀時刻耶如孝獻初

平止四年文翁柱記亦書五年之類也其後僭叛號建平者凡八皆不在蜀（魯爽賊白馬系斯賊王愉）五官掾見於後書故知其為西京末郭唐為信都五官掾見於後書故知其為西漢刻石無疑西漢字世固罕有歐陽文忠以未之見為恨從劉原甫得銅器款識數字已為可寶而不得石刻也今此刻天下漢隸莫先焉乃不及與集古所録蓋不幸與世豈無抱道負材之士不為世知如此石者乎可不為之歎息哉按此刻見於洪氏隸續王氏復齋碑録婁氏漢隸字原王氏

輿地碑記諸書復齋碑録謂之建平范功平治道碑隸續謂之建平范功平治道永康軍即宋之成都府灌縣也惟陶氏叢鈔摹其字故摹附於此

右永元六年刻石十六字古刻叢鈔云東漢刻石字方二三寸許蔡迸刻記云在范功平磨崖之西五十餘步字畫大小不等而筆意精妙去地數寸剝蝕甚於前刻模者必傴而可得罰之漢刻最多此刻後尊楗閣記世有八年其次在弟三矣甚可愛也余得前刻後十日小子武仲始見而模本云後五年太守晉原李公始為作屋護之索余考鐫

之石東萊蔡迸書按陶氏古刻叢鈔以蔡迸此文分屬於前後二碑之下遂若此記無歲月者合之前條乃知蔡迸得此刻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其鐫記於石當在乾道七年辛卯也記中云此刻後尊楗閣記三十有八年則尊楗閣記當在光武之中元元年是固東漢最古之刻而不見於著録金石諸家僅借此記以表其名耳可不惜哉又按此刻復齋碑目作永元六年攻石題婁氏字原作永元十六字

漢金石刻文見於諸家摹本者尚多然呂薛所摹又多率略不加精考非得拓本不足以為据也是以不具摹載

補遺之三　凡三種

公乘伯喬殘題名

廣郁公乘伯喬曹守長郭閤村雜右殘題名隸書洪氏隸續云所存者一列二人今見雙鉤摹本乃作三行蓋是從舊裝成冊者摹得之故不著斷闕之迹耳又按婁氏字原所次漢碑之目悉依洪氏原次獨一百九十八魚此種而有永元十六字不知何也

貞女羅鳳墓誌

漢貞女羅鳳墓

今見雙鉤摹本無上朱爵額與洪氏所謂筆勢清逸尚髣髴見之

永初官墜文

永初十年作闕墜

此文隸續載其二本云二墜惟七及官字文有反背不同据隸續所録其一七字官字反官字正又其一七字正官字反也今見雙鉤摹本則七字官字皆反書又墜字疑續作墬今見摹本乃作墜豈傳者

非一本耶然冀氏所摹官字中間筆迹與此微異而於墾之為甄亦不采入二十三錫者何也以上三種皆趙晉齋所藏舊拓本何夢華元錫重摹勒石寘于南昌儒學齋廡予未見拓本僅就何君石本録之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興纂修官

班馬字類附記

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省矣

秦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按史記此文是獻公非孝公也然今所行史記板本皆作黼黻从黹不从省也蓋是後人改之冀氏此書猶見宋以前之舊本耳

缸　漢書趙后傳黃金一師古曰缸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驗今本説文缸古雙切惟玉篇古紅古雙二切亦不引説文本音廣韻則引説文曰車轂中鐵也又古雙切按廣韻此文系於古紅切下而其引説文云又古雙切足知説文舊本先以古紅切明矣今本説文乃徐氏所妄者適得顏監所謂流俗之讀耳

訟　史記吳王濞傳一共禁弗子徐廣曰一音公正義音容言相容禁止不與漢書作頌讀曰容

史記吳王濞傳注徐廣曰訟音公裴駰案如淳曰訟公也漢書注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如容按此字公容二音義亦不同婁氏既引史記正義相容之說而又二說並存何也此似當以徐如氏說為是

衝　史記酈生傳陳留天下之衝與衝同

方綱按此字本从童說文通道也从行童聲玉篇亦作衝其作衝者注云同上廣韻亦然然則从童者其本字而从重者後來或體耳婁氏謂與衝同則童之改為重自宋已然矣

雛　漢書禮樂志丞相請立辟雍同

雛　漢書百官公卿表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有一太宰太祝令丞文穎曰主熟食官如淳曰五時在一故置師古曰如說是也太宰即具食官不當復置爨人也

驗此二文今漢書板本皆作雛旁無二畫當是婁氏一時所見板本偶有加二畫於芻者然攷隸楷以來凡从广之字頗有加二畫於芻者矣當必自漢時有之詳此等字惟瀘瀘字本从盾省是以仍沿其形若辟雍字自無借广芻之理也假使漢世

神鷁　史記歷書一一先滭上音子下音規

史記一一先滭徐廣曰神音姊鷁音規子雉鳥也一名鶡鷁驗此字今行世板本史記皆作鷁其字又作雉音規似乎芻从夫者今考之知其不然也

規字但取音耳其字之从夫與此字絕不相涉玉篇鷁方于切鷁鳩也則从夫之字自音方夫切矣玉篇又云鷁古惠古穴二切鶡鷁也則鷁原有二音而古穴切之音即鷁當从夬可以無疑玉篇鷁字古穴切可證也漢書揚雄傳徒恐鶡鷁之先鳴子師古曰鶡鷁一名子規鶡音大系反鷁音桂鶡字或作鶗亦音題鷁又音決此條作鷁从夬是其明證也

丌　史記周紀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其當作古其字

今史記周紀板本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顯亦不賓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顯亦不恤也

紕　漢書昌邑哀王傳女羅一音敷

按此字本非假借之字可以不存然後人有因板本之訛作紕字音敷者是則存以正訛可矣

怚　史記王翦傳秦王一而不信人通作粗

方綱按婁氏此條誤也史記王翦傳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音麁按說文怚驕也从心且聲徂古切二字音義不同此文一本作粗而粗字本上聲非平聲是以徐氏注曰音麁謂其一本之作粗者音麁耳非謂怚音麁也詳玩此注不特怚字無音麁之說并可以見粗字與麁字亦原不相同所以徐氏有粗音麁之訓也婁氏誤讀徐注乃以怚與粗通其失甚矣

嘵　漢書五行志兒一腹中亦啼字

按此字後人作啼乃俗體耳婁氏謂嘵亦啼字是何說乎

伍　史記孔子世家余一回留之不能去云丁奚反

此特板本偶然作伍未可遽撮入類

雷　史記孝景紀後三年十二月晦一正義音雷本是雷字傳誤寫

方綱按史記孝景紀後三年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按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詹回切古文作靁籀文作靈靁閒有回回靁聲也据此言象回轉形又言回靁聲則尊靁字當从缶雲雷字當从回也徐氏云未詳者專指其一本又作圖字者耳

供　文惠急就篇亦言圖字有作冨者蓋漢時寫冨字下半作回上半作口形與雷近而致訛耳豈得併以雷字爲傳誤乎

㚔　漢書司馬相如傳仰㚔撩而捫天一古攀字撩也音老

漢書司馬相如傳仰㚔撩而捫天師古曰㚔古攀字揚雄傳纍既㚔夫傳說于晉灼曰㚔慕也師古曰㚔古攀字愚按馬揚二賦㚔字實一字耳顏注之訓亦同而婁氏析爲二字何也說文㚔引也从反㚔此字音拱今班馬字類板本既誤爲二字遂以相如傳之㚔字訛寫爲㚔於是不特字形訛舛而字

義亦晦矣

凋　漢書郊祀志張敞美陽鼎刻書曰補敝一戈與凋同酷吏傳斯一焉補樸與彫同此皆顏注文也按古鐘鼎文字作鬲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此二字原自可通至於凋乃譌落之義豈可通乎廣韻彫刻字亦作雕則後人又以鳥名之字通之皆失其本矣

瘁　漢書律歷志芮有一焉不備之處吐彫反漢書律志芮有一焉不備之處吐彫反此顏注文也驗今本漢志作瘁廣韻瘁不備之皃

俚　漢書季布贊其畫無一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一聊也許氏說文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驗今說文云聊也玉篇引說文亦同婁氏引此注許氏說文曰賴也此條可備說文考證

豪　史記項羽紀沛公入關秋一不敢有所近漢書高帝紀吾入關秋一無所敢取與毫同方綱按此字本作豪箱文作豪今隸楷又省作豪其別作毫者俗字也婁氏乃云與毫同非是

襄　史記高祖紀一侯王陵一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卽公或作名字此類多矣

方綱按史記高祖紀襄侯王陵降西陵蒿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蛭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卽公或作名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據此則注載二說不同自以瓚說為是況蒿氏亦云疑當為穰此尚是未定之說而婁氏遽信之援以入類豈不誤哉

邊　史記太倉公傳重陽者一焉主音唐猶盪也史記倉公傳重陽邊心之邊从易音唐此與餳字徐盈切从易者同耳今驗漢韓勅碑陽字亦皆从

易蓋漢人隸書隨手之誤習焉不察而此二字後來板本遂致多有混用者此字从易音唐亦岐混之所自矣

糧粮　史記司馬穰苴傳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又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此粮字亦板本偶然涉俗體耳未可据也

耐　漢書高紀罪一以上古彫字也婁氏乃云與毫同非是按高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彫鬢故曰彫古彫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从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

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庾氏之說彤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類耏毛也彡髮皃也功臣表宣曲侯通彤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愚按顏注雖主應說然應氏以耐即彤未嘗言彤字音而也說文彤从而从彡奴代切或从寸作耐推此合於杜林之說則應氏所謂古彤字杜林所謂音若能者皆是乃代反也能字古音亦乃代反故曰音若能也婁氏不知能字有乃代反之讀遂以此字收入蒸登部內失之遠矣又驗今本漢書高惠高后文

功臣表宣曲侯通孝文十七年有罪赦爲鬼薪据顏注證之知赦字是後人所改也

駿　漢書百官表一粟都尉服虔曰一音搜狩之搜索也

愚按漢印文閒有或體此必當日印文如此愚嘗見六明印龍驤將軍有作驤者推是言之班氏漢書取用古字大都本其來處冊書之所載耳非班氏自爲取異也

禿　漢書薛宣傳陰陽一南閉也皮鄙反驗今板本作否宣存以備考

命　漢書藝文志大一三十七篇古禹字方綱按漢書藝文志雜家類夫命三十七篇師古曰命古禹字說文禹古文作㠯玉篇㠯命並同今班馬字類板本或作命非也

柱　漢書地理志漢中涇失枝一竹甫反言意相節卻不順從

挂　漢書西域傳以道當爲一置竹羽反支柱也此二條當互相證也地理志漢中涇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注師古曰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西域傳車師後王姑句目道當爲挂置心不便也注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从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挂爲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据此二文師古以挂字从手不从木然二字音義志傳正足相發明而顏監之注亦未嘗憶及地理志之从木也此當以西域傳

皋　史記武帝紀常山王有一與罪同漢書賈誼傳赦死一按此是罪之本字秦以此字形與皇近改爲罪耳

豈得云與罪同乎

僛　漢書賈誼傳一若囚拘說文音渠隕反

婁引說文渠隕反今說文無此字且今說文本云切不云反也此條聊備說文考證

刃　漢書揚雄傳一華踣衰古掌字

按說文刅从反爪今本漢書作爪則是爪字矣手爪之爪側狡切此反其形故曰从反爪也班馬字類板本作刃亦誤

既　史記五帝紀帝嚳一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

既字从水旁

愚按徐氏此說不言所本恐當闕疑

禮　漢書五行志劉屈氂復坐祝一要斬側據反古詛字

讙　漢書上官后傳祝一後宮古詛字

按此二字並云古詛字然考禮字見於洪氏急就出於宗俱孔謙諸碑其為詛之古字則僅見於此當云讙為古詛字禮則古詛字之假借或體耳

弟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錄弟下音義同次第之第劉向傳罷令就弟讀作第宅之第

按此字本作弟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不當轉云同第

僛　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一讀作睿

按此睿即睿字無煩音讀也其以左一為丿者宋時板本偶然如此不必異耳說文思字下今本云容也容即睿之誤可知漢時睿字寫作睿或云何封沛郡一縣才何反

按高紀師古注蕭何傳文顏注皆云音贊其云音才何反者則沛郡之鄝也其字本从虘後又从贊故王莽改曰贊治亦沿贊字之音是沛郡鄭邑也

而蕭何沛人故班氏泗水亭銘以才何反押韻然師古据地理志及功臣表力辨其為南陽之邑非沛郡之邑今仍當以顏注為主而泗水亭銘直以為借叶可矣

孿　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上所以一顧念我音戀又力全反

驗今板本作孿宜再查改

眇　漢書元紀窮極幼眇音要妙儒林傳總五經之眇論讀曰妙律志究其微眇眇細也莫小反又音妙

按說文無妙字當即是微眇之眇周易妙萬物而

為言妙之从女不知起於何時然其始是眇字無
疑也儒林傳顏注曰眇讀曰妙律志注云又讀曰
妙借後世之妙字以準其讀斯為當矣似不可云
音妙也

秉　漢書五行志殺生之㆒被命反
按今本五行志云失秉之明者也又云殺生之㆒
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說文秉从又持禾
後人遂以為秉持之字師古注云謂失所執之權
也此蓋借用為柄字

術　史記樂書識禮樂之文旂㆒又㆒者之謂明㆒
作之謂也禮記作述漢書賈山傳㆒追厥功㆒讀作

述
與述通此字可證洪氏急就㆒條

潭　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㆒注云音澤
方網按皋分澤外佩觿攸談所謂皋分澤外者謂
以睪為皋耳故馬援傳有四下羊白人羊之議非
謂澤旁睪變為皋也此皆補敝之類不知亂於何
時然大約在東漢以後矣必非史記原本如此耳

莽　史記黥布傳賁㆒上肥下赫姓名也
驗今史記板本作赫不煩音讀矣此當存攷也但

唐人書赫字多作莽恐此即其字耳未知是否

奭　史記竇嬰傳有如兩宮㆒將軍音赫怒也
驗今史記本作鏖張晏曰鏖怒也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此與婁氏所据不同應存以備考

措　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與爭門措指爭格反
索隱音迮說文迫也
今史記本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驗今說文
置也無迫訓笮音此條可据以攷說文

莽　漢書百官公卿表㆒作朕虞古益字
按說文莽籀文嗇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五篇作

嗇蓋嗇嗇古文通也今班馬字類板本訛
涇　史記賈生傳長沙卑㆒漢書律歷志銅為物之
至精不為燥㆒變節與濕同
按此涇字乃燥涇字其濕字乃水名出東郡入海
即淪濟濕字他合切今俗體以濕為燥涇字又以
濕為濟濕字皆非正也婁氏乃謂涇與濕同誤矣
此當云隸从巠省耳
又按涇从水㬎省聲與濕字从水㬎聲皆因㬎字
得聲而形又相近此俗體所以致訛之由也㬎五
合切古文以為顯或以為繭而說文曰或讀若唫

唫巨錦切此正與入聲緝合之部同類亦可以證唐韻入聲部法相承之所自矣

悬 史記周紀襄王告一于晉

驗今板本作急此特婁氏偶見宋時板本作悬是也

俗體之訛不足以入字類按急上从及其頂从人與悬上从爪者不同何可假借

褋 史記晁錯傳上令公卿列侯宗室一議音雜集也

驗今本直作集字且如是雜字褋特俗書之或體耳亦無煩音讀也

愚按婁氏之書若知女蟲等字不須言同者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又如古字或體不必云亦某字者今皆不具記也又婁氏所記制字作絒一條本書所不採不知何也當更博取舊本班馬字類考之